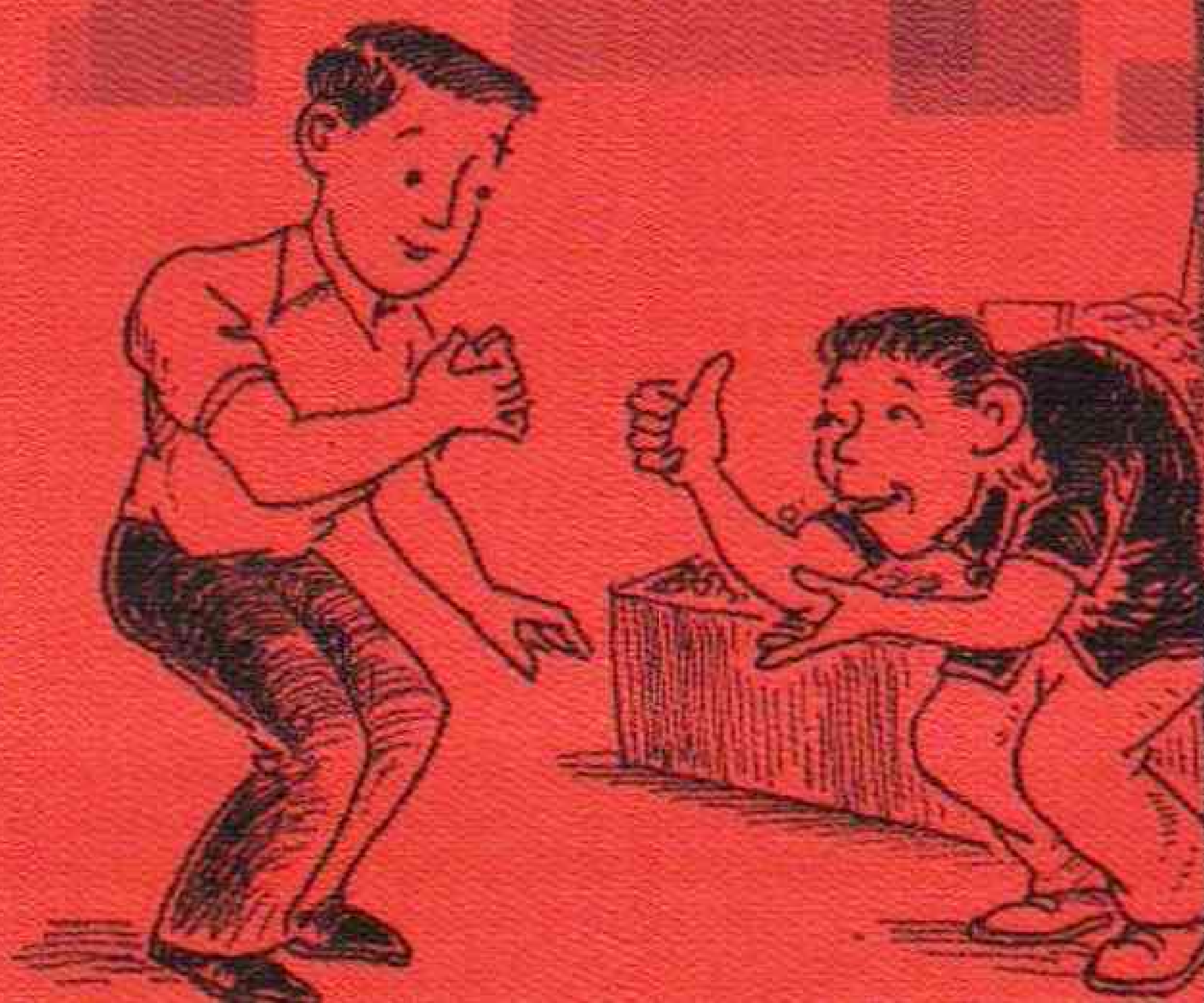
歇後語趣談

第三版

陳渭泉 著





歇後語趣談

陳渭泉著

凌智廣告設計公司出版

【目錄】

【序】

阿根（陳渭泉）是澳門自學成才的漫畫家。他的作品，經常在報刊上發表，風格和成就已被廣大市民和藝術家肯定。

漫畫被列為第九藝術。它有幽默，滑稽和諷刺的特點，為各地讀者所喜見樂聞。漫畫家善於用引人發笑的圖像人物針砭時弊、諷刺奸詐邪歹，匡道扶德，伸張正義。法國漫畫家讓·雅克·桑具說："創作是出於緊急自衛，沒有改變現實的處方，幽默可作為無法忍受時的武器。"他的話雖從個人立場出發，但並不失其作為漫畫的社會意義，只要我們從英國當年的《笨拙》和美國的《紐約人》漫畫雜誌上的作品，就會看到許多使人忍俊不禁的小品，儲存大量的諷刺訊息；這些訊息既是生活的、又是社會的、國際的。

漫畫是靠漫畫家獨特敏銳的眼光捕捉對象形相的特點，用誇張手法將它活現於紙上。二次大戰的風雲人物，如戴高樂的鼻子、麥克阿瑟的墨鏡、邱吉爾的煙斗，都是漫畫的最好題材，曾經傳誦一時。漫畫家還善於捕捉人的七情六慾，用誇張手法把它們形象化起來，從豐富的幽默感或強烈的諷刺之中引發讀者領悟一點什麼。所以漫畫並不是漫不經心的畫，而是讀者在漫不經心之中接受漫畫家刻意經營的畫面底下的嬉笑怒罵感情。

二十世紀後期，漫畫由形式到內容都發生極大的變化。首先，由單張或短篇發展為連環長篇。其次，由富有哲理的幽默變為刺激官能的讀

物，而且借助先進科技將之拍製成動畫，泛濫世界。漫畫至此，已是離經叛道了。

阿根是一個嚴肅的藝術家。他不模仿大師級畫家的風格，也不走媚俗的路線。他的漫畫題材來自生活，但不以重複再現生活為滿足。他的作品大都針對社會的大小事情而通過寓意深遠的圖象人物表現出來，體現他對自己生活的社會的關懷，也體現了一個藝術家的良知，可惜他至今還沒有把這一類作品結集出版。 阿根的漫畫，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頗深，側重漫畫的含義，對漫畫的形式和形象視為其次。這一集《歇後語趣談》，以文為主，圖則是漫畫與插圖的混合體，可說是圖文並茂，它出諸漫畫家之手，確是有雙重意義了。

歇後語有風趣的作用和啟發人智慧的效果，它體現了中國老百姓的語言天才，所以廣泛地流行於社會多個階層。《歇後語趣談》有地方色彩，主要是粵語。粵語已被語言學家證明，它不但保存完整的中原語音，它又相當數量地運用著古漢語詞彙，加上現代漢語的普及，所以粵語的姿彩和生動，不是規範化的現代漢語所能取代的；而且粵語流行的地域相當廣闊，除了廣東、港澳，還有東南亞和歐美多國華人或外籍華人，大多數都講粵語。粵語對於推廣華夏文化，起着不可抹煞的作用。阿根是粵籍人士，對粵語歇後語有豐富的知識，那是可以理解的。

《歇後語趣談》集有大量的粵語歇後語之外，還搜集了部份流行全國的歇後語和其他衍生歇後語。 純屬粵語詞彙的如“花被雞籠—外面好睇，

裡面臭死”、“戲棚番兵——有頭威冇尾陣”、“涼瓜煮鴨——苦過‘弟弟’”、“阿茂整餅——冇個樣整個樣”等等；流行全國的如“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茶壺煮餃子—有嘴倒(道)不出”、“賣布不備尺——存心不量(良)”、“肉飽子打狗——有去沒回頭”等等；有粵語與普通話衍生的，如“頭殼頂生瘡，腳板底流膿——壞到透”、“濕水棉胎——沒得彈”、“蛋家雞——見水沒得喝”、“阿聾送殯——不聽你支死人笛”等等；也有文史價值的歇後語，如“二打六——未夠斤兩”，那是源自《紅樓夢》和白居易的詩的，讀來益智有趣。

阿根曾經是一個中學語文教師，有着深厚的語言文學知識。他的《歇後語趣談》不失為一本大眾化的語文知識讀本。雅俗共賞，筆者謹鄭重為之序並誠意推介。

陶里 一九九九年二月
於抱一齋

火燒旗桿——長嘆（炭）

從前的旗桿，全用長木造成。假如一旦遭火焚，燒得通透後就成了一條長炭，「炭」與「嘆」同音，廣東人就此想出了「火燒旗桿—長炭（嘆）」的歇後語了。

「長嘆」在北方人看來可能理解成岳飛《滿江紅》詞中的「仰天長嘯」之類的嘆息愁傷；但在南方（廣東）人，這詞另一含意是可以不愁衣食的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俗稱的「嘆世界」，是完全沒有長嗟短嘆的成份的。有人冀望中什麼巨獎或什麼幸運博彩，一旦得了，那就「打跛隻腳都唔憂冇得嘆」，意指不需勞動（腳也跛了）也不愁茶飯的了。

只是如今的旗桿，多用金屬筒管造成，現在火燒旗桿，倒不是件易事，久而久之，這個歇後語的出處也就令小孩子對著金屬筒管的旗桿，怎也想不通怎會變成「炭」？

「佢扒咗一大筆，匿埋享福囉！」

「你以為佢真係『火燒旗桿—長炭（嘆）』呀，佢從此冇面見人，好似老鼠唔見得光咁，乜嘢享受都冇意思啦！」



外甥打燈籠——照舊（舅）

昔日街道沒有什麼路燈，夜行多靠燈籠作為照明用具(或用松明火把之類，只是怕火舌惹禍)。假若沒有燈籠而天上還有點月色，也可按「黑泥白石光水氹」的原則去分辨路面情況——黑色的（暗啞沒光彩）是泥，白色（或淺色）物體是石，有光反射的是水氹或是池塘。但假若一點月色也沒有，那走路只好步步為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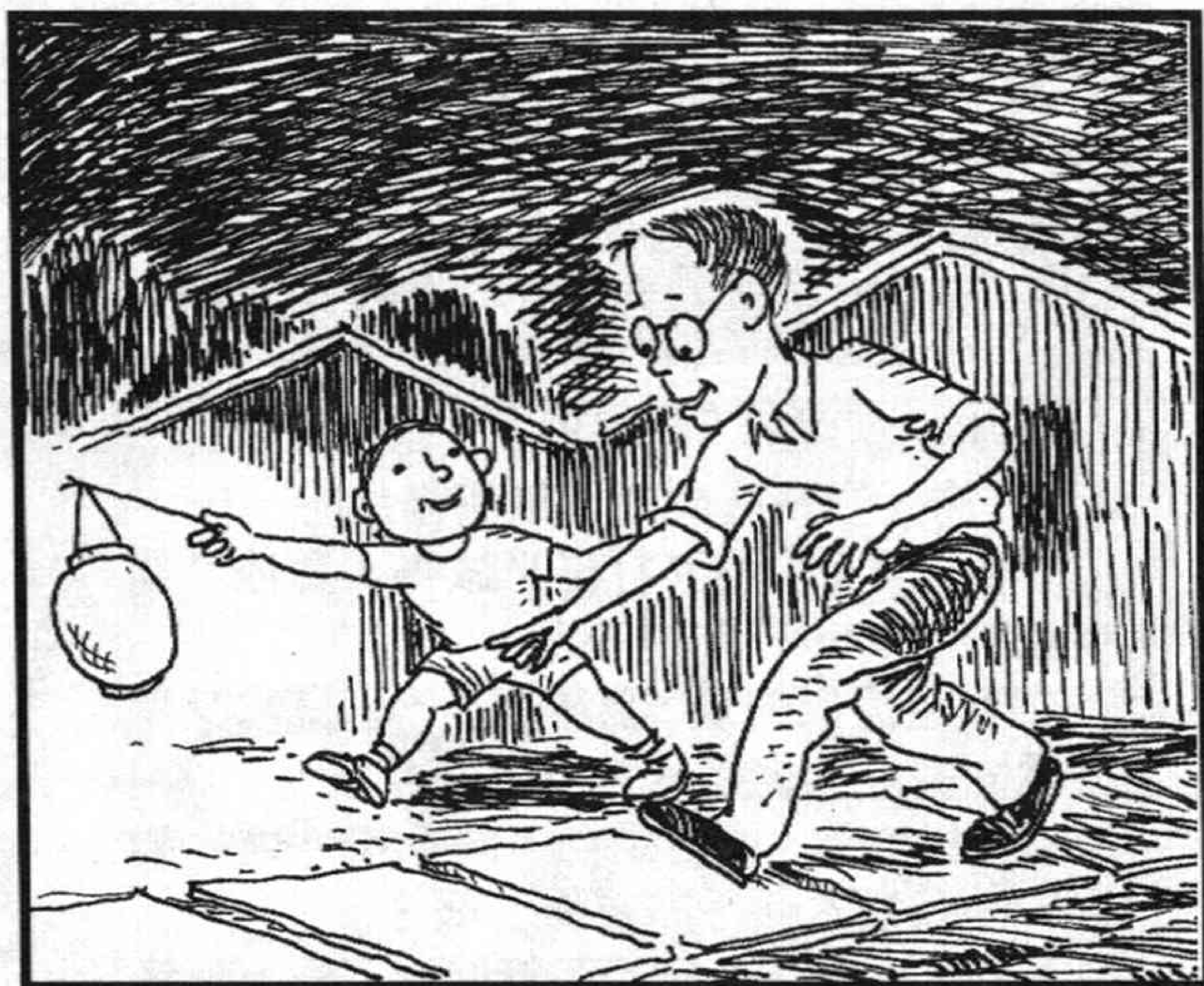
假若由外甥打着燈籠，當是照着舅父走路，「照舅」諧音「照舊」，此歇後語的含義從此而來。

如今，少見打着燈籠走路（除中秋花燈外），都是打着手電筒——如果拿着手電筒的是外甥，那成了「外甥打手電筒」，同樣都是「照舅（舊）」！

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

「何必花這麼多的腦汁去改來改去呢！今年的計劃，就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吧！」

這個歇後語，北方有用，南方也有用。



扁鼻佬戴眼鏡——冇得頂

視力不佳的人，補救方法就是驗眼配鏡，靠眼鏡的幫助，使視力得以彌補。

而配戴眼鏡主要靠雙耳及鼻樑的三點把它「固定」，假若戴眼鏡的人是扁鼻的，沒有鼻樑或鼻樑扁平的，那又如何居中來頂托鏡架呢？那就出現「無得頂」（沒有物件承托之意）。

而廣州話中的「無得頂」，是指最好的，「頂班」的、登峰造極的、無與倫比的……

「嘩，佢又唱得又打得又做得，真係『扁鼻佬戴眼鏡——冇得頂』！」

另一個近似的是「無得揮」，也是喻其實力淩駕同儕之上，別人根本無法較量。

「佢根本係『頂班馬』，同低幾『班』嘅比賽，人哋根本係『冇得揮』嘅！」

只是如今，未必需用眼鏡框也可戴上眼鏡——隱形眼鏡嘛！

即使鼻樑如何扁平，也用不上這個歇後語了。



閻羅王開攤——鬼買

閻羅王傳説是掌管凡人生死大權的神。

遊長江三峽途經的酆都（鬼城）是應遊之地。到那兒走走，不是越走越下，反是越走越上，沒有陰森可怖之感。到了後段，三步跨過「奈河橋」，「望鄉臺」下縱目遠觀（未許登臨上臺哩），最後至頂處看看閻君及其美艷如花的妻子。什麼哼哈大將，什麼十八層地獄都是警世的劇目，勸人向善……。自忖也沒做什麼虧心事，倒覺心安理得。

閻君是地府最高統治者，手下盡是牛頭馬面、黑白無常、大鬼小鬼之輩，假若由閻羅王開攤（賭番攤，搖骰子買大買小之類），光顧者只有鬼——人死了到那兒也成鬼的了。

若單憑字面解釋，就如上述。但廣東人口中之「鬼」字是千變萬化的一個詞語：「鬼咁靚」、「鬼咁醜樣」；「鬼咁甜」、「鬼咁苦」……。程度達何地步，任君猜想。而這裡的「鬼買」的「鬼」卻不是冤魂的名詞，而是指沒有人的意思。整個歇後語的意思是：「有鬼人幫襯咩（沒人光顧、捧場的了）？」



竹籃打水—— 一場空

廣東人說人家財路多，收入多，往往用「豬籠入水」去譬喻。

「豬籠」是盛載豬隻以做運送的竹製品，竹條間疏隙大(因為豬隻體胖，不怕跌漏出來)，把它放到水裡，瞬即注滿了水，水為「財」也——這本是褒譽之話語，但接著的是：「不消提」，一「提」起，水就嘩啦嘩啦的瀉光了，可不那麼妙。北方歇後語有相似的是：「竹籃打水—— 一場空」！

用竹籃子打水，籃子還未抽上來，水已從籃子縫隙溜掉，不是一場空歡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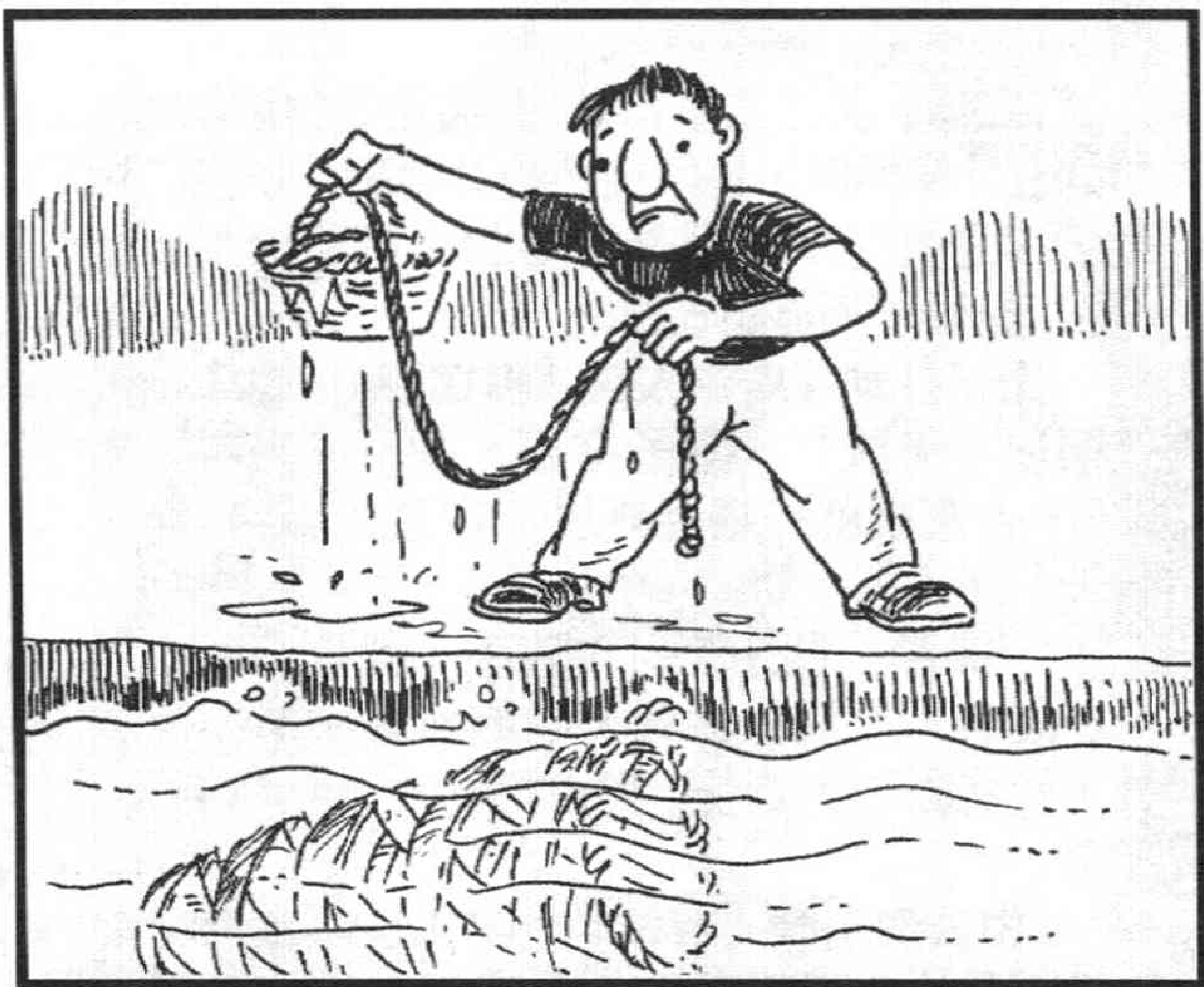
「你最近好『掂』噃，『豬籠入水』，盆滿砵滿啦！」

「阿哥，最好唔好提，一提起，『豬籠出水』，乜都無哂喇——其實，邊有咁好環境吖！」

「老兄，聽說你最近接了好幾單生意，發財了吧！」

「唉，不要說了，辛辛苦苦的走了好幾回，最後還是告吹了，真是『竹籃打水—— 一場空』呀！」

「豬籠入水」指財富方面，「竹籃打水」指工作方面的居多，兩者似不相同，但卻有一「提」就落空、白費勁的共通點，這裡就把它們聯起來介紹了。



禿子打傘——無法(髮)無天

這個歇後語的「主角」，也有寫是「和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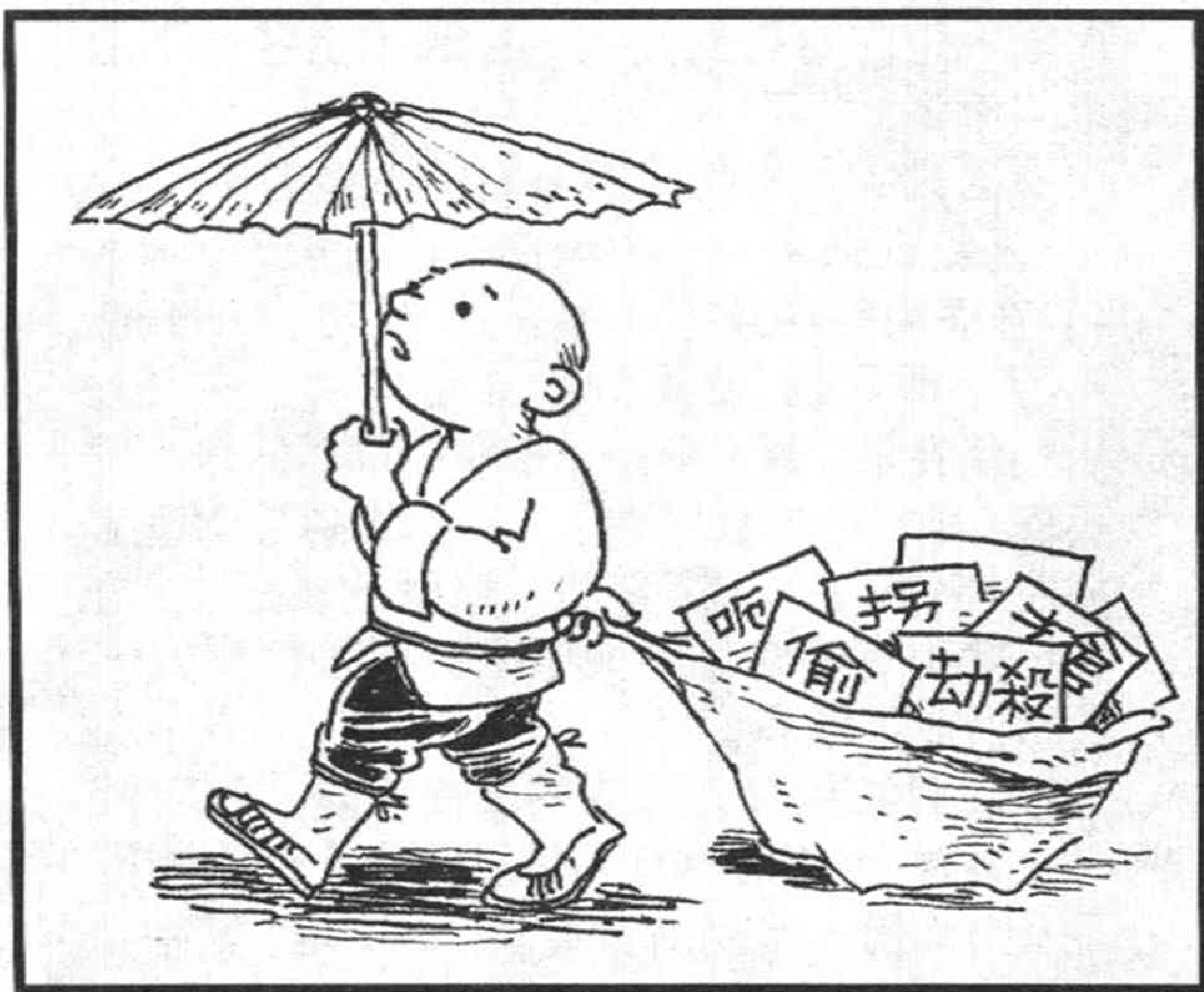
「和尚」與「禿子」本不能直接的與歇後語所指的有什麼聯繫，只是他們的共通點——沒有頭髮，卻是這句歇後語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無法(髮）提供了巧妙的暗示。

禿子打傘（廣州人說「擔遮」），禿頭上沒有頭髮（無法），傘子擋著，看不見天空（無天），合起來就是橫行無忌，作惡多端的「無法無天」了！

「『掃黃』為什麼那樣棘手，就是有執法者包庇縱容，收取保護費，中飽私囊。那些執法者，知法犯法，真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呀！」

「你公然叫我『識做』，咁係乜嘢意思呀！如果叫我怕咗而靜靜雞(「私底裡」)搞掂，咁仲算唔算受賄；我做咗，算唔算行賄……，咁做，豈不是變成『和尚擔遮——無法無天』！」

既是「無法無天」，那所幹的當然是偷呃拐騙等坑人的事，可憐「和尚」與「禿子」卻因頭上沒頭髮而被選為歇後語的「主角」，可算是哭笑不得了！


呃
拐
偷
劫殺

「阿駝」的歇後語

歇後語中，不少借用人體某些殘缺部位來作比喻，也許會帶點揶揄，但基本上還算不上刻意的嘲諷。

今回說的是與駝背者有關的歇後語。

「阿駝賣蝦米——大家都唔掂」是第一個。「掂」在廣東話中意指「辦妥」「成功」，一加「唔」字，即是說「辦不好」「未能成功」。「掂」的另一含義是「直」——「橫瞓掂瞓」即是「打橫嚟瞓（睡），放直嚟瞓」；「掂過碌蔗」指全無彎曲（阻滯），一條直路。這個歇後語的「唔掂」，實則是把駝背者與蝦米外形去打比方，說明事情並不順利……。

第二個與駝背者有關的歇後語是「阿駝行路——舂舂（中中）地」，是以駝背人行路因重心而易向前衝，借用諧音而成「中中地」，實際意思是說不太好也不太差。全班四十人考列名次為二十；公司今年盈利沒有升增，但也不致於虧蝕之類。

也有些人「少不更事」，常惹人勞氣；或是「包拗頸」，你說是上，他全不根據事實、理由就說是下，把人氣得頭頂生煙，說句：「真係俾你激死！」或是轉換了「形式」：「真係阿駝都畀你激直（或『掂』）！」


一級

一隻筷子吃藕——(專)挑眼

有人生性愛挑剔，看人家總是樣樣不順眼，沒事也找點事來嘮叨，就像在雞蛋裡挑骨頭，豆腐裡找砂子一樣。

筷子本是一雙使用，人們用幾隻靈巧的手指把它控制自如，挾上滑溜溜的鮑魚片，挾上圓細的花生……。外國人來到東方，少不免要花點時間和耐性才能控制好這雙筷子——這，也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個挺吸引人的內容。

假若只得一根筷子，偏偏要吃蓮藕，那最方便的是把筷子尖向藕件的眼孔穿再挑起來吃了。這裡歇後語的「挑眼」，在北方人來說是給人家當面難看，故是找人家的小毛病、小錯漏，藉此去奚落、嘲笑人家……。

「老兄，他幹得是很有成績的了。就這丁點毛病，你就別再『一隻筷子吃藕——(專)挑眼』了吧！」

「我真係唔服氣，好嘅佢唔講，偏偏『捐窿捐罅』去搵的小錯失，作大嚟講，分明係『一隻筷子吃藕—挑眼』嘅啫！」

這樣「吃藕」的人，實在是器量淺窄。若是你的上司，那就有你好受的了。

這句歇後語，北方人較多使用。



賣布不備尺——存心不良(量)

賣布的必需工具是尺、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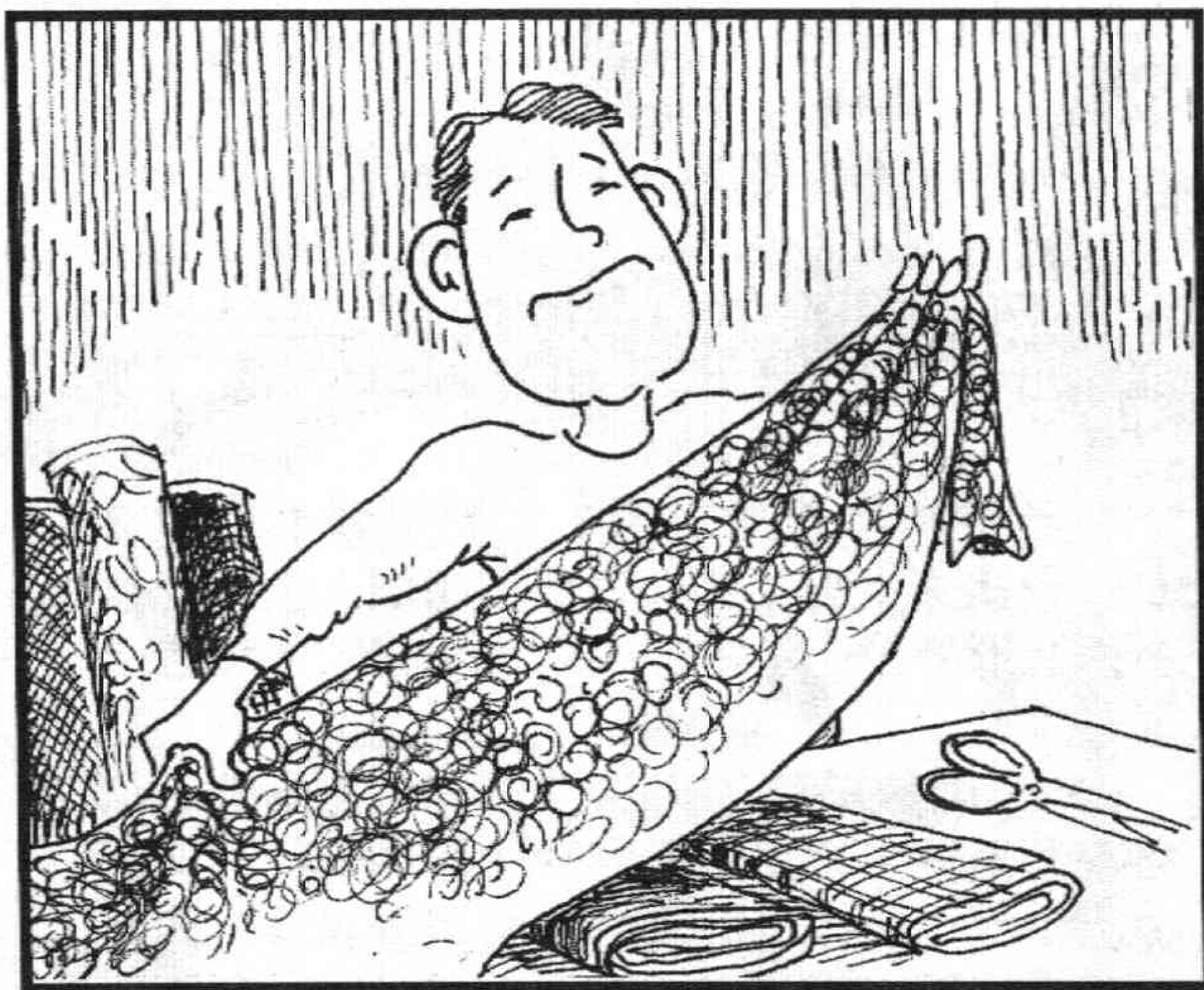
往日賣布的，把長尺插在背後衣衫裡，倒有點像古代俠士背劍，雙手不停翻動布疋，向買布者滔滔介紹花款、質地，讓顧客選中料子，問清所造衣服款式，瞅瞅或問問做衫者的身材，已算出該買多少布，接着就是用尺量布，揮剪斷布的了……。

但假若賣布不帶尺，那擺明不量度，是存心不良(量)的了！不量——不良，是歇後中常見的借音形式。

求學時見某港報漫畫版刊出外國漫畫《黑心佬》，說那一把「牙刷鬚」的黑心佬如何戲弄陷害別人；如今美國《瘋狂》漫畫雜誌中的「黑白雙煞」，則是互相靠害，拼個你死我活，其「橋」(計謀)出人意表，不過總是先設計害人者得回應得的報應，大快人心！

「你顧住呀！佢成日請你飲飲食食，又帶你去呢度『威』，嗰度『威』，因住佢『賣布唔帶尺——存心不良』呀！」

「他每隔五個就故意弄錯一下，就是看你有沒有覆核。只是用上這樣手法，那不是坑人嗎？分明是『賣布不帶尺——存心不良』，怎不正面的提意見呢？」



飛機着火——銷魂（燒雲）

空難事件，常有發生。

筆者少年時，沒聽到有什麼空難事件的，如今，卻看得觸目驚心。

飛機失事，爆炸、下墮，過程都是一剎那的。而我們的祖輩，卻單從字面上構想：飛機著火了，燃燒了，連天上的雲層也波及，於是就創出了「飛機着火——燒（銷）雲（魂）」來了！

若從科學角度去看，雲層是斷不會燃著的；但廣東人對某些女性斜拋媚眼，忸怩作態的舉止形容是「銷魂」，借音「燒雲」，就套上了。

「銷魂」在詩詞中常見，意指神思茫然，彷彿魂將離體，多用以形容黯然神傷情狀，但廣東人口語中的「銷魂」卻指女性賣弄風情，亦有說是「放電」「拋生藕」的——只是不在歇後語範圍之內，也就不談了！



烏龜過門檻——但看此一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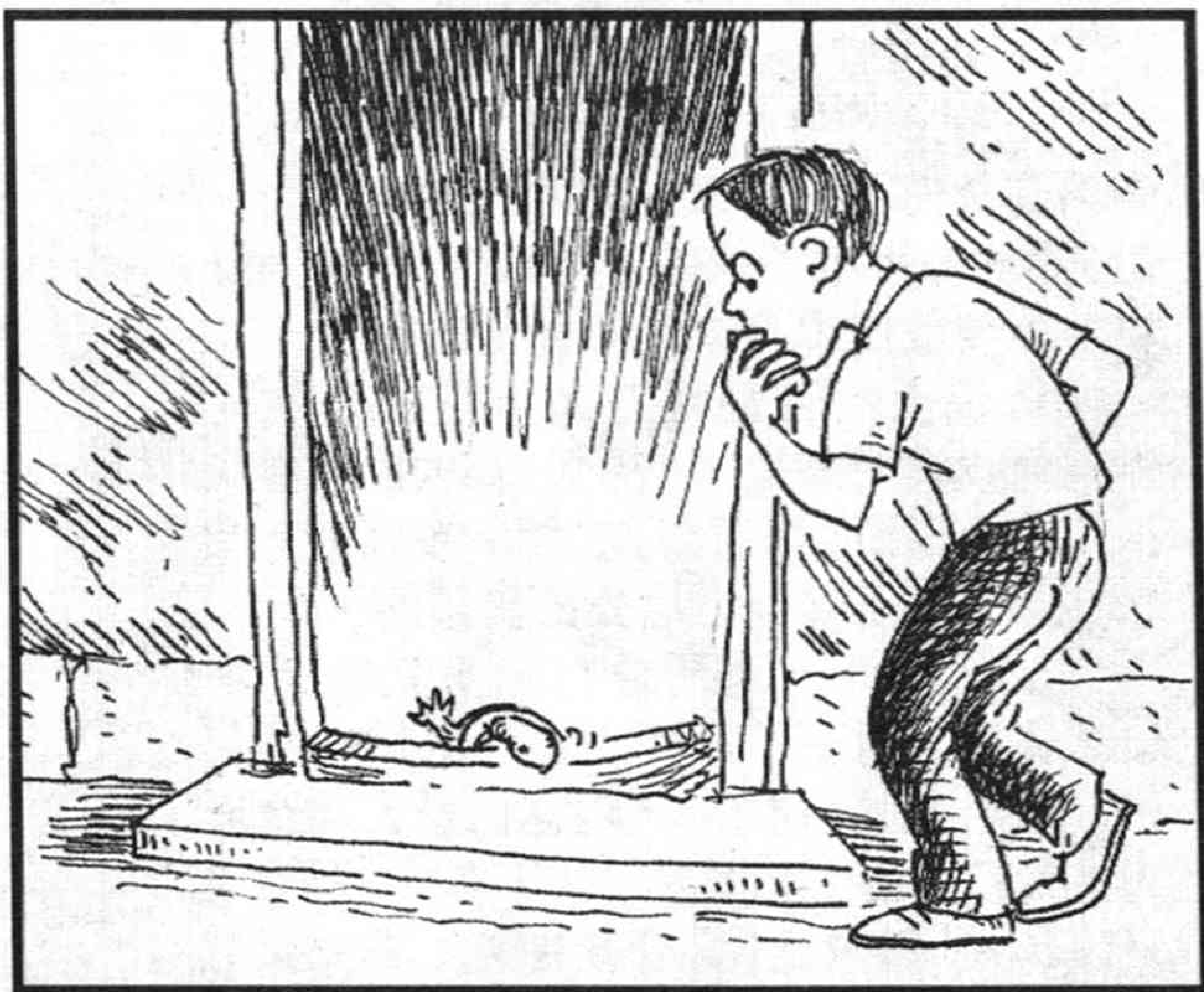
烏龜有上下硬殼，四肢短小行動遲緩，除了在水中還可游動外，在陸地只能靠四肢觸地的挪動身軀，笨拙緩慢。「龜兔賽跑」是寓言童話，在現實中可不會出現的。

設想有門檻阻路，牠又必需在此通過，無法跳躍，只可作孤注上翻過去。一翻過去，若能背殼朝天，便可繼續爬行；若是腹殼朝天，那就四腳扒扒，轉呀轉的，不知如何是好的了。

這個歇後語的意思是「盡此一煲」，成功與否都是看這一個機會（但看此一翻）。其含義多用於褒，少用於貶的。

「他要咗手段，出齊『八寶』，終於『烏龜過門檻——就看此一翻』，他翻咗過嚟，咁就得意忘形，又吹又擂，熟知內情者，點會唔笑歪嘴呢！」

「馬上籌集資金，搶先入貨。今年的營業純利有多少，『烏龜過門檻——就看此一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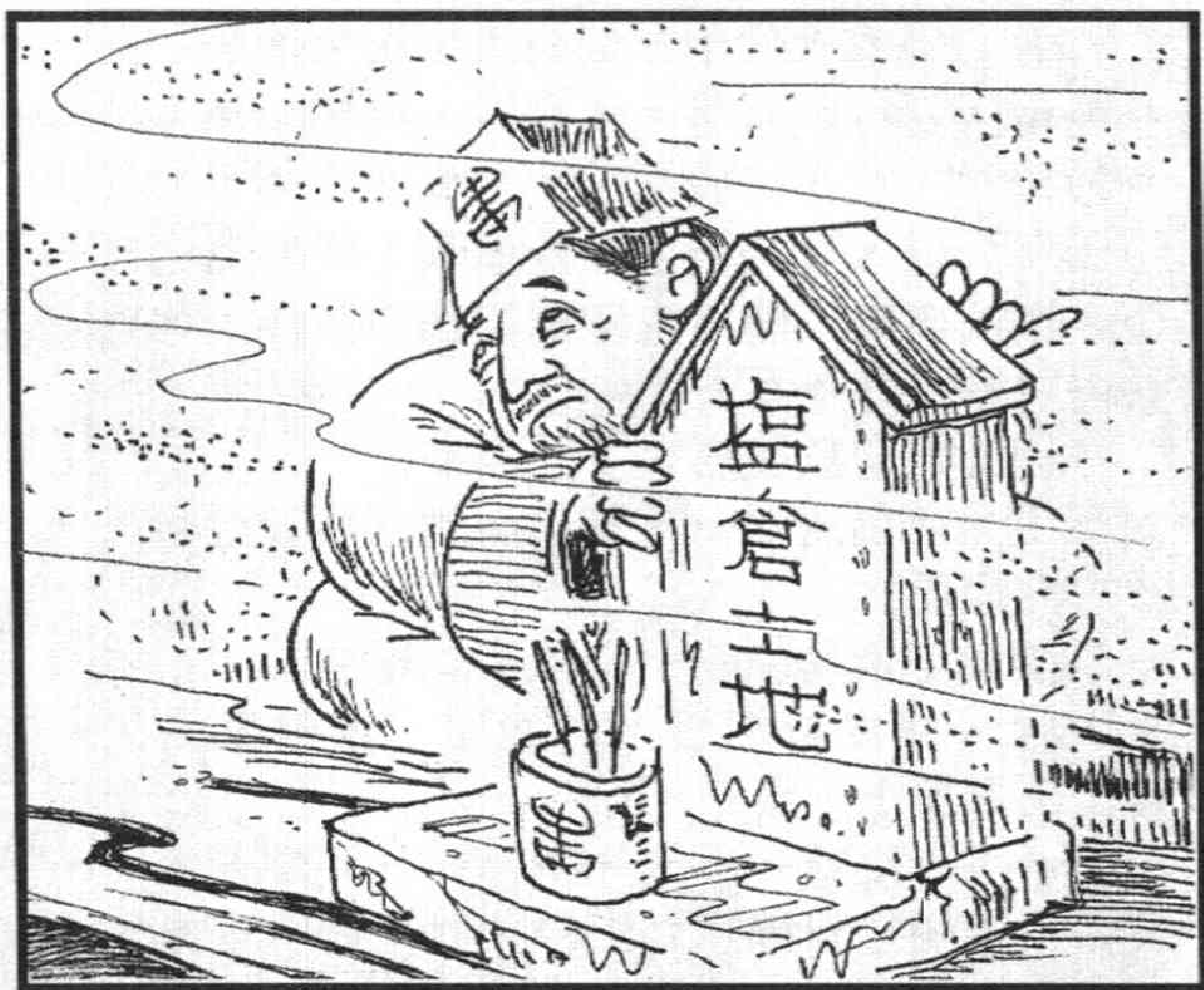
鹽倉土地——鹹夾濕

土地——仙界中幾乎是最低微的一個「仙職」。他專責管轄一塊地方，那兒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河都要知得清楚，不然有哪位大仙突然問及而答不出來，那就「失職」了。《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不就是常常喝令：「當地土地何在？」要他們現身來查問究竟的嗎？

每位土地管轄地方大小是我等凡人所不知，而以澳門來說，「密度」最大的當推營地大街與庇山耶街（爐石塘）之間的幾條巷，幾乎每條小巷都有三幾位土地公公坐鎮的。

至於鹽倉，澳門曾有過，就在下環街中段，舊鹽倉對正的海傍，曾有專供起鹽包的碼頭（六號「益昌」碼頭），現當已是人面全非了。廣東人口中的「鹹濕」，是指那些「好色」的人及行為。「鹽倉土地」管轄鹽倉，那兒又潮濕，又有鹹味，初試行引用者確是想得妙極了。

「佢試過搏懵，偷偷去『錫』啲女同事『面珠』，正式係『鹽倉土地』嚟㗎！」


塩倉土地

張果老騎驢——走着瞧(橋)

走着瞧，實應是指走着「橋」。

張果老為八仙中年紀最大的，常倒騎一頭小毛驢，日行數百里。休息時，能把小驢像紙片般摺疊，放在口袋裡。他一個偶然機會偷吃了千年人參，豈料被人發覺追來，張果老情急下，倒騎着驢，隨着人參寶物法力發作，他竟騰雲駕霧，升空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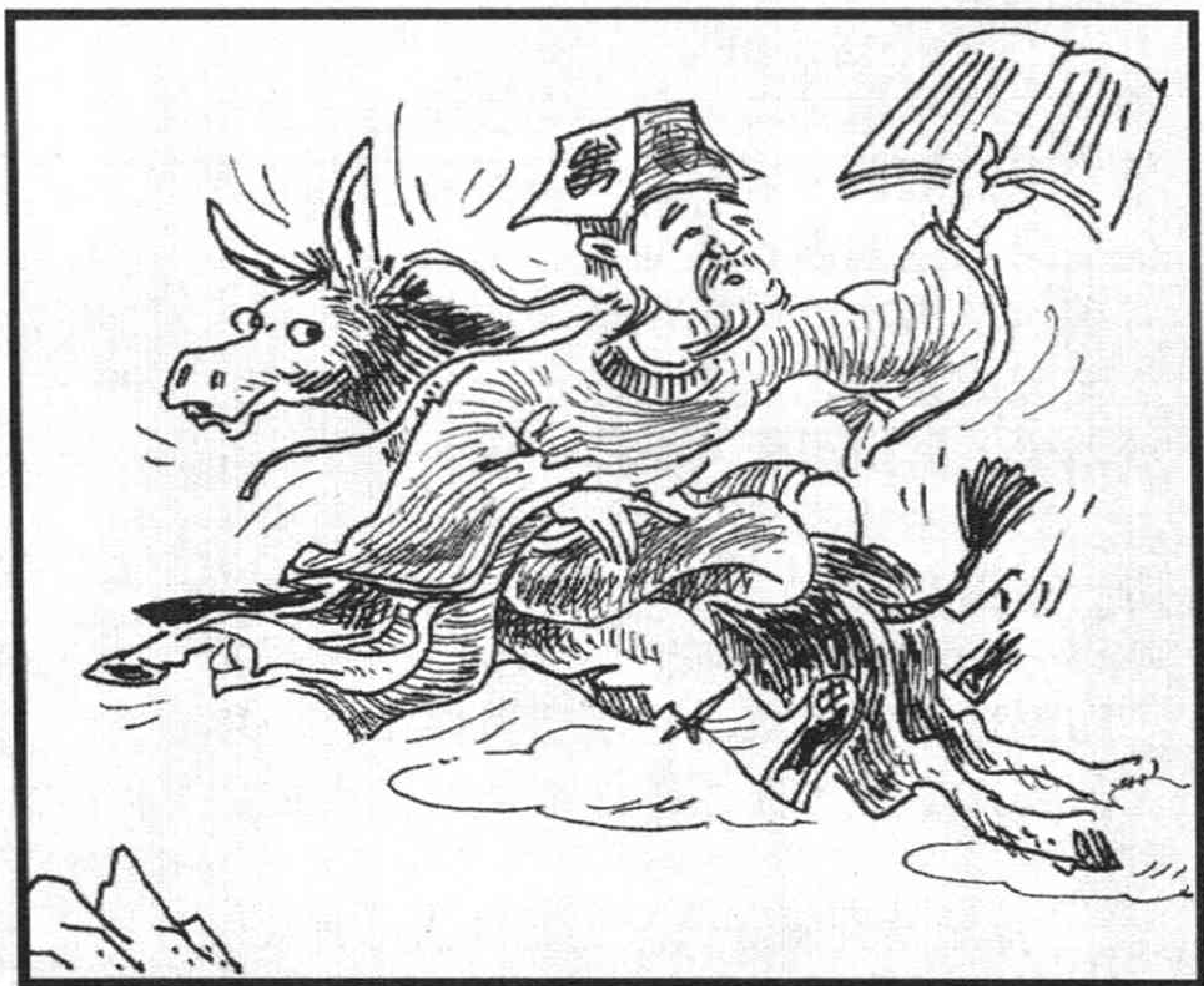
因而這句歇後語有多個版本：

張果老倒騎驢——背道而馳（喻彼此目的或方向相反）。

張果老倒騎驢——有眼不見畜生面了（罵人的話，喻沒看清壞人真面目，或對某人蔑視，不屑看上一眼）。

張果老騎驢——走着橋(瞧)。民間傳說，魯班在趙州交河剛建好石橋，財王爺用車載住四座珠寶金山來，張果老也騎驢來到，壓得石橋幾乎頂不住，魯班忙跳到水裡用手撐着，所以橋上至今還留着財王爺車輾過的三條輪坑、張果老那驢子腳印以及魯班兩個手印，「橋」諧音「瞧」，以喻事情如何發展，還得看下回哩！

張果老騎驢看唱本——(也是)走着瞧的意思。



鐵拐李打足球——一腳踢

鐵拐李為八仙之首。

相傳鐵拐李姓李名玄，得遇太上老君傳道。一次，他神魂隨着老君去雲遊，命他徒弟看守他的軀體。豈料他一時興起，忘了回去。他徒弟怕他軀體日久變腐，用火燒了。鐵拐李神魂無法再次附體，便借一個餓死的乞丐而再生，變成蓬頭垢面，更跛了一足。他的竹拐變成鐵杖，馱掛葫蘆，另具一格。

設想由鐵拐李下場踢足球，那來來去去只得一隻腳（正式「單蹄馬」），是名副其實的「一腳踢」。而廣州話中的「一腳踢」，不是單指一隻腳踢球那麼簡單，而是指整件工作，由頭到尾，大大小小，裡裡外外都是一個人包辦了的意思。

「福記請到個好伙記，呢位強哥有氣有力，識計識算，重嘅成百斤一包米，輕嘅到『課問所』（辦理貨物出入口的部門）攞入口紙，都做得妥妥當當，真係『鐵拐李踢足球—— 一腳踢』！」

「整個計劃，由構思到平面設計，到具體籌備，立體施工都是由黎光負責，他正式算是『鐵拐李打足球』的，全是他『一腳踢』的了！」



保……鑣——咪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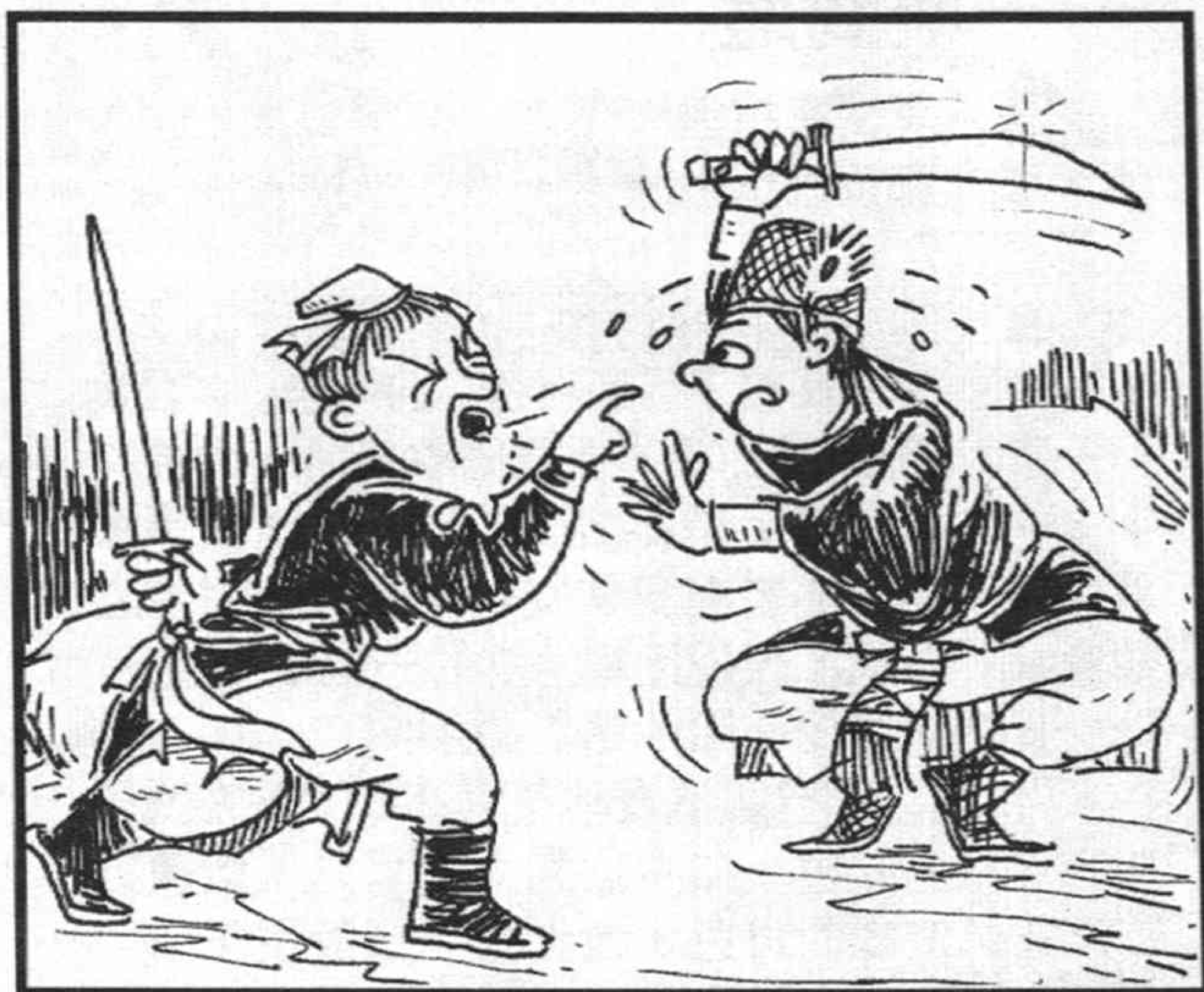
若是不知底蘊者，就覺得這個歇後語的前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怎也聯想不來。但若是中年的港澳市民，就知道這個歇後語的來歷。

二十多年前，港澳電視還是剛出現，某台播放了台灣攝製的長篇電視劇《保鑣》，說的是中原鑣局為人保鑣（押送貨物之類）中牽連出的曲折劇情。按常理來說，這類片集少不了動刀動槍的，但該劇的武打卻是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印象最深的是對方施放暗器，鏡頭總是向着接鑣者，隻手向上一揚，便見接着羽箭飛鑣之類，玄妙得很。另一個是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刻，眼看應該來一場血雨腥風的搏鬥，往往在正將「埋牙」之際，有人就大喝一聲：「咪住！（暫時不要動手）」接着，又是長長的對白……

於是「保……鑣」就暗示着「咪住」了！說時，中間一定要拖長，因為，那時的節目預告是這種節奏的。聞悉，這個劇集將再重拍，看來不會再有武戲文做了吧。

「你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說還有很多地方有漏洞，看來這件事還是『保……鑣』，暫時擱下吧！」

「喂喂，波士來電，叫你諗清諗楚至好落『標』。佢嘅意思，睇嚟都係叫你做『保……鑣』——咪住㗎嘞！」



頭殼頂生瘡，腳板底流膿——壞到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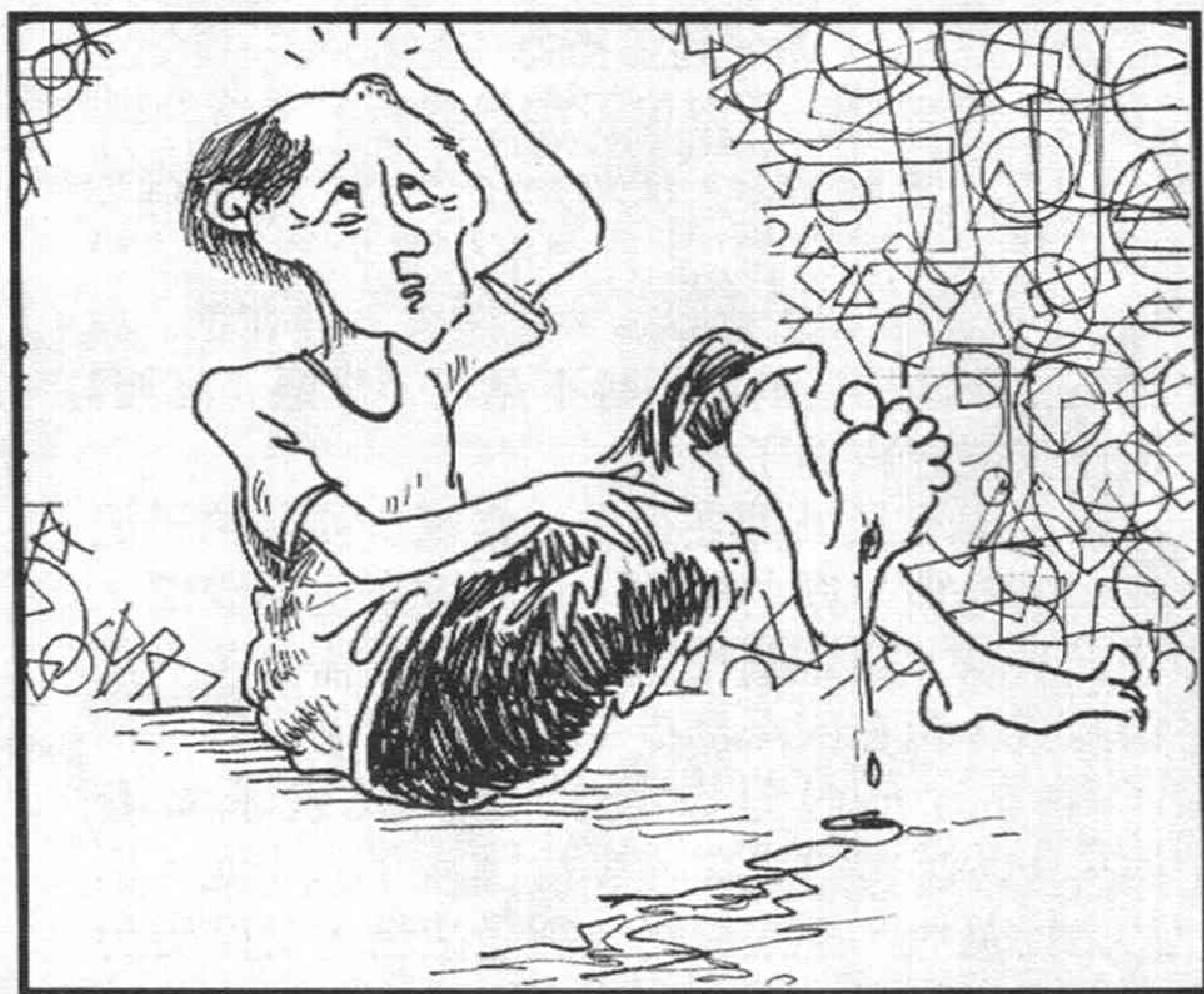
假若真的有這麼一個人，頭頂上生了個大瘡，卻在腳板底流出膿水，那可不妙的了——已是病入膏肓了。

這裡的由「頂」到「底」，具體的形容了其影響範圍，也就應了「壞到透」的「透」字含義——全身都壞「晒」了。而這個歇後語，少見文字上的記錄，筆者是從廣州某電台的講故事節目中聽來的，亦曾在日常交談中引用，對方立即意會，看來，該是比喻恰當的一個歇後語。

這個歇後語明顯的是貶語了。

「他在澳門已經慣於拈花惹草的了，在圈子裡的人早已知曉。如今回到大陸那兒，繼續扮演那狂蜂浪蝶的角色，他真是『頭殼頂生瘡，腳板底流膿——壞到透』的了！」

「他自小就沒有家庭照顧，又受壞人控制，幹的盡是壞事。有人說他『頭殼頂生瘡，腳板底流膿——壞到透』的了，但在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的立場看，是不應該放棄的，還是想方設法的幫助他走回正途來！」



肉包子打狗——有去沒回頭

肉料作餡的包子，用它作武器去打狗（應說是「擲」），即使狗隻被擲中也沒多大痛楚，反得一頓美食——肉包子當然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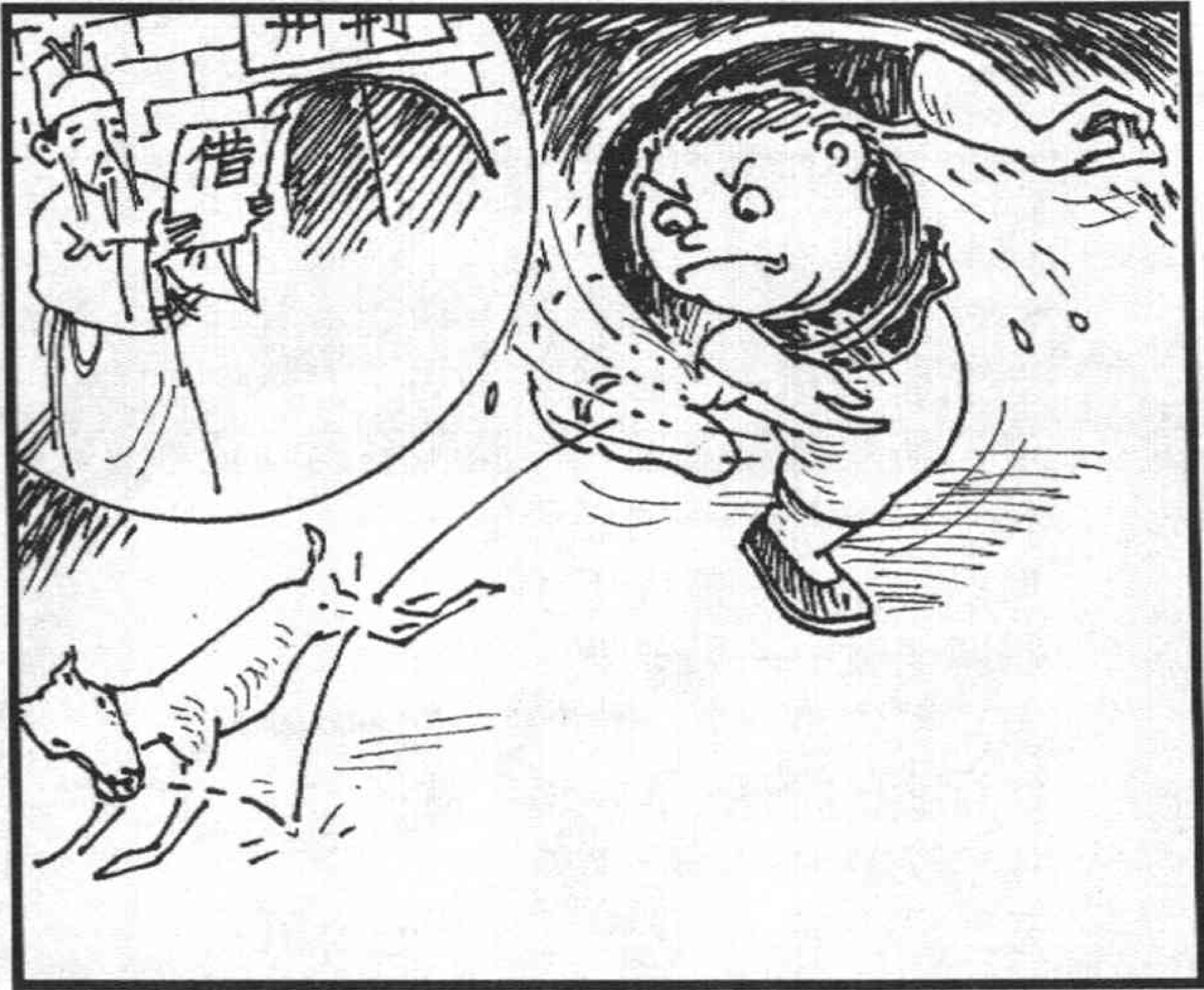
有人手頭拮据，便四出撲水（錢），想盡種種方法向人家借債（另一個縮腳歇後語是「茅根竹」——蔗（借）水了）。這類人，往往是「海邊石」，漸漲（有錢）時不見它；水退（沒錢）時，又見它露面了。

某君有段時間在街上，常被一瘦削男子追纏，認是他早期的學生，只是近來生活潦倒，境況堪憐。又說剛找到一份工作，需交多少錢保證金，現在四周籌措；或說剛看了中醫（掏出藥方），說是缺錢抓藥；或說子女有病……，起初的一次，某君「借」了五十元，但第二回見他，不是還錢，卻是續借，又砌出另一個理由……。

與此相似的有「劉備借荊州——一借無回頭」。

「怎麼，你借了那套繪圖儀器給他，哎，這回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沒回頭』的了！」

「老哥，你放心，我唔會學劉備，借咗荊州唔想還嘅。做人要有口齒（信用），有借一定有還，唔會係『肉包子打狗——有去冇回頭』嘅！」


借

老鼠尾生瘡——大不了

鼠年已屆，應景的列寫有關鼠的歇後語於後：

老鼠看糧倉——監守自盜。
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耗子嫁女——小打小鬧；講吃不講穿。
老鼠進書箱——蝕（食）本。
老鼠啃景德鎮瓷碟——滿嘴名詞（瓷）。
耗子鑽風箱——兩頭受氣。
老鼠咬龜——無從下手。
貓哭老鼠——假慈悲。
老鼠鑽象鼻—— 一物治一物。
老鼠啃皮球——客（嗑）氣。
耗子咬帳簿——吃老本。
老鼠尾生瘡——大不了；大極有限。

「去年市道差，日日就像『老鼠啃帳簿』，今年但願有起色吧！」

「你不知我這個中間人多難受，左又不是，右又不是，真是『老鼠鑽風箱——兩頭受氣』哩！」


實力雄厚
業績驕人

石屎樓梯——冇丁(釘)冇板

近期，小城曲藝熱潮仍盛，弦歌處處，好不熱鬧。筆者愛聽別人唱曲，也因此聽到不少涉及曲藝的歇後語。

「石屎樓梯——冇丁（釘）冇板」。丁板是粵曲中掌握節奏的關鍵，有說「一板三丁」。而「石屎樓梯」不用釘，也不用木板，用此喻人唱來時快時慢，不依節奏，正是唱曲之大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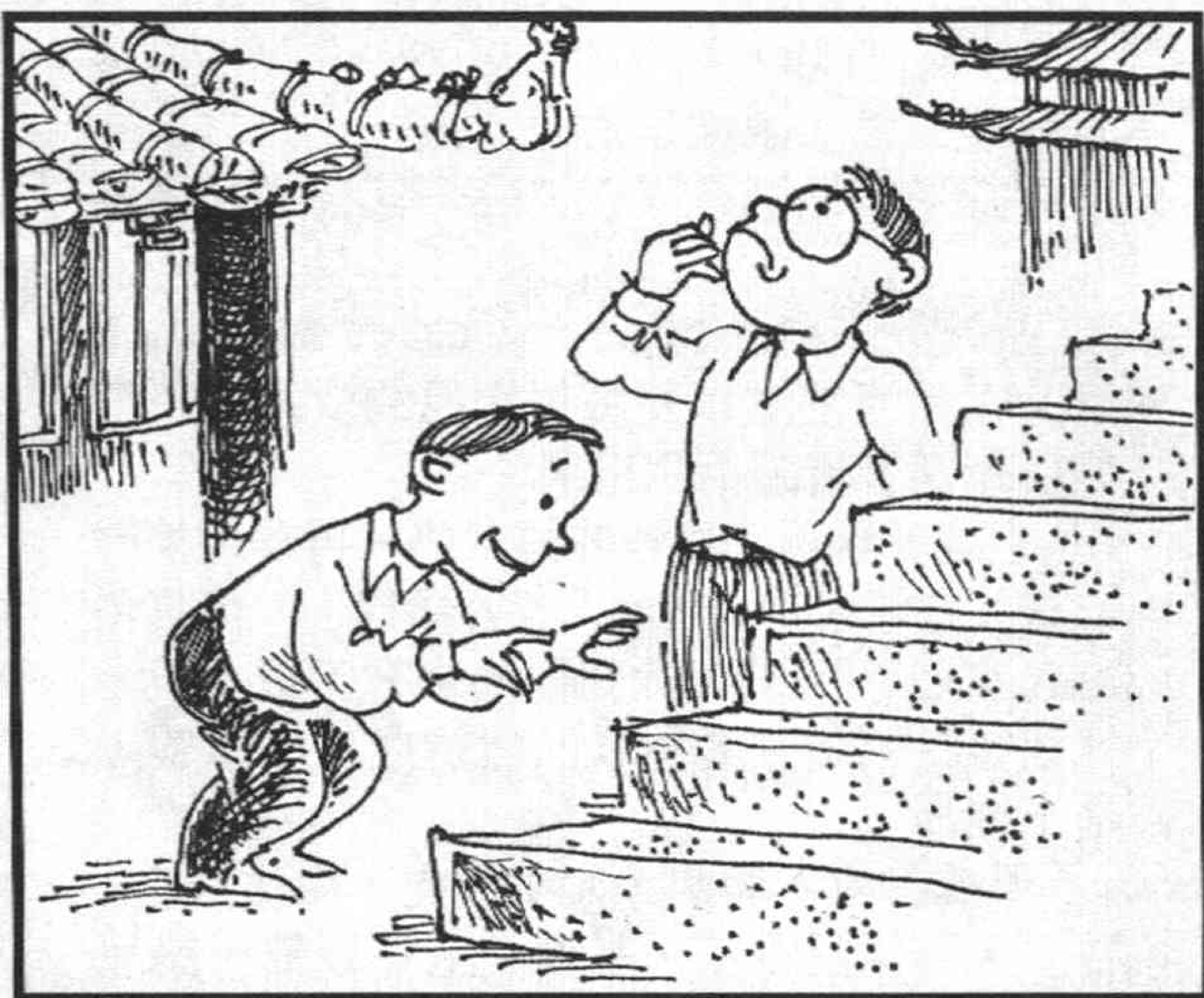
「老虎田雞——惡夾(蛤)」。老虎夠「惡」，田雞屬蛤類，借音「夾」。音樂師傅如果認為你是「老虎田雞」類，即是很難拍和，一是節奏不準，一是時高時低。甚至把曲也唱「反」了。

「床下砍(破)柴——撞板」。在床底砍柴，動作大，當會撞上床板，這裡的「撞板」一指闖了禍，另一又可說是唱曲不合丁板，該入時入不了之類。

某君一曲既罷，口痕友贈上一句：「好嘢，唱得真係似『簷前獅子』！」試想，簷頂的獅子飾物，往往在簷角最盡處，挺神氣的，這句話含義是「吻到盡」，是褒是貶則任君揣測好了。

「做人唔好『黐線』，唱歌最緊要『黐』線！」

「爹哋唱歌仔掌板，係乜？——仔打老竇囉！」



老公撥扇——凄（妻）涼

「老公」即丈夫，「撥扇」即打扇。

「老公」打扇，受惠的是老婆——妻子。這本是情意綿綿，說不盡的恩愛浪漫，但其歇後語含義指的卻是貶意：取其妻子涼快了，妻涼（與淒涼同音）了。上句是正，下句是反——點睛所在。若不諳廣州話的，當是「矇查查」的不知所云了。而港澳以及廣州常用的歇後語，很多藉廣州話音借讀衍化出來。

「佢老公喺第二度包咗個二奶，再唔理澳門呢頭家（這個家），呢回『老公撥扇』，佢真係『淒涼』咯！」假若如此使用，未嘗不可，但上下文連貫，又覺夫妻恩愛的敍述中反反覆覆，總是不協調。

「佢成日對人呻窮，入不敷支，嗌住『老公撥扇』，一味話淒涼，其實完全係做戲，講埋晒啲風流話——其實佢都唔知幾掂呀！」

「老何整日愁眉苦臉的，這都是他任職的那間公司的業務開展的不好，年年賠本，今年更傳出裁員甚至結束的消息，看來負擔不輕的他，心裡是『老公打扇』——淒涼極了！」

若說使用，都是意帶反話的。如前一句的那樣，會比較恰可些。



老婆擔遮——陰公（功）

上次說過「老公撥扇——妻（凄）涼」，今回，反是由妻子侍候老公的：「老婆擔遮——陰公（功）」。

妻子打傘，受惠的是老公，不怕驕陽曬着了；而「公」「功」同音，廣州話的「陰功」，都多帶貶義的。

如語帶憐憫的：「『陰』鬼『功』咯，凍成咁！」

語帶勸誡的：「你唔好做埋咁多『陰功』事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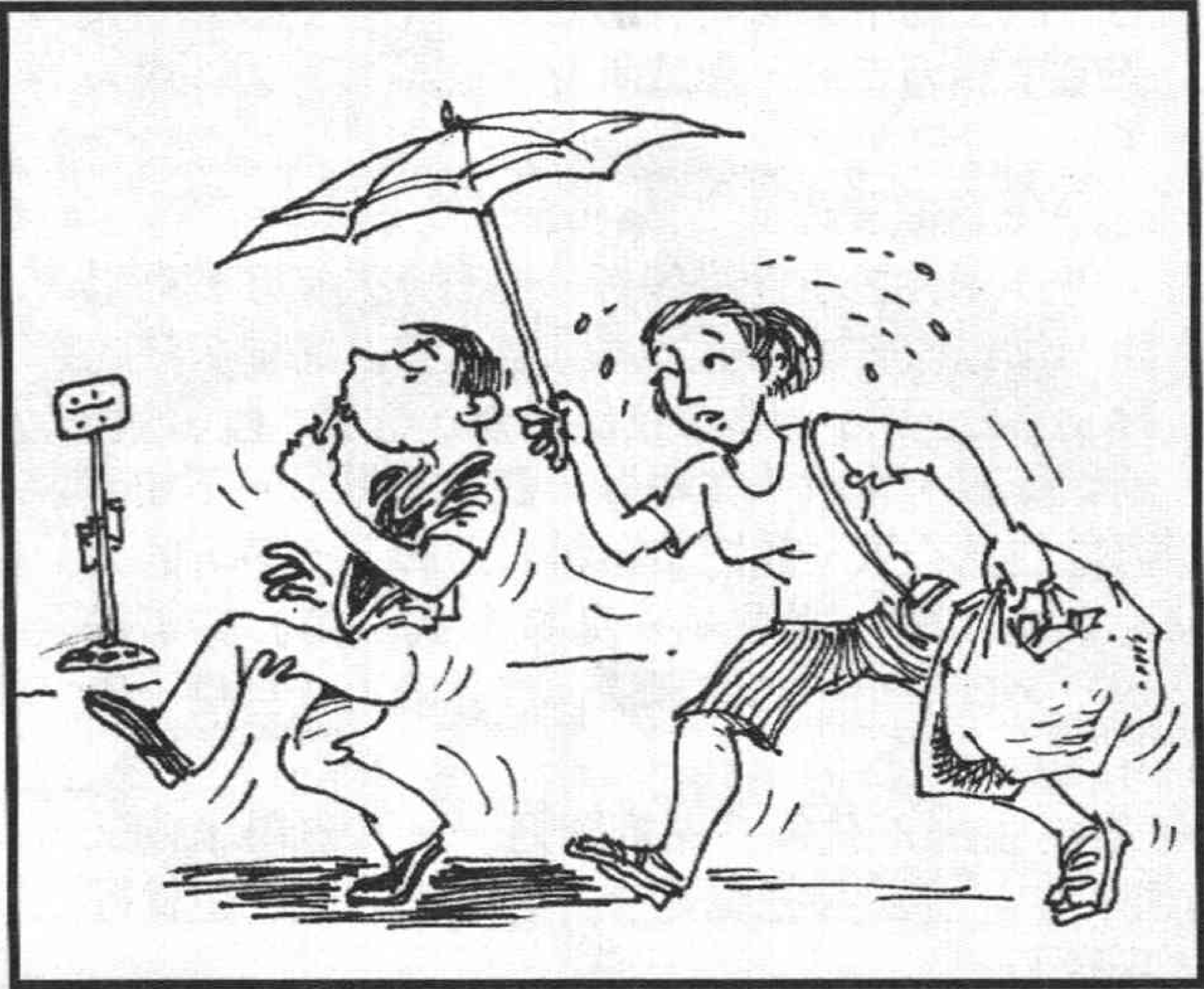
語帶警告的：「咁『陰功』嘅事，你都做得出！」

總的來說，被劃為陰功事的，都不會是好事，好像虐兒、打老婆、出賣朋友、迫良為娼、拍裸照勒索，甚至謀財害命……。

這與原句歇後語含義「使老公不怕曬着」那樣親嫟是南轅北轍的。假若不弄清楚廣東人說話的技巧，端是不知所云。

「x哥，積番啲陰德，唔好成日都『老婆擔遮』，做埋啲『陰功』事，下半世都會過得安樂啲。」

『這個孩子由於得不到照顧面意外死去，不管是『老公撥扇一妻（凄）涼』也好，是『老婆擔遮一陰公（功）』也好，做人父母的，都要認真對待，夫妻間，都要有所警惕了。」



屎坑關刀——文（聞）唔得，武（舞）唔得

關刀，本指中國古代兵器中長武器之一的大刀，因三國中關羽有青龍偃月刀，善耍善舞，人們敬重關羽忠義，牽連所及，這類大刀也叫關刀了。

屎坑即茅廁。

本來兩者無什麼關聯，但有喻人文才武藝俱佳，讚以「文武雙全」。反之，有人文才欠缺，幹「白領」不行；專業技能也無，想幹「藍領」也沒此能耐，也就「文唔得，武亦唔得」。不知是哪位仁兄心思，就把茅廁與大刀聯上，茅坑的大刀，文（聞）唔得——臭呀！武（舞）亦唔得——茅廁狹小，如何揮舞，借此喻人或自嘲一無所長。

「佢根本就係『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又唔得』，一味靠把聲夠惡，人人怕咗佢，佢就得戚囉！」

「老兄過獎，若論小弟才能實是『茅坑裡的大刀，文不成武亦不成』呀，還請兄台不吝賜教呢！」

有近似的歇後語「糞坑裡的石頭一又臭又硬」。

「他這個人橫蠻無理，只顧自己，不理別人；一不順意的話，就大吵大嚷……，從不肯聽聽人家意見，總是死硬到底，有些同事就因他這種『糞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的脾氣，而弄到賭氣不幹了！」

後者是絕對的含貶義的。



神前（檯）桔——陰乾

與一年青人談及機構管理問題，她用了一個歇後語來打比方，說明再不改變現狀，只會越搞越糟。她用的是：「神前桔——陰乾」！

「神前桔」是指過年時節，人們把供奉神佛的神檯清理打掃，多奉上一碟有枝有葉的桔子。這碟桔子一擱下就不拿走了，它的水份慢慢蒸發，也就無聲無息的乾枯了。

昔日書法臨摹的字格也有這樣的字句：「家有二千，每日二錢，全無生計,用得幾年？」如今，不要說用了，就把它擱著不用，它慢慢的也會貶值的了，也會「陰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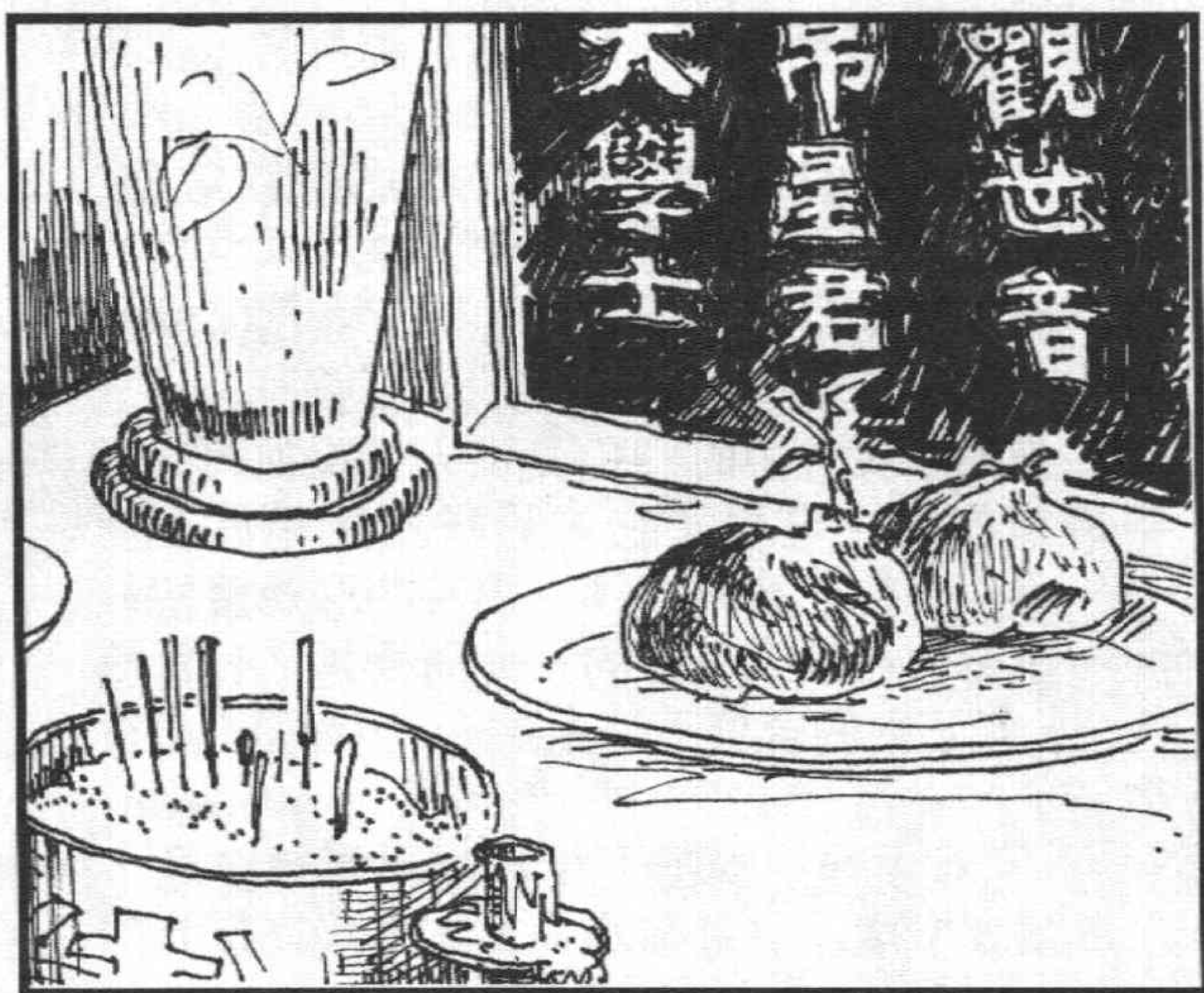
「沒有屋宇買賣，哪來錢可賺？每月照樣開支舖租人工，咁搞法，直情係『神前（檯）桔——陰乾』咯！」

另一句與神檯有關的歇後語：「神檯貓屎——神憎鬼厭」

筆者對那貓屎的「冤臭」異味是極為抗拒，自認對那股濃烈臭味是避之則吉。如今在神前留下『固體』，難怪人神共憤，神鬼人也不肯饒恕的！

「他恃惡欺人，動不動就怒目相向。同事們都把他當成了『神檯貓屎』，敬而遠之！」

「犯強姦罪的人在牢獄裡絕不好受，連一般的囚犯也不恥其所為；『神檯貓屎』的行徑，確係令人憤恨的！」


觀世音
帝星君
大學士

冇耳籐「喼」——靠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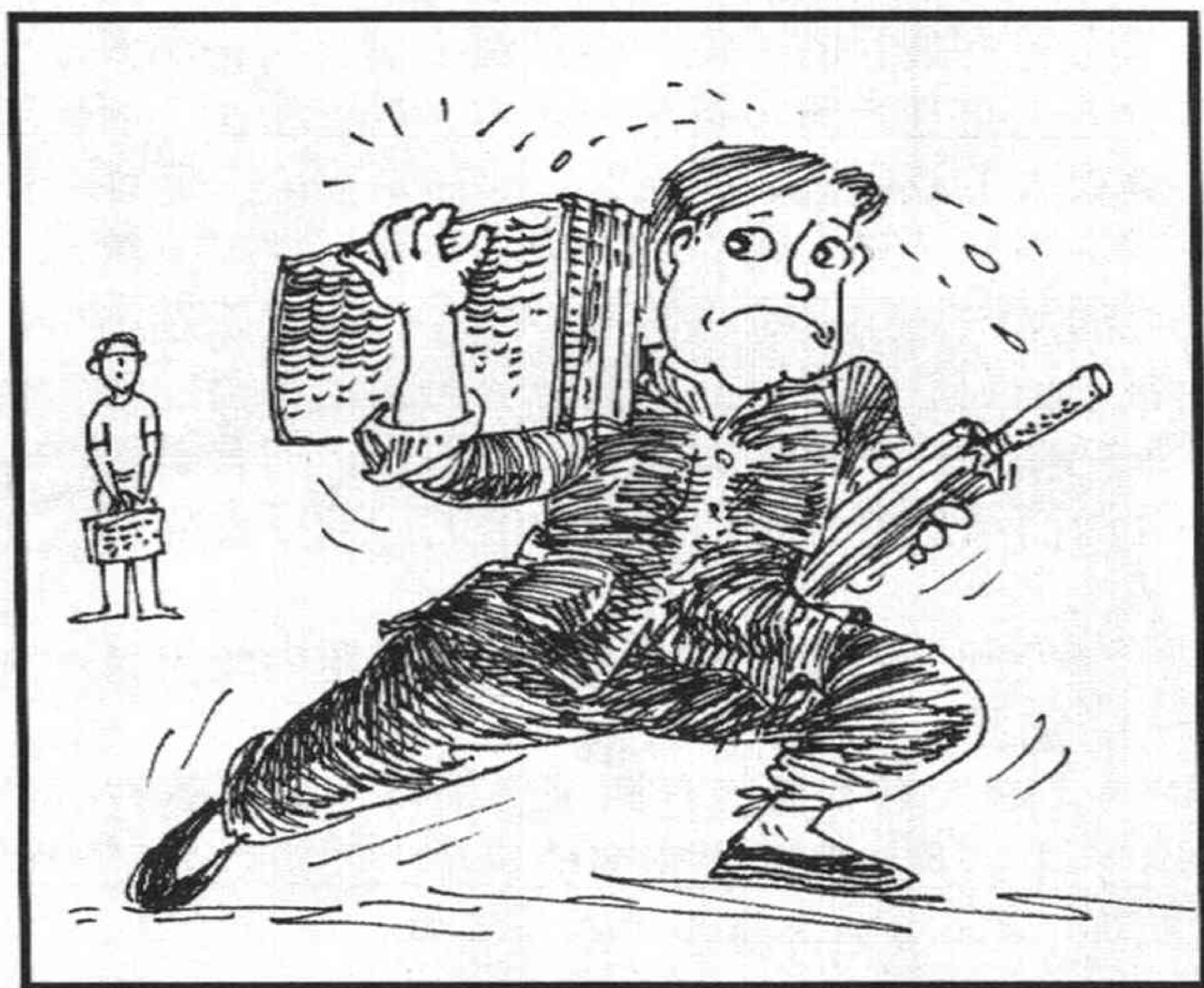
籐喼，又見在某些新潮服飾店窗櫥擺着。當然，其外形更美化，又加點金屬飾物，顏色也是多樣的。

往昔，皮具膠袋還未流行時，用籐心(條)籐皮編織的長方型籐喼是學生盛載書本文具的必需品，甚至是行李箱。隨着時代發展，學生的背囊以及行李箱都少用上籐製品了。

這個歇後語中的「耳」是供人們提挽的一對半月狀物體，若沒了它，只好把籐喼放在肩上，用上「托」這一招了（那時的籐喼體積較大，不易放在腋下夾着的）。同樣是「冇耳籐喼」，接下去的含義不是「靠托」，而是「冇得挽」了。

「冗員太多，支出不受控制，管理混亂，遲早都會變成『冇耳籐喼——冇得挽（玩）的了！」「以前佢對ＸＸ又暗罵又嘲笑，到處說他的壞話。如今，卻因分得了一些利益，他變成又吹又捧，甚麼肉麻的話都用上，成了『冇耳籐喼—— 一味靠托』咯！」

「他整日都盤算如何向上爬，又怎麼不會懂得『冇耳籐喼——靠托』這一招呢！」



縮腳歇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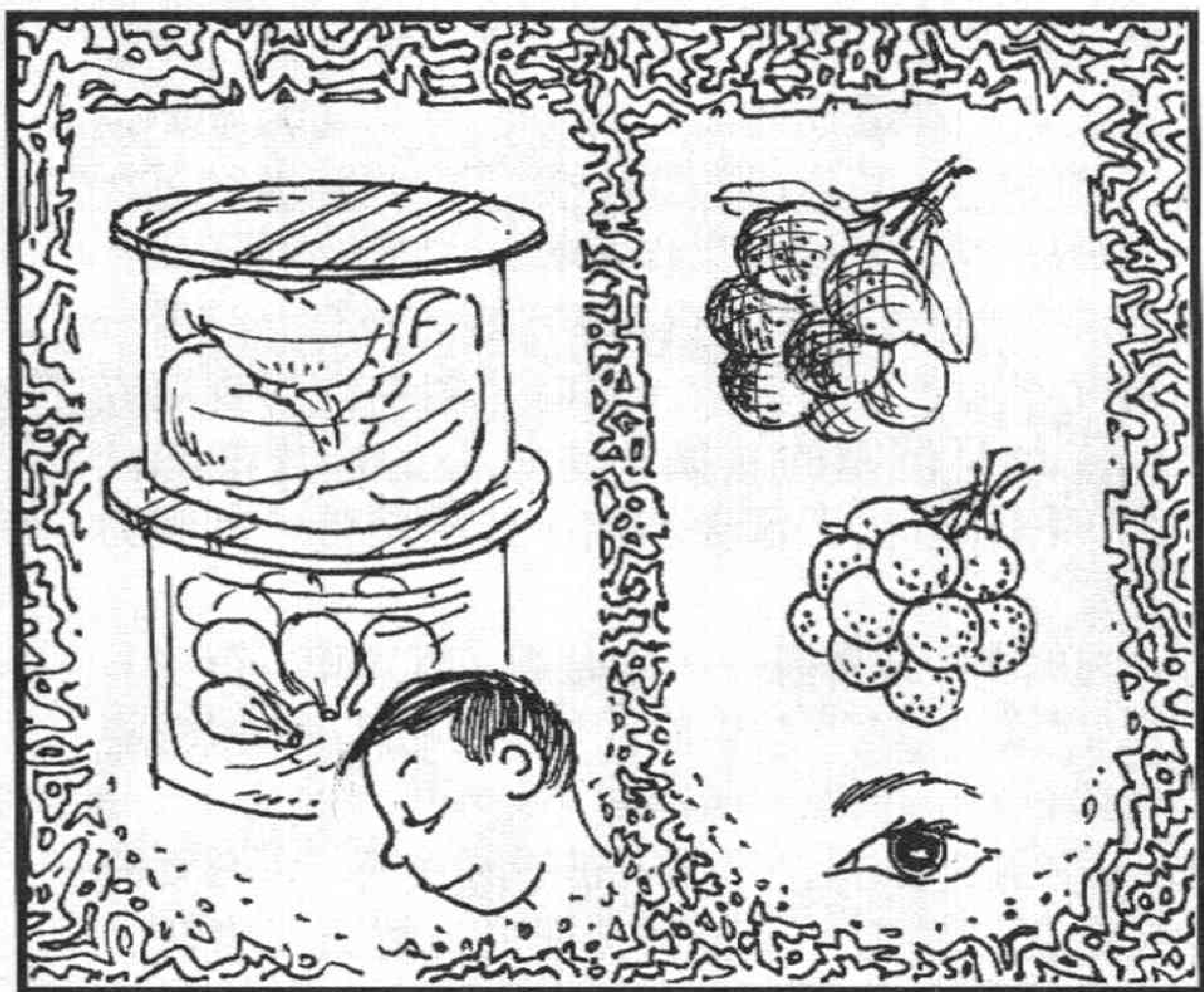
寫了《歇後語》，收到一些電話及信件都是談及這個欄目的。執筆寫這個小欄目，是感到北方人來穗港澳，帶來了北方人的歇後語，而廣東人的歇後語，原有的已是多彩多姿，新創的亦靈氣活現，假若說話中不會使用這些幽默感的話句，說話會平淡些。如今，藉着這個小框子把它們介紹一下（北方的，廣東特有的都包括在內），讓大家看看，有用得上的嘗試用用。而某些過份猥瑣或帶色情的，則不會寫及畫上了。

今回介紹的是廣東人說的歇後語中較少見的『縮腳』類。

「嘩，見到錢就狂晒，馬上瞪大個『荔枝龍』！」荔枝龍眼是嶺南佳果，上句說的省了「眼」字，實則含義是「瞪大了眼」。

「頭髮又長又亂，仲唔去理吓個『酸薑蕎』？」酸薑蕎頭是廣東人的甜酸小食，這裡也是省了「頭」字，實則是指「理吓把頭髮」。

這兩個歇後語，幽默感少了些，但勝在另有一格，廣東人聽了特別親切；而北方人若不知荔枝龍眼或酸薑蕎頭，那就「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了。



滾水淥豬腸——兩頭縮

「滾水」即「開水」，「淥」即「灼熟」，聽說用開水一灼那些豬腸，馬上收縮的。這句歇後語的神韻是在於「兩頭縮」。假若這類商品市道不好，某公司(集團)除了經營這種商品，也經營別的，還可以從另類市場去拓展業務，或說是「堤外損失堤內補」。最怕是單一經營，市況下滑，收入減少，那時相對的卻感到開支越來越是沉重的負擔，更擔心的是營業額減少，但伙計人工卻要調加，這樣經營，其吃力可知。

「滾水淥豬腸——兩頭縮」其意與「買少見少」相似。本已是困境，再雪上加霜，「屋漏更兼連夜雨」，苦不堪言矣！

「最近都冇乜工開，幾乎半失業……B女嘅補習費又話加，學雜費又話加，餸菜又貴咗，真係『滾水淥豬腸——兩頭縮』咯！」

「市道不佳，波士裁員。人手不足，服務質素下降，伙計做到暈，投訴卻比前多了，生意額日減，這種惡性循環看來繼續下去的，這算不算『滾水淥豬腸』：既裁員，也少了生意。」


收入減
開支增

忽必烈——吞金滅宋

忽必烈即元世祖，他揮軍打敗金國，攻陷宋朝，建立元朝。這裡的「金」是指錢銀，「宋」借其廣州音是指席上菜，若有誰主理廚政而「打斧頭」(剋扣錢銀而落入自己腰包的)，那菜色當然差了，故「吞金滅餸者，就順理成章的贈以「忽必烈」稱號。這，當然是貶義用的了。

又例如：「伍子胥過昭關——夜愁白髮」。春秋時代，楚武將伍奢因其國君楚平王誤信讒言，把他及其長子伍尚殺了，次子伍子胥（伍員）欲逃往吳國，借兵復仇。豈料到了楚吳交界的昭關，卻發覺已被繪真緝捕，伍子胥只能躲起來，一夜未眠，繞室踱步苦思。直至天亮。友人發覺他一夜間鬚髮俱白，正好助他改換容顏，混過了關口，最後終能為父兄報仇。

這句歇後語是指人們因憂慮過度，很短時間就蒼老衰弱了。

「市道不佳呀！單單那回的股市一跌，眼看着銀紙像倒水似的潑出去，馬上就像『伍子胥過昭關—— 一夜就愁白了頭』呢！人也馬上頹塌下來了。」


封××君為
元世祖

倒掛臘鴨——滿咀油

臘鴨為廣東風味之寒冬美食，昔人奉為上品，今人因膽固醇或肥膩之故而食與稍減，但一想到臘味飯那股味濃香洌，有人仍下筷不停。

「冬前臘鴨——隻帶隻」

臘鴨醃製風乾曬晾，多用繩帶兩隻一併的綁好，故有一隻拖一隻，意指成雙成對，一個老公帶住一個老婆之類。

「你睇人家，『冬前臘鴨』，都係『隻帶隻』，我呢——幾十歲人，仍係孤家寡人，唉。」

「倒掛臘鴨—滿口（或嘴）油。」

臘鴨倒掛，於是滿身肥油順向而下，最受「益」者莫過於那鴨嘴了。「滿嘴油」是嘲笑那些油腔滑調之人。

如今商業社會，推銷門路眾多，有的為求這單交易成功，於是好話說盡，把不利的都遮瞞或含糊其辭，結果，露出真相，當然是「買方」感到受騙了。這時的「買方」才醒覺對方向他娓娓細數這宗交易你會得到甚麼好處，幾乎「有賺冇蝕」，幾多口水都「氹」掂你掏錢「買」了，但到有事時，卻無法得回推銷者先前的承諾了。

「佢把嘴好厲害㗎，死都可以講翻生，正式係『倒掛臘鴨——滿口油』嘞㗎！」


買喇！……
包你有着數！

東莞佬賣蓆——你生定死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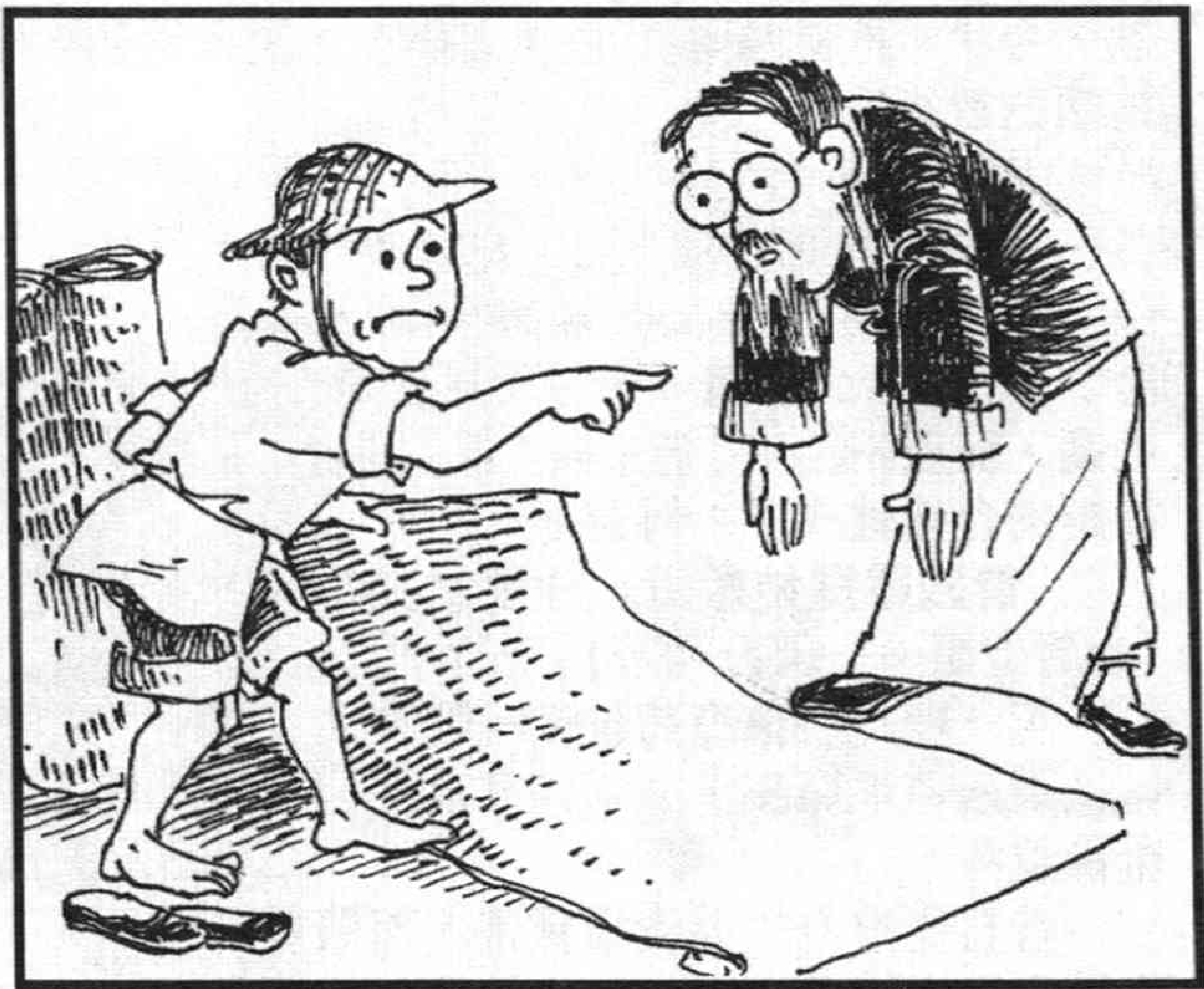
求學時，有同學又胖又矮，好事者為他改上綽號——「東莞臘腸」。筆者愚昧，不明其意。後暑期到一東莞人開的紙店做摺整理西報紙的工作，才知道：因為東莞人身材矮細，所以製出來的腊腸也短而粗大——但目下看來，東莞人未盡是身材稍矮的。

亦因如此，聞說其織製之草蓆，亦較其他地方的稍短，若有人問起為何那些草蓆會如斯短的？他們會反問：你生定死㗎！

嘩！語氣「硬梆梆」的，太「掘」了吧！實則是指「若是死的直臥了，則不夠長；但你是活人呀，可屈膝而臥，那便夠了。」但其含義本不指此，應再深入，實是比喻腦筋靈活的人總得會隨機應變的，碰到難題，會想辦法的，變通一下，「將就」一下，就會順利過關的了。

「佢話點你就照住去做，信到十足十，真係『東莞佬賣蓆—你到底生定死』㗎！咁都唔識會『轉膊』㗎！」

只是這類歇後語，涉及某地人情，按舊日時風擬寫出來，傳沿習用，如今，應不大合用了。這裡也作個説明罷了。



沙灣與肇慶

上回說了某些地方人情風俗而衍生的歇後語，今次「再斬四兩」（添食之意〉，說多兩個這類的歇後語。

第一個是「沙灣燈籠——何府（苦）」。

番禺沙灣離市橋不遠，村人多姓何，且多望族。望族大門多掛大燈籠一對，上書「何府」。於是若到沙灣，舉目所見皆是「何府」的燈籠，而廣州話中「府」與「苦」同音，這個歇後語的含義就成了：何苦？

「借錢嚟擺結婚酒，仲要講究排場，真係『沙灣燈籠——何府（苦）』。」

另一個是「肇慶荷包——陀衰人」。

端硯產地肇慶，亦盛產草蓆，因該地水草產量頗多。

昔日硬幣為主要流通貨幣，而肇慶人就地取材，以水草織成荷包供盛載硬幣。只是水草不堪久用，往往因破爛而跌失，令配戴者蒙受損失。這裡的「陀衰人」有累及無辜的意思。

「他在外面，與別人開會，總是粗聲粗氣的，常是談僵了……，弄得人家以為我們整間公司的同事都像他那樣蠻不講理，他真是『肇慶荷包——陀衰人』哩！」

時移世易，這些歇後語若不加以說明，很多人也不知何指了。


何
何
何府

木匠擔枷——自作自受

有關木匠的歇後語，常用的有兩個。

一是「木匠造門框——過得自己也要過得人」(也有説是「泥水佬做門口」，但那木框是由木匠做的呀！）其意指門口的高度闊度，不但從本身體型出發，也要考慮到別人能否通過，以身比身，以心比心，不能單從個人利益出發而忽視了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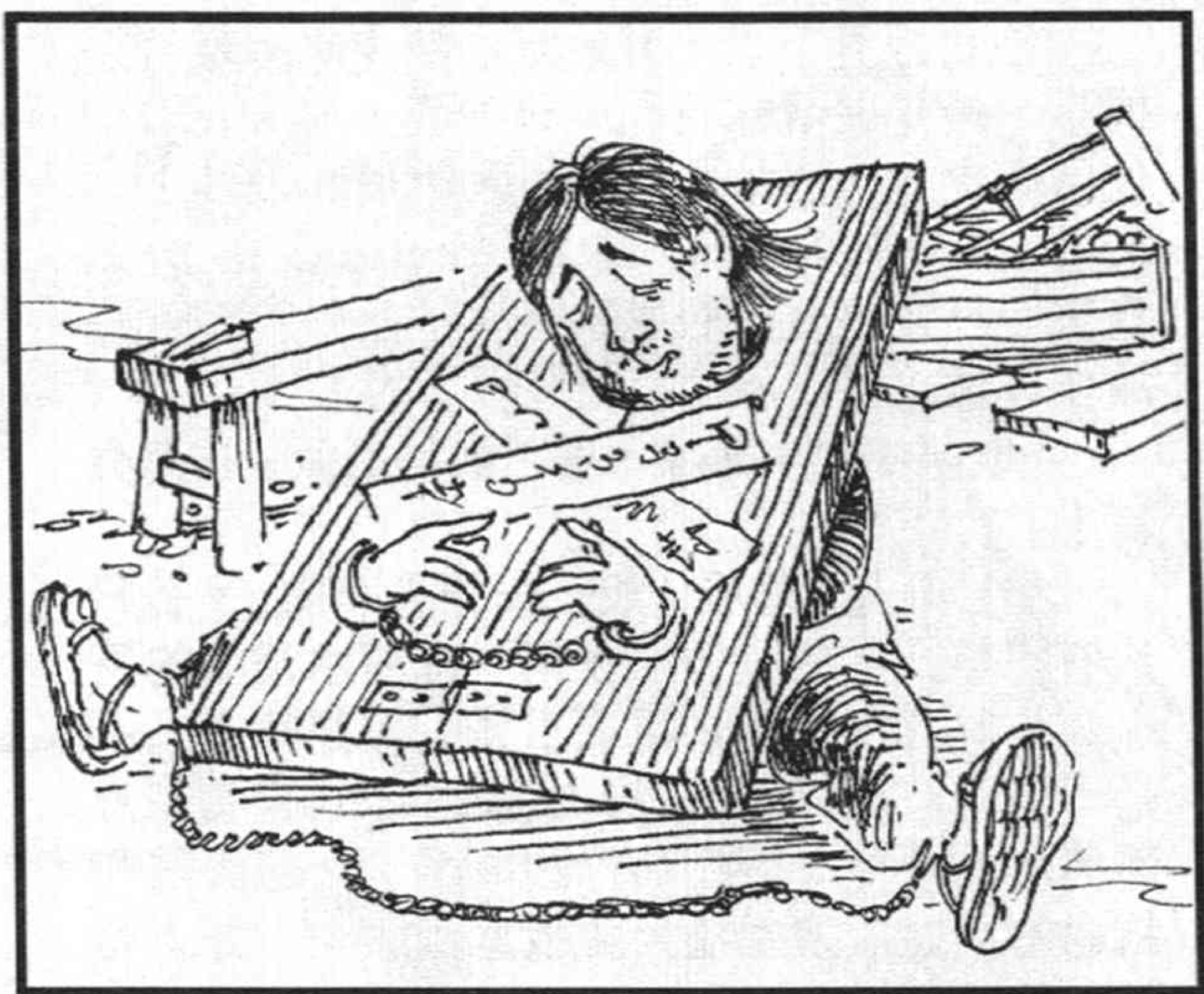
「他只圖自己方便，不理別自死活，他到底知不知道『木匠造門框——過得自己也要過得人』的道理？」

另一個常用的是「木匠擔枷——自作自受」。

枷，是兩塊厚板合併製成的古老刑具，平日一分為二，用時合二為一，中有一可容人頸的圓孔，左右有可容手腕穿過的圓孔，犯人頭、手上露，兩塊合拍，中貼封條及加巨鎖，犯人就難以活動了。此木枷是由木匠製造，若木匠犯罪而用上自己造的刑具，端的是自作自受了。

「他平日疏於管教，縱壞了他的兒子。到最近，才驚覺自己的兒子是警方追緝的重犯，這算不算是『木匠擔枷——自作自受』呢！」

「往日鄰居的牛仔，明知吸毒是不好的，卻一時貪玩，弄到上癮，不能自拔；最後得個暴斃破屋的下場，實是『木匠擔枷——自作自受』的了！」



豉油撈飯之類

今回說的是與吃飯有關的歇後語。

往日經濟不景，有飯吃而缺少餸菜是常見的事，於是廉價的腐乳、豬油渣、豆腐花均成佐膳美食。若連這也吃不上，就加點豉油了，於是白飯「加色」成了「豉油撈飯—整色整水」，意卻與社會經濟蕭條聯繫不大，反是暗嘲一些故作尊嚴或擺架子、「充有料」的人。

「他初中也未畢業，卻『豉油撈飯』在充有料！」

另一個是「茶瓜送飯——好人有限」。昔日病者需禁戒某些食物，多用一種糖水浸漬的茶瓜條作餸菜。這裡指用茶瓜送飯當是病者，不是「好人」——而這裡的「好人」不再停留在身體健康的角度，卻指品行的好壞了。這與前介紹過的「頭殼頂生瘡，腳板底流膿——好人有限」其喻意接近。

「寧食開眉粥，莫食愁眉飯」這類排比的廣東俗語，後句往往是「點晴」所在，與歇後語有點相似，這裡也拿來介紹一下。

貧亦樂，李白詩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吃粥水若是開眉歡樂的，總好過愁鎖雙眉的大魚大肉，只是現實中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呢！


生抽

洗腳唔抹腳——亂抰

胡亂消費，用廣州話是「亂駛錢」，若指其係過度的浪費，則有「洗腳唔抹腳——亂抰。」此抰字乃借音成字，曾請教過對語音素有研究的學者，也說沒有這個字音的字，但見關傑才先生編的《英譯廣東口語詞典》，用上此字，今照用。若讀音應近似「FE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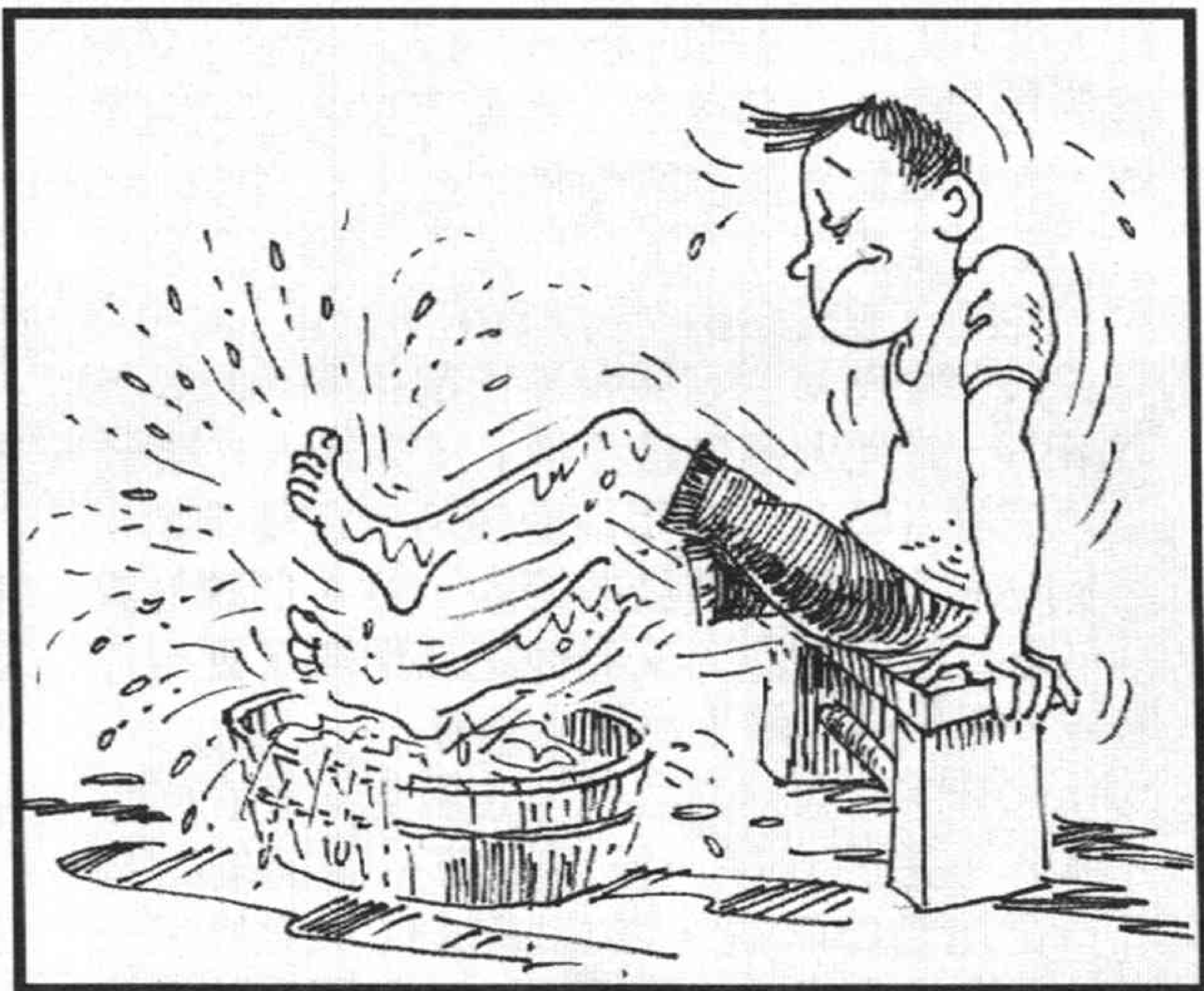
洗腳後腳上水點應用毛巾抹去，但反其道把兩腳上下左右舞動，把水份甩乾。而「水」在廣州話中另一含義是代表「錢」，「亂抰」是指毫無節制、毫無計劃的亂花錢。

與此相若的廣州俗語有「大碌藕」一詞。

往昔佛山（簡稱「禪」），每年均有秋色遊街活動，需要用多人抬「色」（形形色色的生果、動物之類的仿真工藝品），其中一人綽號叫「大碌藕」的，幾乎年年都去抬，而他抬「色」時又愛左搖右擺，這類動作，廣州人叫作「抰」。漸漸的，人們就以其綽號「大碌藕」來暗喻「亂花錢」——亂抰！

「應用就用，唔該駛就唔好亂咁駛，如果好似『洗腳唔抹腳——亂咁抰』咁就浪費公帑咯！」

「啲錢係佢伯爺（爸爸）留畀佢嘅，佢鍾意點用就點用，即使係『洗腳唔抹腳』，都係佢自己嘅事啫！」



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中的「王婆」，過去很多人誤以為指的是一位姓王的婆婆，實際指的是男的，原叫王坡。他做事婆媽，說話囉嗦，人們送他外號叫「王婆」。

王坡老家是宋代西夏，避戰亂而來了開封府。他隨身帶有胡瓜（即今日的哈密瓜）就在那兒試種，種出來的還保持原來的甜香，只是外表不俏，當地人還未識「寶」，竟無人光顧。

王婆（坡）就運用他愛說話的這種推銷手法，向來往人等一個勁的誇說，行人們聽他說得這種瓜多香多甜，又見他把瓜切開了硬叫你嚐嚐，嘿——不錯！甜呀！香呀！

宋神宗有次出宮巡視，也看見王婆在向行人滔滔不絕的介紹；而王婆知道面前的是皇帝，更加勁的誇說，請皇上試試。宋神宗一啖，覺得甘甜清香，當下說：「做買賣的還是當誇則誇，像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有何不好？」就這樣，「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就傳開了。

但輾轉習用，這個歇後語已多用於貶意了。

「他央你買他的甚麼保險時，好話說盡，就似『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說個不了……。一旦到你需要索償時，他可就拖拖拉拉、支吾以對，那時說的好話全不見了。」


香
靚
香
正
甜
靚
正
香
靚

上司放個屁——下屬唱台戲

「拍馬屁」其實應為「拍馬屁股」。北方人愛馬，一見了好馬總得拍拍馬屁股，再加上句好話：「好馬呀！老兄，你的眼力真不差！」這一來，馬舒服了，馬主人也舒服了，這本是「拍馬屁股」，就縮寫「拍馬屁」算了。

屁，是很難拍中的，但從另一個渠道，仍是照拍不誤的。

一個馬屁精死了，來到閻羅殿上，受到眾多冤鬼投訴，說他如何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恃勢欺人……，公正的閻君聽得大發雷霆，要馬屁精從實招來——事有湊巧，閻君近日腸胃不適，一動肝火，丹田運勁，竟在殿上放個響屁。

閻君正覺尷尬，馬屁精端是把握良機，趕爬上前，雙手空耍而放在鼻前嗅嗅，美美的說道：「屁乃腹中之氣，哪有不放之理！恭維大王高聳金臀，洪宣寶屁。嘩——清音入耳，依稀短笛之聲；香靄襲人，仿佛燒刀之味。大王開胃通氣，小人津津有味！」閻君聽得，哪還有尷尬不安，簡直眉飛色舞，幾乎要再放一個。馬屁精嘛，當是判他「重返人間」！

假若上司這丁點小事，有人竟把它當大事來辦，這些手下往往是壞事的人，小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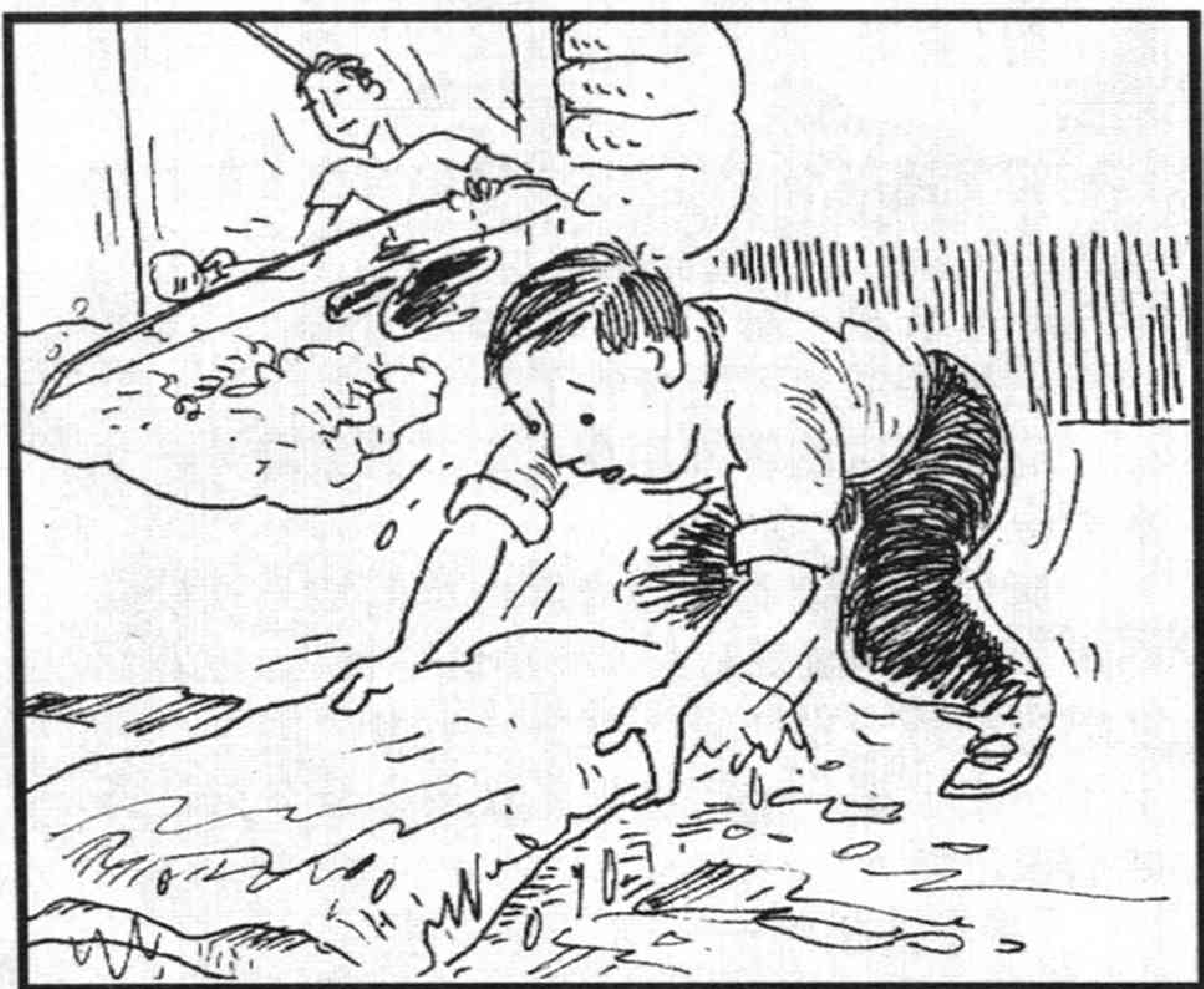
濕水棉胎——冇得彈

「棉胎」即「棉被」。

「老太婆的棉被——蓋有年矣」是北方歇後語的一句。蓋得久了，就如詩人說的：「布衾多年 冷似鐵」，補救之法，是把那棉花抖鬆，這個工序有名堂叫「彈棉花」。假若只得四両棉花，那就根本不用彈——太少了，就有這麼一句「四両棉花——彈（談）不上」啦！「彈」「談」在普通話讀音相若，就借喻條件不夠，根本無法談得攏。

「你開天殺價，他落地還錢，距離這麼大，根本是『四両棉花——彈（談）不上」啦！」如果棉胎是濕了水的，那更沒法彈了——但這卻泡製出粵語的歇後語：「濕水棉胎——冇得彈」。廣州話中的「彈」是指批評、挑剔，「冇得彈」意指無懈可擊，連吹毛求疵的機會也沒有。但反觀其上截，卻是貶意（濕了水的棉胎，連起碼的取暖用途也用不上），但下截卻反是褒意，這在歇後語（特別是廣東歇後語）常有這出人意表的「佳句」。

「看他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穩處如泰山，猛處如鷹隼，把這個套路拳術耍的虎虎生威。以我外行人的眼光看來，確是『濕水棉胎——冇得彈』！」



有關蛋家的……

上次談了「濕水棉胎——冇得彈」，今回再說一個「冇彈」的，就是「蛋家婆打醮——冇壇（彈）」。

蛋家這些水上人家，以艇船為家，若打醮酬神（不是小法事的那些了），限於地方不大，無法安置祭壇，而「壇」與「彈」同音，「冇壇（彈）」借喻為無可指責的了。

有關蛋家的歇後語還有：「蛋家雞——見水唔得飲」

艇戶養的雞並不因身處近水的地方就能喝到水，以此喻雖處有利（或看來是有利）位置而實際得不到一點好處，就像身近城隍廟，也求不了一支上籤——如身近靚女，卻苦於無法施展追求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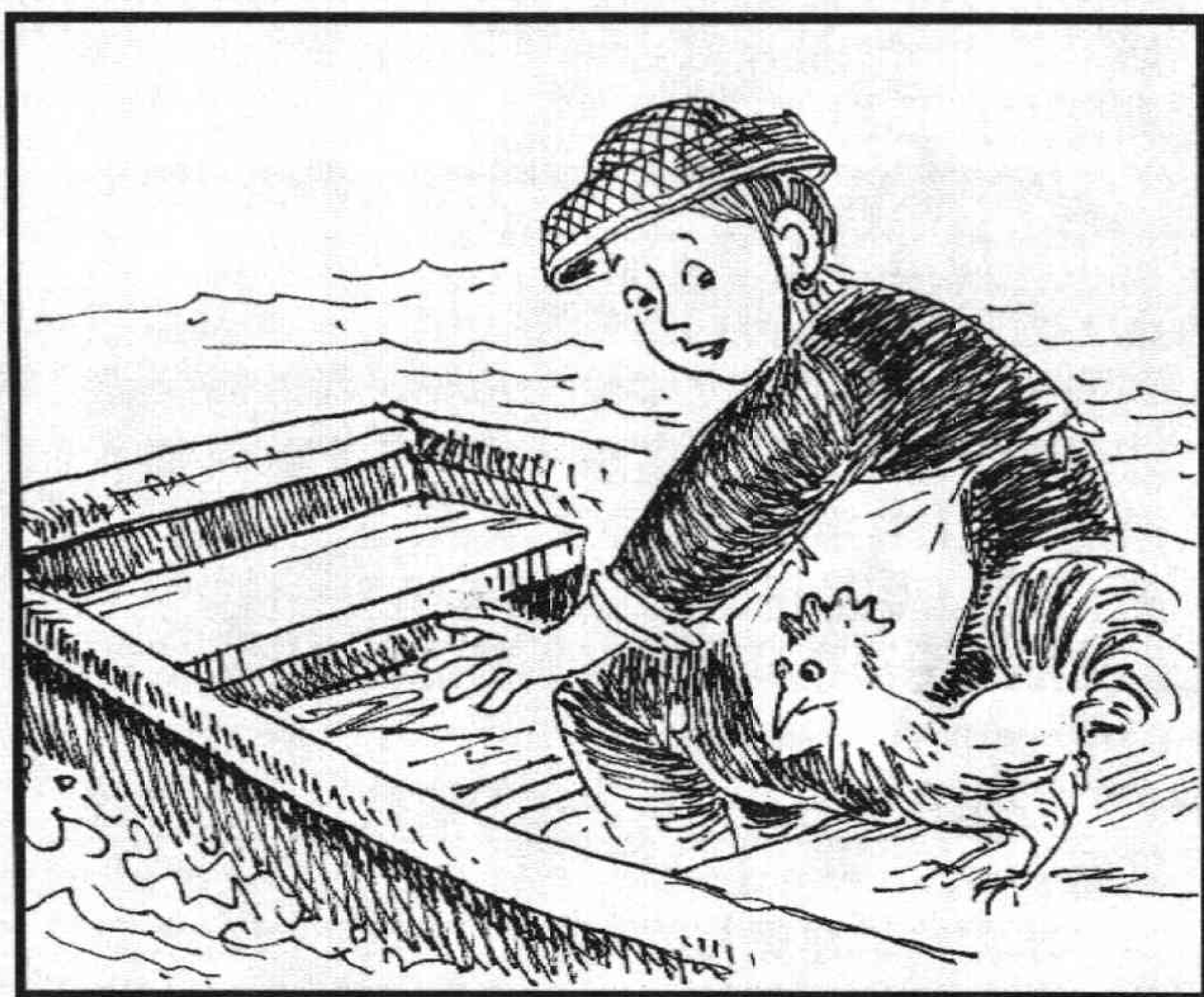
「蛋家婆摸蜆——第二篩（世）」

「篩」與「世」借音，喻今生（或今次）已無望，只好寄望於下一回（第二世）……。

「佢處理呢單嘢，周密而有步驟，確係「蛋家婆打醮——冇壇（彈）呀！」

「佢老實的確大把水，可惜佢係『蛋家雞見水唔得飲』個隻呢。」

「今次又衰咗，的起心肝，一於『蛋家婆摸蜆——望第二篩（世）』啦。」



出力不露面

有A君常自讚自詡，說自己如何的「默默耕耘」，幹出了「成績」，借以申訴自己懷才未遇似的……。這倒像是。「開水泡黃豆——有點自大」了！

有B君被人寫上一篇訪問記，字裡行間少不了誇讚之詞，若是謙厚者當知這是筆下美言，應以此策勵自己更勤奮工作。但B君卻感到飄飄然，把那段文字影印放大，擱在辦公桌玻璃下，以昭眾知。這麼一來，人們卻笑那不過是「臉上寫字——表面文章」；自己這麼「曲線」張揚，倒像是「喇叭佬娶老婆——自吹」。即使形式手法不同，明眼人還是看得出，笑在心裡……。

今回介紹的是「水泥柱的鋼筋——出力不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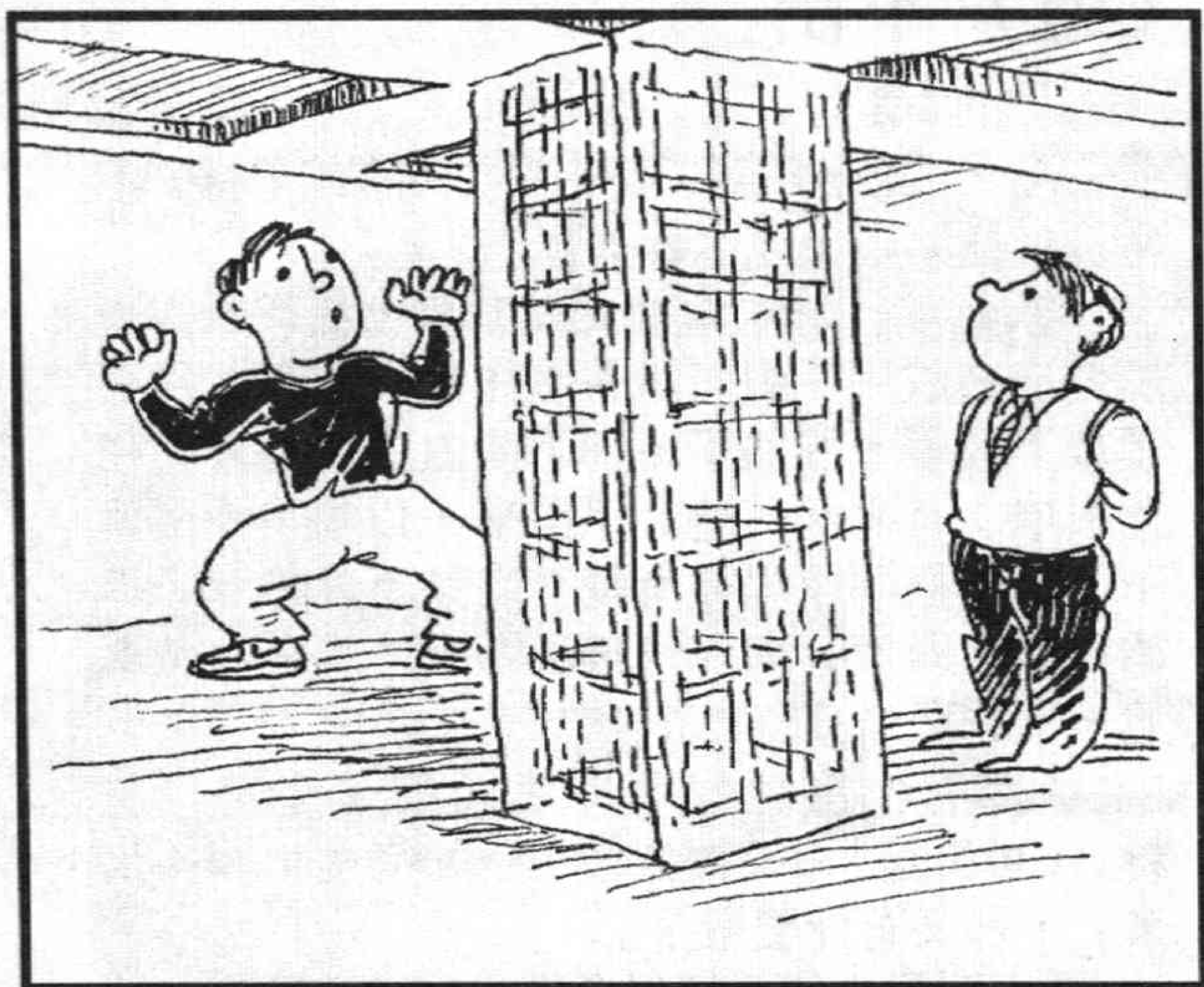
水泥柱是建築物的「支架」，除了砂石水泥外，還有粗條的鋼筋，承受重壓。但水泥柱還可從外面見到，而那鋼筋卻被混凝土包着，它端的是「使勁不露面」啊！以此喻那些真真正正踏踏實實默默耕耘的工作者。

「這件事能夠順利完成，多虧了一位朋友的幫忙。」

「他是誰? 幫了這個大忙！」

「他是『水坭柱裡的鋼筋——出力不露面』的。」

「她做了許多幕後工作，人卻低調得很，她真像『水泥柱的鋼筋』哩！」



茶壺裡煮餃子——有嘴倒(道)不出

「有口難言」、「詞不達意」、「難於啟齒」……，這些都可以用「茶壺裡煮餃子——有嘴倒（道）不出來」歇後語來表達。

茶壺一般是內置茶葉，加沸水泡茶，從壺嘴倒出來飲用。假若用茶壺作煮食器皿，從壺頂放下餃子，煮熟了，卻不能由壺倒出來。由此引申：有嘴倒（道）不出來，以喻某種處境下，很難把問題解釋清楚；或是不善辭令，口訥拙言，即使有嘴，也無法說出；或是為免尷尬，不好意思直言真相……

「他有什麼能耐？即使滿肚子都是『材料』，可惜是『茶壺裡煮餃子——有嘴也倒不出來』，那又有什麼用？」

「你叫我向他提意見？你沒見他那種自負的神態，不可一世的，我是『茶壺裡煮餃子——有嘴卻倒不出來』，說了也是白搭。自討沒趣！」

這個歇後語另有版本，是「茶壺裡煮餃子——肚裡有貨，嘴卻倒不出來」，寫得更明白了。

另一個是「茶壺裡煮餃子——心裡有數」，這與「啞子（或「盲公」）吃雲吞——心裡有數」喻意一樣，只是後者更形象，多用；前者則較少人用了。



你唔動，佢唔郁

廣東人說那些反應遲鈍的呆人或偷懶怠慢的「蛇王」，可用「四方木」以喻。「四方木」平平穩穩的擱在那兒，「唔踢唔郁」，一般的震動確也難令它有些少移動……。

另一個是「定格鏡頭——一動不動」。定格，電影或電視的術語，當鏡頭停在某瞬間，出現了靜止的畫面。這可說，人物受外界影響，嚇呆了；但亦可說那人不願有動作，獃在那兒動也不動……。

還有一個是「算盤子——唔撥唔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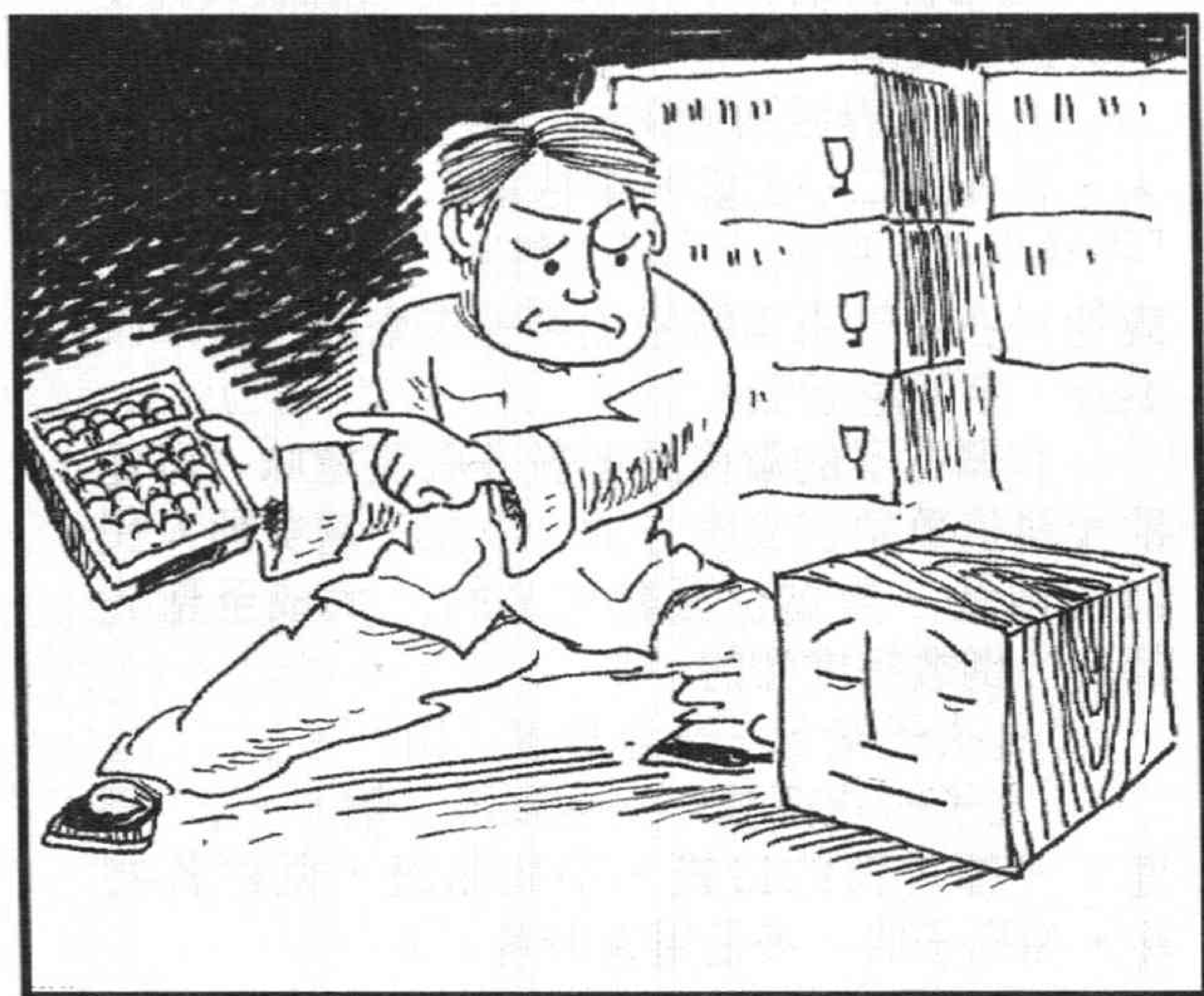
算盤是我們祖先創出來的計算器具，過去的小學課程與「算術」並列（份量稍輕），如今，已漸失去它的位置，但一些欄口店號仍有用它，有時就作討價還價之用。

算盤上欄有一或二子，各代表「五」；下有五子，各代表「一」，一柱上下合起來是代表「十」或「十五」。這些算盤珠子，不撥是不動的（除非整個算盤搖動）。

「他請了位『四方木』型伙計，整日都得勞氣哩！」

「你瞧他那副德性——人人都動手幹了，他卻像『定格鏡頭』呢！」

「後生仔出嚟做事，要勤快啲，唔好似『算盤珠』咁樣，唔撥唔郁，『蝕底』嘅係你自己㗎咋！」



有關孔子　　歇後語

有電視台播孔子劇集，這裡也談談與孔子有關的歇後語。

孔子，春秋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在九女二子的排列中佔第二。那陣子的「批林批孔」就把他「貶」稱為「孔老二」。聽說他是在曲阜東南的尼山拜神求來的，所以改名丘，字仲尼云云。

有關孔子的歇後語則較多取笑意味，可能歇後語這類語言表達方式，多在下層勞動人民口裡傳遞，對這位顯赫大名的「大成至聖先師」，倒敢捋虎鬚的。

「孔夫子搬家——淨是書（輸）。」

「孔子的背褡褳——兩頭書（輸）。」褡褳，一種可背的口袋，中間開縫，兩頭裝物件，而孔子的，多是用來裝書了。

「孔夫子的墨硯——心太黑。」

「孔子的手巾——包書（輸）。」

「孔夫子的面孔——紋（文）縐縐。」

「孔子的門生——賢(閒)人。」「賢」、「閒」普通話音同。

「孔夫子放屁——文氣沖天。」順手寫來，多是含戲謔及嘲意的貶義。



豆腐菜式

豆腐可清蒸(配上豉油或蠔油便可)，可配料燒炒，可作煲湯料（菜乾白菜鹹魚頭加豆腐，是下火清熱的最佳湯料），實在是「百搭」的美食。

上文說過有關豆腐的以其顏色或質軟易爛的特性而構成的歇後語，今回說的是用作烹調配料而引伸出來的歇後語：鹹菜拌豆腐——有言(鹽)在先；鹹菜煮豆腐——不用多言(鹽)；豆腐乾煮肉——有分數（有葷也有素，是說心中有底）；腐乳煮菜——哪敢多言（鹽）；豆腐拌腐乳——越拌越糊塗。黃豆煮豆腐或是毛豆子燒豆腐——都是自己人，都是同一塊地生的。清水煮豆腐——淡而無味；四兩豆腐半斤鹽——賢惠（鹹燴）……。

這裡多以豆腐的清淡去反襯對方的鹹、鹽；也有從出處構想，都是同科同種作物。

「她這個女人，難得你還讚不絕口——那可能是『四兩豆腐半斤鹽』，真的是賢惠得很呢！」

「諸位，在這個合同簽訂之前，我得『鹹菜拌豆腐——有言在先』呀！」

這味塩焗豆腐，好吃嗎？

豆腐與豆腐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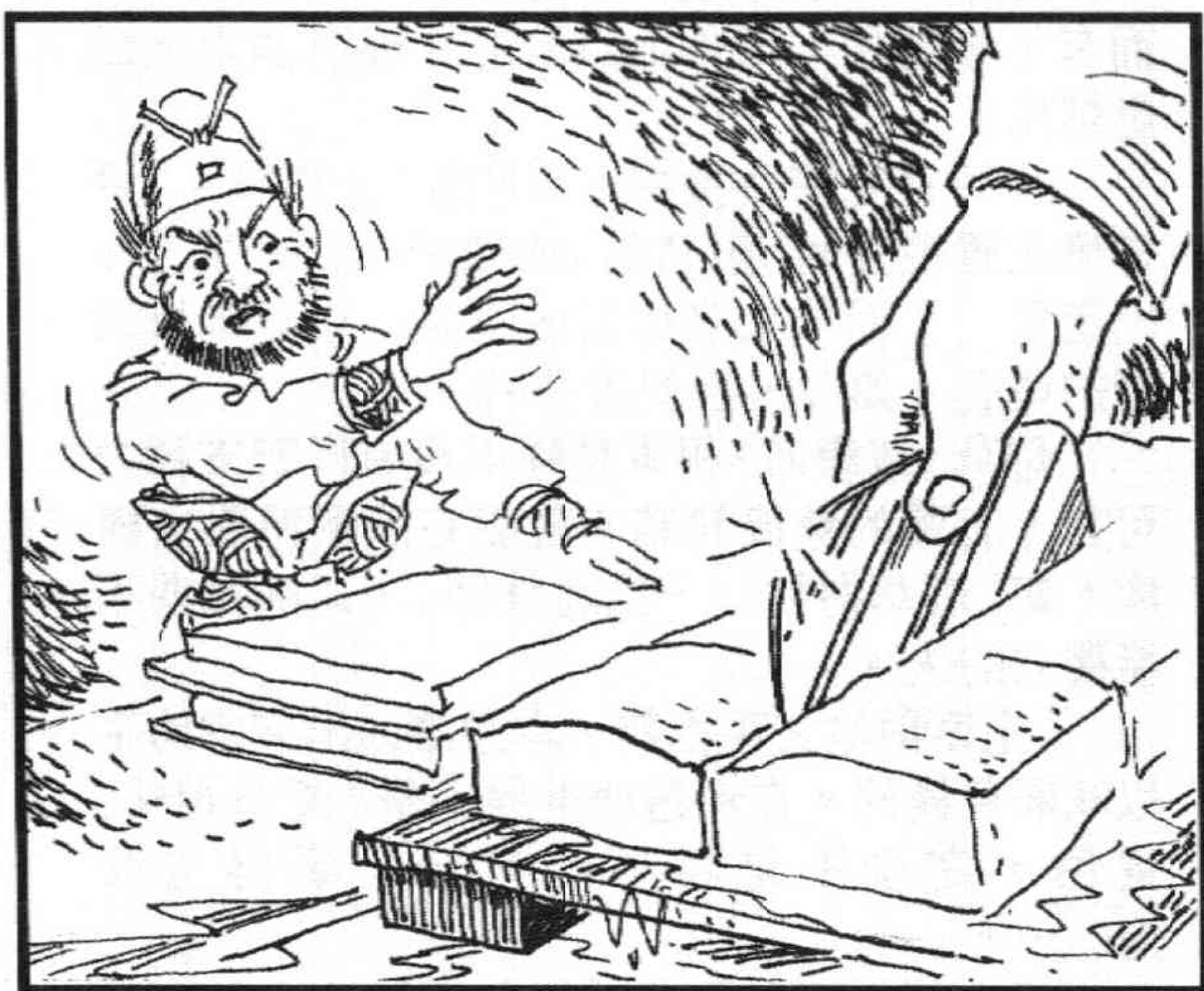
豆腐是美食，這種由中國人創製的價廉美味又營養豐富的食品，每每吃來，倍感親切、好味。而與豆腐有關的歇後語也因其受歡迎而出現不少，試就手頭有的資料列寫如下：

以其顏色（白色）而成歇後語的有：豬血煮豆腐——黑白分明；絲瓜燒豆腐——清清（青青）白白；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豌豆尖炒豆腐——來清（青）去白。

以其稀軟易爛的特點引伸出的歇後語有：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沒出息的人，怎樣幫忙扶持也是白費）；石卵拌豆腐——軟硬不調和；張飛（亦有說關公）賣豆腐——貨軟人硬；豆腐牆腳——根基太差；豆腐掉在灰堆裡——洗不清（被冤枉了，怎樣解釋也說不了）；豆腐渣下水——一身鬆（豆腐渣下水，馬上散開了）；一根筷子吃豆腐——全盤弄壞；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來欺。而凍豆腐——難辦（拌），則以豆腐凍硬固結的另類特性引出來的。

用來鏟豆腐的不鏽鋼片，兩面光亮，因此有「豆腐刀——兩面光」（兩面都討好，耍兩面派之說；未有不鏽鋼之前，用的是銅，那時是「銅板切豆腐——兩面光。」）

「他實在是想左右逢源，哪能不以『豆腐刀』姿態出現呢！」



燈草拐杖

燈草，燈心草莖的中心部分，白而幼，輕而有可滲透性，用作油燈燈芯，能引油供火點燃燒用。

少時嘗見婦女挑擔上街收集「元寶灰」（拜神燒元寶金銀的「聚寶盆」或鐵桶內的紙灰，作田肥用。）而收集者給回的就是一束點神檯油燈的燈芯。如今，已絕跡多時。

燈草（或燈芯）根本是輕柔沒有什麼支撐力可言，有關的歇後語基本就從它這個特點去構成。如「燈草拐杖——扶起就倒」，以喻那些不能獨立的人。

「主席與他父親稔熟，本想讓他出來當助手以減輕負擔的。豈料這個世侄卻是『燈草拐杖』貨色，完全不是辦事的材料，氣得主席他……。」

另一個相類似的是「燈草拐杖——做不了主」。

「燈草欄杆——靠不住」以喻此人不可信任。試想那脆柔燈草圍成的欄杆，不要説倚靠了，就是大風點也吹塌了。「你也真糊塗了，連『x大砲』這個人也相信！他那『燈草欄杆』的事例實在太多了！」

「燈草織布——枉費心機」，拿著易折的燈草織布，不是空費心思嗎？「我一早就説這個方案是『燈草織布——枉費心機』的了。如今，快想辦法收拾殘局吧！」



燈芯草打鼓

寫了幾個有關燈芯草的歇後語，有老友看了，送來也是有關燈芯草的歇後語。

一是：「燈芯草打鼓——不響（普通話音與『想』同）。」試想想，燈芯草這類又輕又軟的東西，怎能與鼓槌相比呢？敲打下去，怎會有聲，不響就是「不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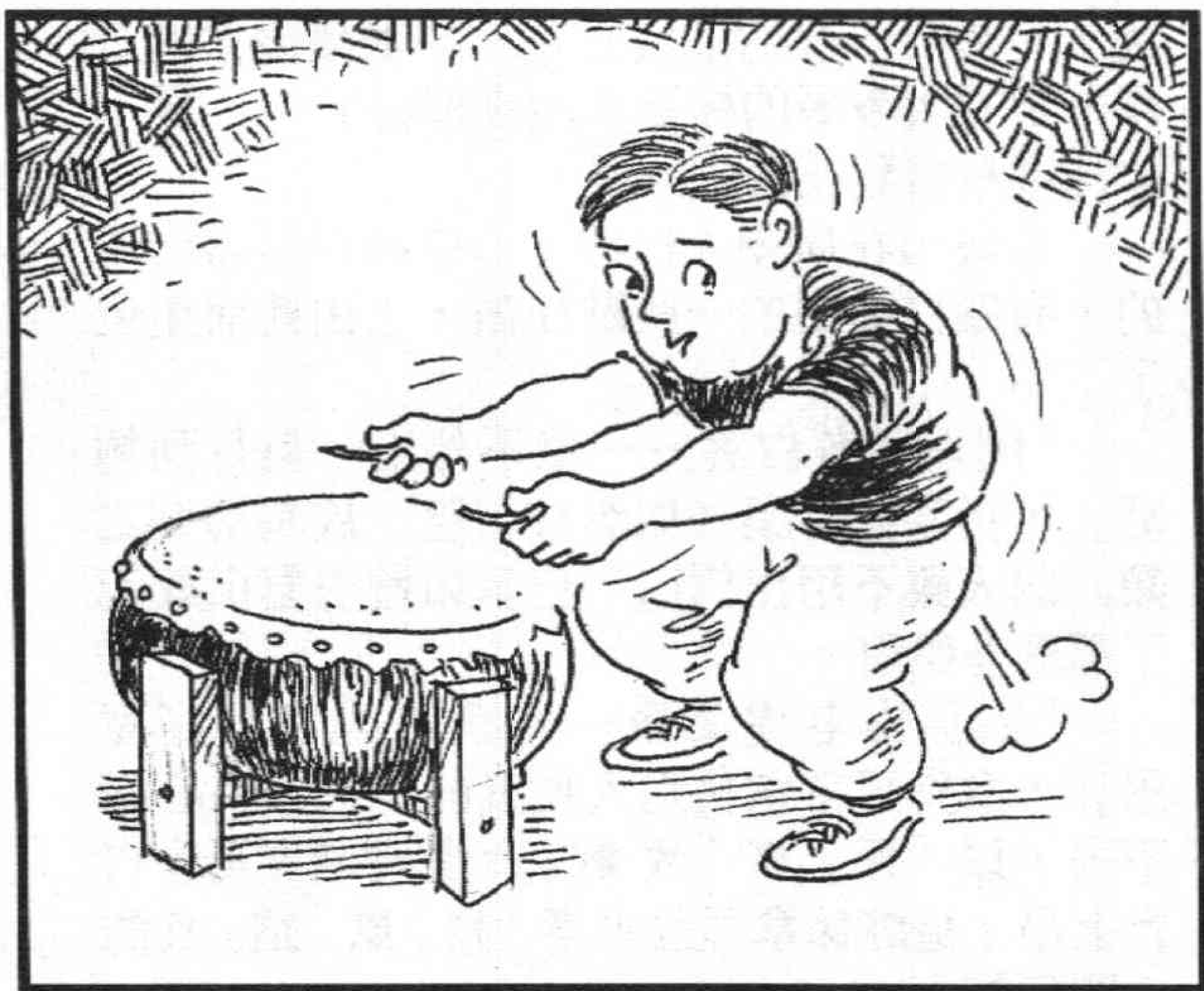
「神女有心，襄王無夢。你是『單相思』又是什麼用？倒不如『燈芯草打鼓』，乾脆別想好了！」

「我是沒有什麼『橫財命』的，別說『六合彩』，就連聚餐抽獎也從沒有我的份兒。今回這個幸運大抽獎，我是早已死了心，『燈芯草打鼓—不響（想)』了！」

另一個是：「吃飽了燈芯草——放這個輕巧屁」，與廣東俗話說的「吃了蒜頭口氣大」相似，是比喻把事情的處理看得太簡單、太容易了，實則卻沒有多大把握。口氣與屁都是氣體，但用上後者，鄙夷之情就更形象了。

「別口輕輕的，對整個計劃沒有詳細考慮，盲目的答應了，只是『吃飽了燈芯草——放個輕巧屁』，多麼容易呀！但做不出來時，誰來承擔呀！」

燈芯草的輕柔，歇後語中多採用了，但手頭卻沒有以它那種吸滲力特點來作喻的歇後語，未知諸位可有「珍藏」？



有關白雲山的歇後語

近日曾到廣州白雲山遊新建的碑林，得閱名家名人書法遺跡。白雲山下有新建的雲台公園，有異於一般的紅牆綠瓦、亭臺樓閣式的公園，那寬大多層的梯級水池直瀉而下，頗有歐洲某些宮廷花園的氣派。

白雲山在廣州人口中、心中都是常常出現的，有關白雲山的一些歇後語，也由此而產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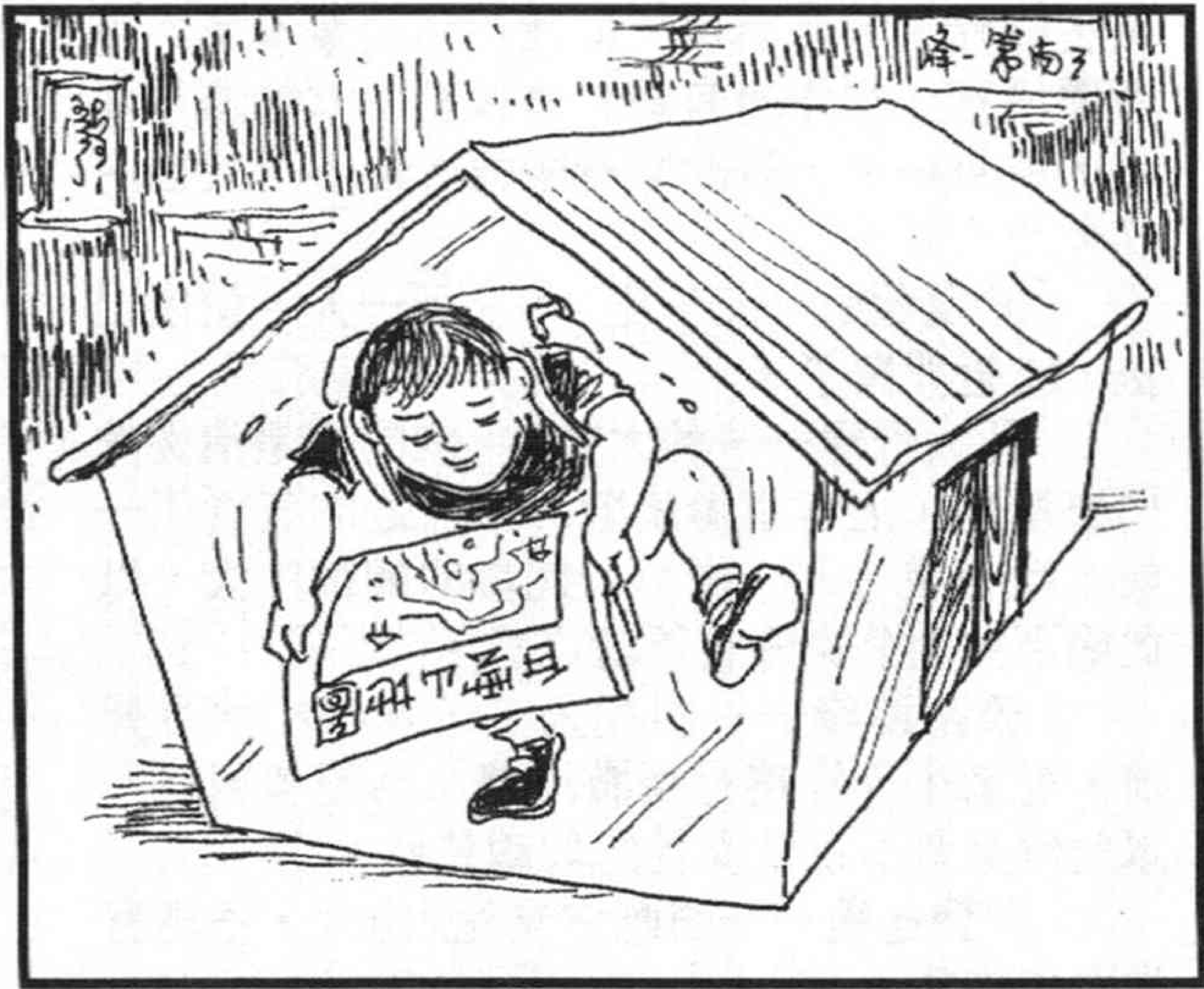
「閂埋門遊白雲——雖不外出，但行到夠晒」，指某些行業（如酒樓侍應、展場導遊之類）的人雖不用出門口，已有如遊白雲山般走了那麼多路程。

「白雲山老虎吊頸——食得人多唔好意思」，意指那常常佔別人便宜的，最終良心過不去，以「死」來「致歉」。其實老虎焉會自行上吊，這純係拿那些平素「蔴」飲「蔴」食的人開玩笑。

「白雲山燒大砲——驚天動地」與「白雲山蟋蟀—得把聲」都是無中生有，拿「白雲山」的招牌做文章。

「遊白雲山撞雨——冇得避」，這是往昔的事，如今已有多處建亭，可改為「有得避」了！

「你知佢份人，正一係『白雲山蟋蟀』，做少少就嘈生晒，明明冇做都夠膽話做咗，正式係『白雲山燒大炮』咁，真係驚天動地咯——驚死冇人知！」



「死人燈籠」之類

有人死了，舉行殮葬送殯之類儀式，應是哭哭啼啼，氣氛哀傷，但我們的祖輩卻能在這種環境裡，創作出有關的歇後語；有的語帶俚俗，但見心思，有的雖覺嘲咒，但亦可見悲中作樂的心態。

「豬欄報數—又一隻」，又死一人。這般說法，迹近咒罵了。

「死人燈籠——報大數」，說的是是治喪處門掛燈籠，上有享壽歲數，一般是加三（天一歲、地一歲、人一歲），比真的歲數加大，以此喻那些對公家賬目不清之意。

「放路溪錢——引死人」，本指出殯行列前，死者子侄等邊行邊撒溪錢，為死者開路，以此喻某些不正當女性的勾魂伎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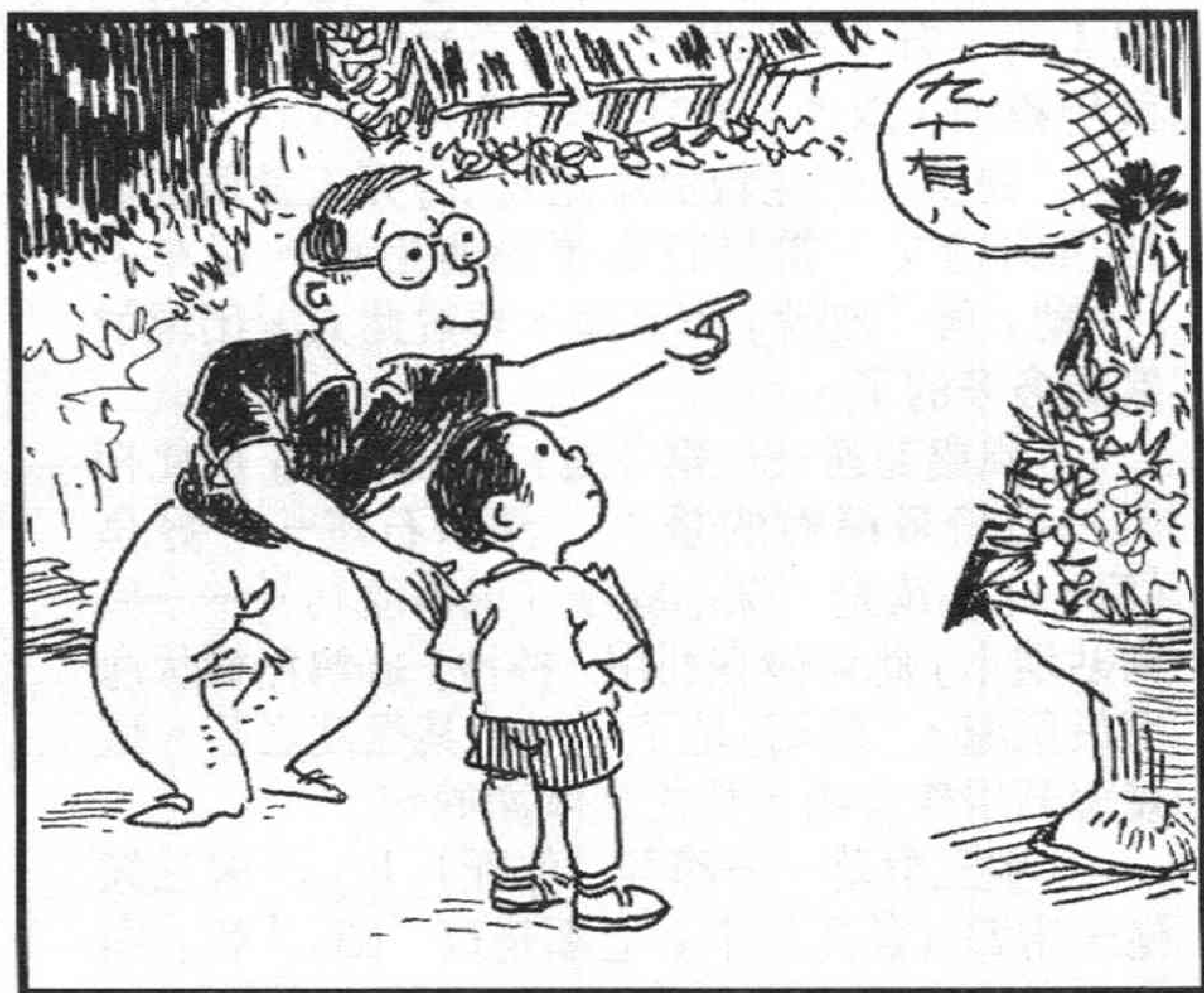
「阿聾送殯——唔聽你支死人笛」，不再盲從附和之類。

「抬棺材甩褲——失禮死人。」

「瓷器棺材——唔漏汁」，以嘲孤寒吝嗇到極的人，死也不會給人家一點好處。

「棺材裡伸手——死也要錢。」

「棺材老鼠——食死人」，就把那些四處呃飲騙食的人以喻那棺材中的老鼠，其含義不是「食個啲死人」而是「食死」「人哋」咩！


九十有八

罵人、咒人的歇後語

歇後語中，有不少借物喻意，暗裡罵人、咒人的。有人對你說了，而你也許懵然不知。故仍輯錄，以作資料存查好了。

「喪榜——見親佢就死人！」死人訃聞或做法事的榜文，當是有喪事始會出現。現在是「主動」與「被動」與互調，罵說此人一出現就麻煩多多的了。

「風颷芫茜——垂（衰）到貼地。」與此相似，但份量稍輕的是：「深水石斑——好魚（瘀）！」或是「深水撻沙（或稱龍利）——瘀到貼地！」此句妙在利用「撻沙」這類魚橫伏海底最低處，「貼晒」地了，以喻其程度之甚。這幾個若用作自嘲，往往是解圍妙句。

「張三對落——李死（你死）！」「宋三細佬—宋四（送死）！」這都是以「四」「死」同音來做文章。

「買水兜——碰到就流眼淚。」長子譎孫要為死者「擔旛買水」需做一種儀式而用的器皿，此物出現，當是有親人去世，以此喻流眼淚，則未免太過「黑心」了。


原來宋三是你阿哥吖？

生草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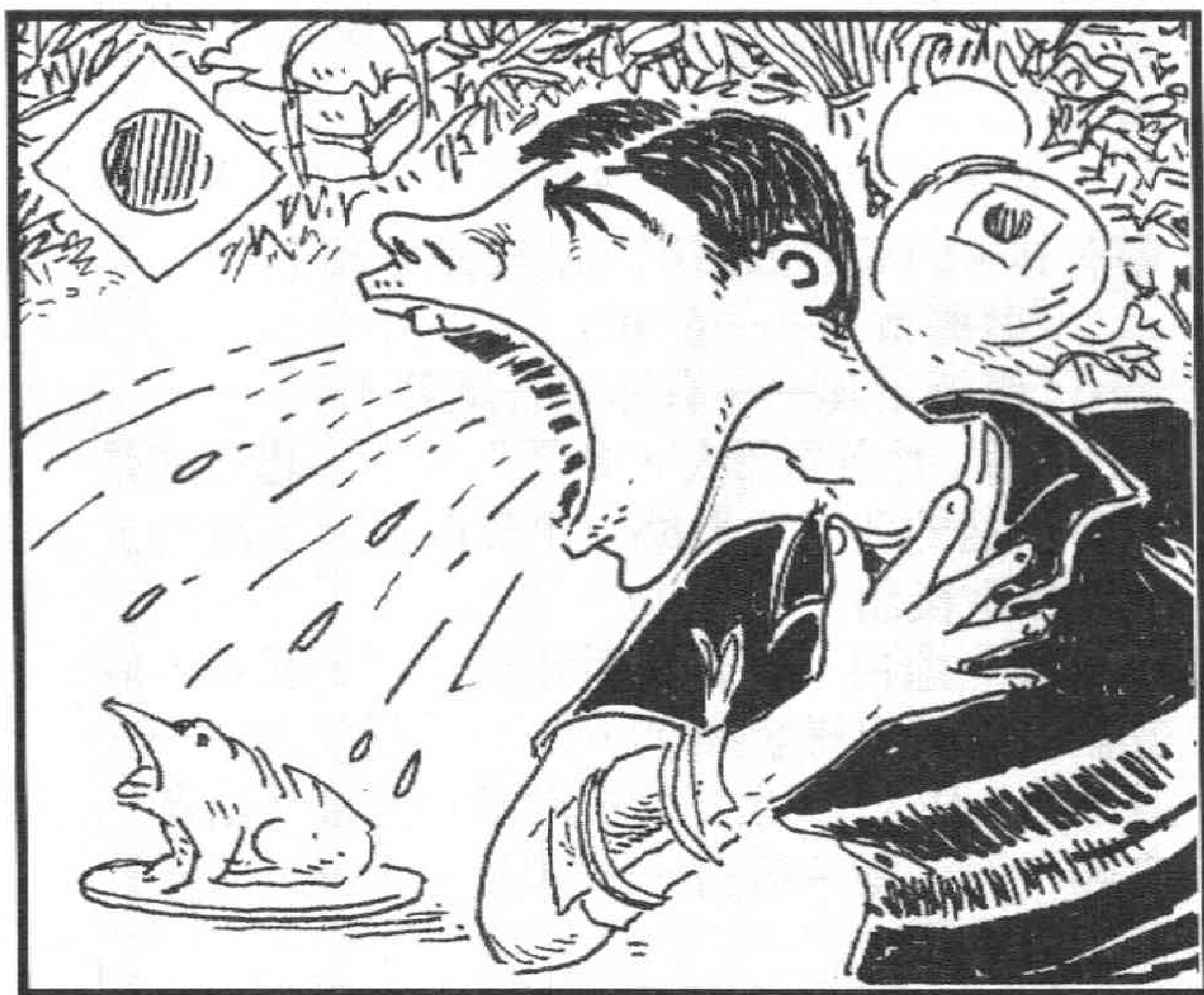
「生草藥——嗡（外敷之意，借音）得就嗡」——這裡的「嗡」，本指口水亂噴，說三道四之類，但上半部指的生草藥，有供食用，更常見的是外敷，而廣州話說「外敷」的，其音與「嗡」一樣，故借用了（帶貶意）。

生草藥是指常見於山林草叢的植物，識者採摘洗淨曬乾吹晾，可作藥用，如茅根、葛菜、火炭母、崩大碗、千斤拔、野芋頭、獨腳金、臭草、七葉一枝花……，什至配合某些民間驗方使用的偏門「藥」，如黃蜂竇、土鱉、田螺蝸之類。而著名的廣東涼茶，傳說亦係由一位街邊賣生草藥者所始創。

昔日本澳賣生草藥的在花王堂斜路，南京街市（現工人康樂館）後邊小巷及小城各處，都設有店鋪，個別的還有製膏藥，都是拔毒生肌、去瘀驅風之類，店前有藥葫蘆或蟾蜍等物件作飾物識別，如今，已不復見。只在某些街市外圍還有規模不大的生草藥檔。用生草藥「嗡」來敷治傷口，亦漸少見，不過這句廣東歇後語，仍一貫的沿用下來。

「佢正式係生草藥，嗡完就算，完全唔負責任，你信佢，咁就真係『張三對落一李（你）四（死）』咯！」

「開咁多『空頭支票』，係唔係『生草藥』嚟㗎？」



戲棚戲的歇後語

搭戲棚做大戲（廣東粵劇之類）是往昔民間活動一大盛事，若非神誕節日或地方鄉紳家有喜事而聘請戲班演戲，平日鮮有戲棚大戲可看。

看戲人在台下看了多年，亦「創作」出不少頗有神采的關於戲棚戲的歇後語，如：

「戲棚番鬼——聽殺」

「戲棚番兵——有頭威冇尾陣！」

「番」者指外邦人，多是入侵者。起初必是軍容威猛的殺來，最終一定失敗投降，故有上列兩個歇後語。

某些道白，帶有官話音調，台下聽者，借其諧音，又有得發揮了，如：「花旦道白——且（睬）住。」「大花臉叫阿媽—無錢（諧音）」之類。而「皇帝道白——寡人」卻與王老五意同，故借用。

「戲棚仔」指台上戲中出生的小娃娃，但可能落幕到下一場，已是十八廿二的少年郎了，如《玉兔會》，的「咬臍郎」；《潞安州》接着下來的「雙槍陸文龍」，所以有一句：「戲棚仔——快大」

「六國大封相一盡地出齊。」這個有謂演「六國大封相」真係全戲班出齊，因為角色太多。亦有喻作刀光劍影，開片廝殺，打到七彩之謂也。



聽到心噏

市道欠佳，聽了頗多有關的歇後語，輯錄如下：

「如斯景況，真是怎也想不到，直如『禾叉跌下井——叉（差）到底』了！

『爛船都有三斤釘，叫你借住的嚟頂住就要手擰頭，分明係『汽車唔上油——攞嚟推』嘅啫！」

「乜先生就醒目嘞，早早睇通個市，一於『揼地游水——夠晒穩陣』，依家佢仲保留大把實力㗎！」

「乜哥就淒涼咯，佢本來已係『水上浮萍——無根底』嘅，大起大落時還執番啲；如今要鬥韌力，佢點樣捱落去……。」

「捱咗咁耐，乜嘢『底』都清晒，呢回真係『阿雲洗鑊——裡裡外外都咁乾淨』咯！」

「又冇生意，又要應付日常開支，膊頭少的力都唔掂，只怕再係咁落去，變咗『落雨賣風爐——越擔越重』嘢！」

「唔好睇佢外表咁風光，實則無幾多『料』，好似『花被冚雞籠——外面好睇，裡面臭到死』！」

「唔係我呢隻斑鳩唔食米，唔係我想『死咕咕』㗎！而係冇『米』可食，一的生意都冇！」（原句係「斑鳩唔食米—死咕咕」）



吹打佬跌利市

市道欠佳，人們用錢不像往日那般「疏爽」了。影響所及，首當其衝的當係消費行業，正處低潮。因而對市道嘆息、埋怨之類的歇後語，也就不絕於耳了，如：

「濕水炮仗——死引（癮）、死火。」（全無希望，「響」不了！）

「三弦線——哪條緊就斷那條先。」（情況不妙者先崩塌下來。）

「老鼠撞着餓貓——想唔死都唔得。」（走投無路，全無方法可想。）

「暗渠無水——陰乾。（打開門口，生意全無，燈油火蠟，店伴人工，樣樣需財，份份照支，坐食山崩，點捱！）。」

「阿蘭嫁阿瑞——累鬥累。（鬥平鬥賤，平到X「蚊」一隻雞，X「蚊」一両蝦，連老行尊也搖頭嘆息。）」

「吹打佬跌利市——白掬（做）。」（成日收入都未夠交電費，真係白費氣力咯！）

「咁嘅環境，好心你就唔好咁『醃尖』，一於『騎牛搵馬——暫時撈住先』，有份好嘅才考慮轉工吧！」

「夾平夾賤賣出，豈不是變了『盲佬貼符——倒貼』！」

（「盲佬倒貼」也有喻女人給錢予男人用。）


利

白玉塗白漆——裝賤

「禾草冚珍珠」是廣東人人借喻一些人把自身財富遮瞞，向人擺出一副窮酸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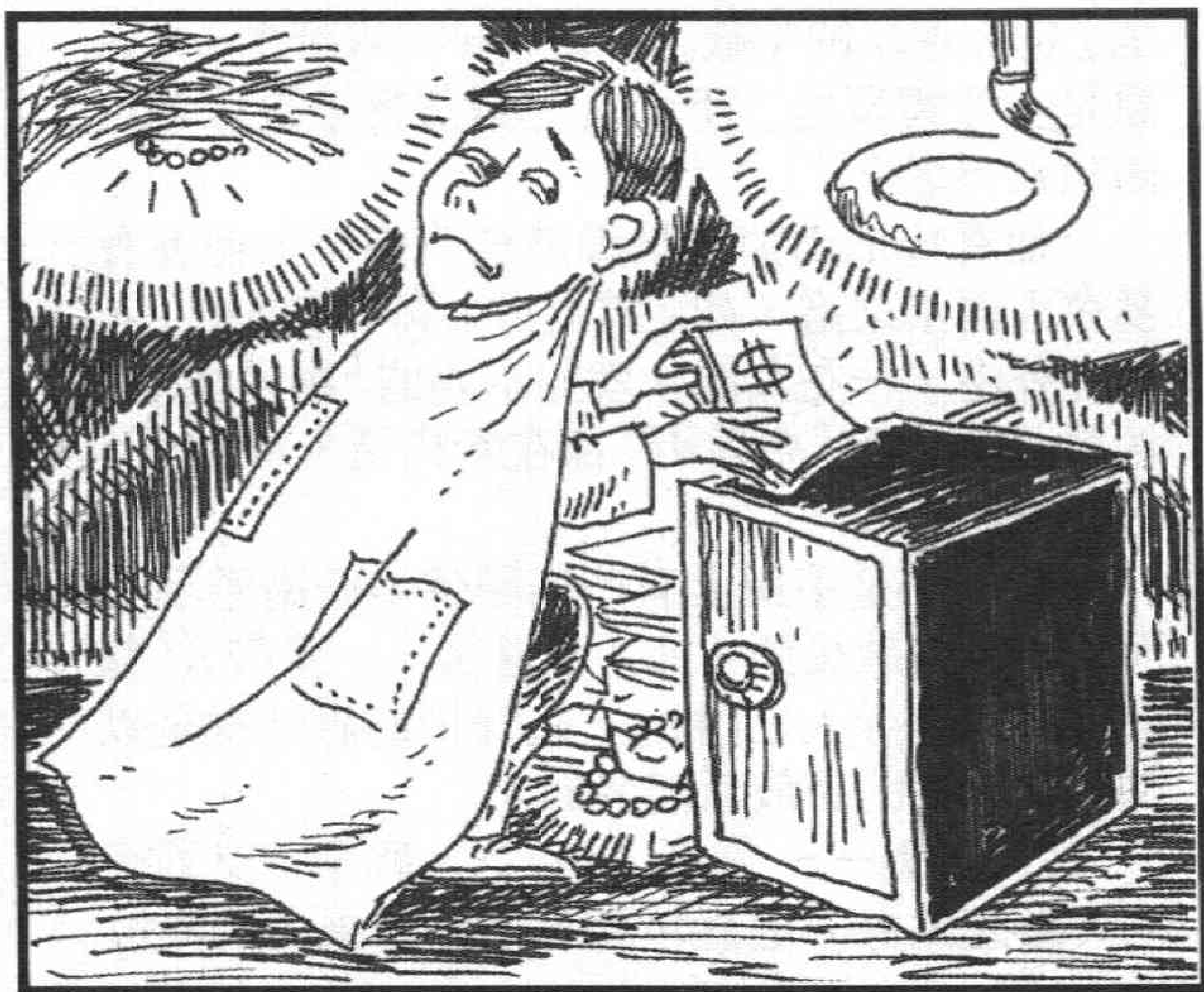
北方歇後語中有「玉上塗白漆——裝賤」句。

「禾草冚珍珠」有時確是可瞞天過海的，設若他幹的是五六千元薪金的工作，卻手戴「金勞」名錶，出入「平治」靚車，又無父蔭，如此招遙，豈非令人猜度？或者素來低調，生活習慣清淡閒逸，於某些炫耀財富的場合從不涉足，要作善舉也用上「有心人」之類作捐贈，人們對他有多少財富是心中無底，但肯定他是有錢人，於是笑贈「禾草冚珍珠」，含義還帶點褒意！

假若玉上塗漆，程度上自有不同。前者是不願「露」，後者是「露」了卻加偽裝，扮成低賤。假若這些財富一旦被人知悉，後者還會辯稱、推三搪四的……。嚴格來說，二者已不止限於程度上的差異了。

「你老兄近嚟頭頭順景，賺了不少銀紙，依然講日子難過，真係『白玉塗白漆』， 裝賤得咁緊要？」

「他苦兮兮的說生意難做，你可別信他的。他是『玉上塗白漆——裝賤』呢。先封了門口，好等你不好意思追討他欠的舊債呢！」



街名的歇後語

澳門有些街道名稱，會引人猜想。「賣草地」是否青草的集散地？新橋的「青草街」是否原是一片青草地？下環區的鹹魚街是否因曬製鹹魚而得名？

而鄰埠的街道名稱編擬稍有規律，但亦有易令人混淆之處，如「電器道」與「電氣道」，一在香港，一在九龍。就如本澳的「惠愛里」在沙梨頭區，而「惠愛街」卻在新橋區，實則「互不相干」。

說這，是手頭上有些因穗佛地區街道名稱而創出來的歇後語，如「靖遠街——整鼓（「整蠱」——作弄人之謂）」。這條街的店號就是以製造舞醒獅的獅鼓而出名的。

「天成路——靠紙（指）」，就像「交通燈——點紅點綠」之意，而那條路是紙類的集散地。

「麥欄街口——闊人（生堂）」，街口有藥堂，取其名字一半，「闊人」意指不加理會，或是「一於當睇唔到，聽唔到」之類。

隨著國內城市建設的迅速，這些因舊有街道特色而衍生出來的歇後語，已因舊環境的消失而越來越少人使用，即使說出來，聽着也很難聯想到它的含義。寫出來，是作個記錄，讀者多一些遐思、回憶而已。


听講你最叻就係"整鼓"！

話說「咪提」「借水」

與友人到夜店吃「宵夜」(順德人叫「夜宵」)侍者問吃點甚麼？於是點了骨煲、鮮蔬、枝竹之類。喝點甚麼？某君說：「要『咪提』！」

同來者一愕，還是筆者來解釋。說某君要的是蔗水。蓋因蔗水與「借水」同音，而廣東話中的「水」即是「錢」，「借水」即是向人借錢，忌諱者當是希望不要提及，於是東轉西拐的，「咪提」成了「蔗水」的代號——若認真點說，這可不是歇後語，反之，下列這個「咪提」還可以：「小公雞害嗓——不能再提（啼）了。」還有：

「天亮了，公雞才叫——白提（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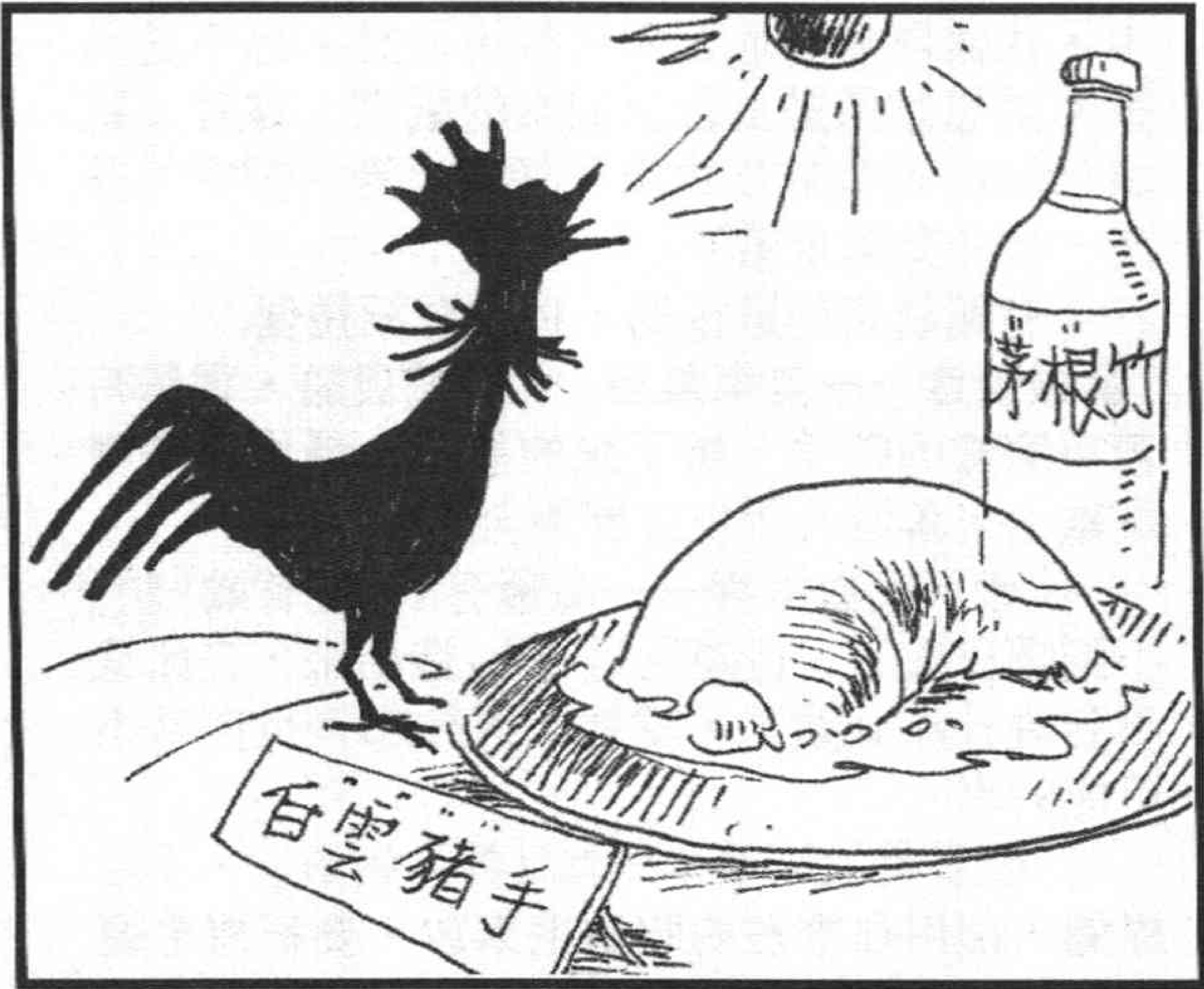
「不放醬油燒豬爪——白提（蹄）」

「白雲豬手——白提（蹄）」……。

「要他不要那麼嘈吵，影響別人工作？唉，看來你還是把氣留在肚裡『暖』着吧，都是『不落醬油燒豬腳』的呢！」

「我哋嗰位總經理，有佢自己嘅一套，表面的就講要聽聽大家的意見，到頭嚟又唔係『天光咗，公雞才叫』，唉，嘥咗你的口水喇！」

「你辛苦了多晚做的意見書，看來都似是『白雲豬手』了。」


茅根竹
白雲豬手

放紙鳶

紙鳶是兒童遊戲的珍物，但在城市生活中，找個理想的地方來玩玩這玩意，已不是易事。試想想那描上彩色圖案的紙鳶，靠着一條線（幼繩）而能在空中上下翱翔，飄呀飄呀的升高，該多有滿足感。

有關紙鳶的歇後語，這裡介紹幾個：

「斷線紙鳶——無牽無掛」，看是褒語，實是有苦自家知的暗喻。斷了線的紙鳶，最終還是墮跌塵土，落個骨折皮破屍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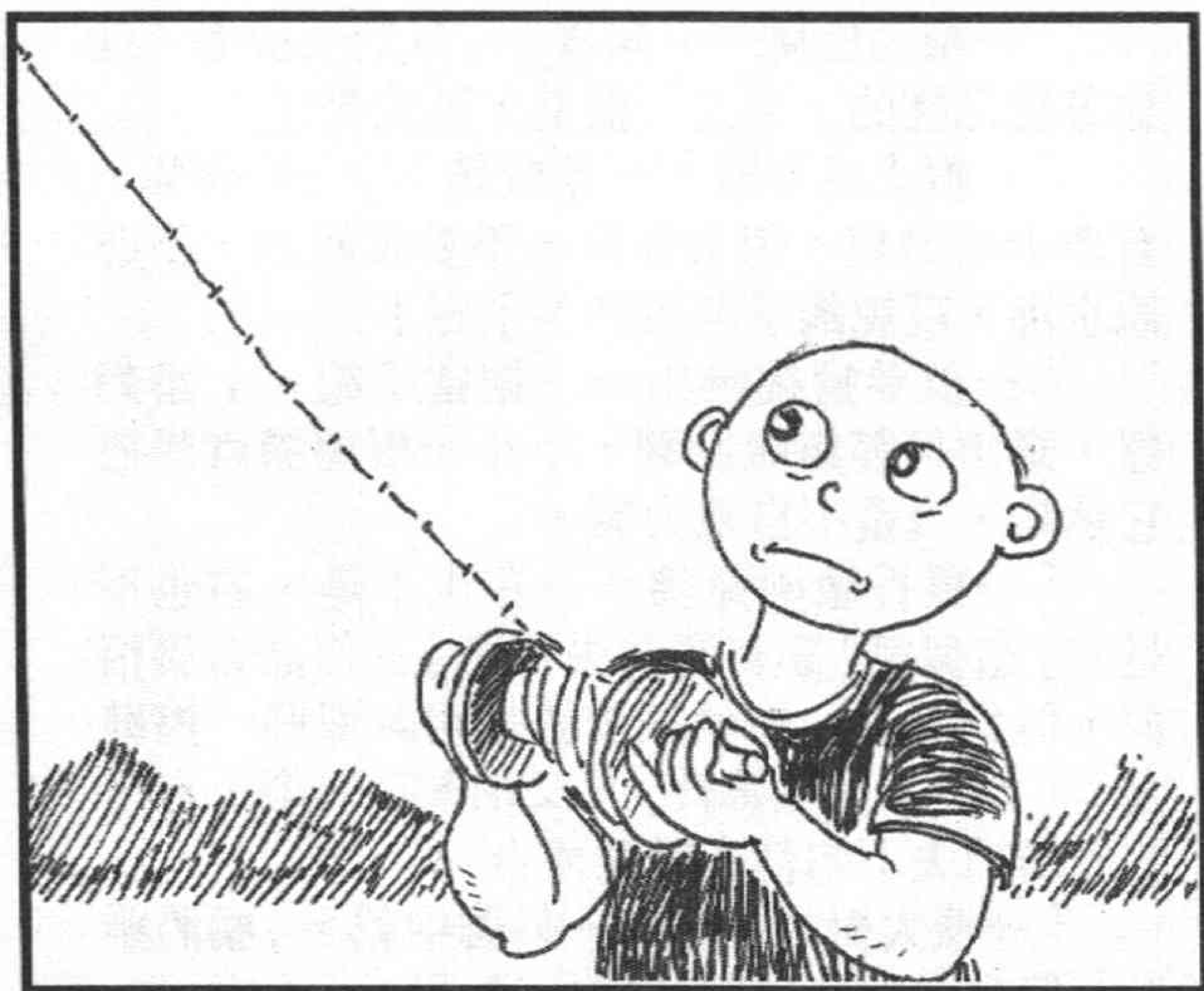
「床下底放紙鳶——高極有限」是譬喻「叻」不到哪兒去的，但顯見是「硬」造出來，在床底不要說升高紙鳶了，就連如何放起，也似是不可能的事。

「眼眉毛放紙鳶——駁（搏）到盡」，不用線繩，卻用那麼短的眼眉毛來放，要把眉毛連成一線，真的是要駁完又駁，搏到盡矣！

「嘿嘿，咁就閉埋雙眼咯，佢真係『斷線紙鳶——無牽無掛』咯！」

「咪睇佢『牙刷刷』咁，其實係『床底放紙鳶』，能有幾高就係人都睇到喇！」

「無法喇，唔係『眼眉毛放紙鳶』咁去搏，又點樣維持一家幾口呀！」



有關「一根……」的

今回說幾個「一根……」的歇後語

「一根毛搓繩——難成。」單是一根毛，任你怎扭怎搓的，仍是一根毛，難成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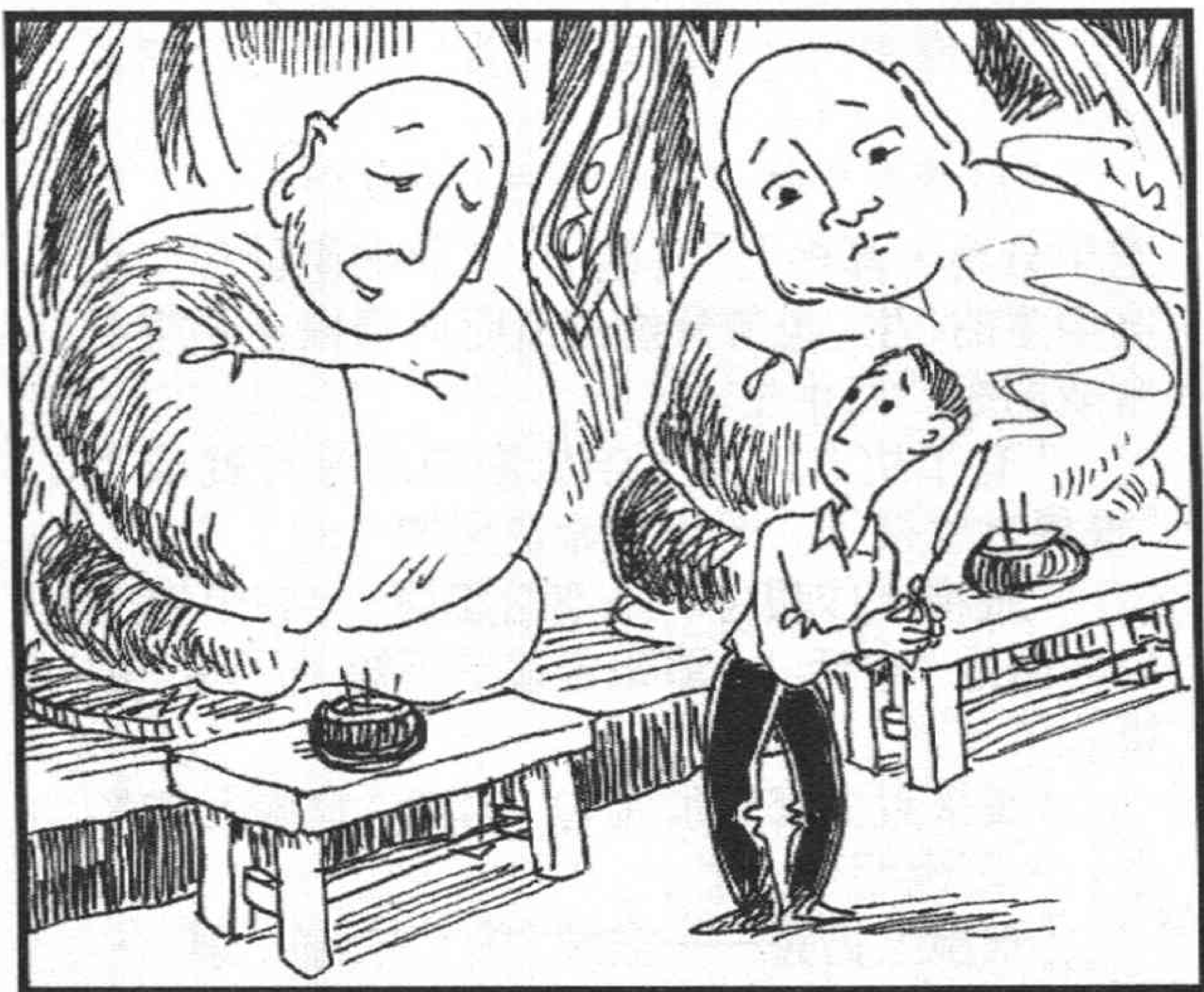
「一根火柴煮飯——難成熟。」一根火柴，有多少火力呢，用來煮飯，不要說飯熟，不要說水沸，就說鍋子熱也熱不了呢！

「一根扁擔挑泰山——擔當不起。」請想想，泰山何等巍峨壯觀，小小一根扁擔就想把它挑動，真是不自量力啊。

「一根香敬兩尊佛——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似與「順得哥情失嫂意」的俗語含義相似，但細味下，這個歇後語是明諷那些「擦鞋友」，本想「見風轉軚」，又怕前功盡廢，自己的巴結功夫不知使在哪兒才合。

「一棵大樹枯了心——外強中乾。」軀體雖大，但實內裡沒什麼「貨」了。

「一棍棍子打在鴨屁股上——刮刮（呱呱）叫。」與「鴨子上架」合義一樣，但句子過長，較少人用。



飛機上作報告

坐在飛機上，想起有關飛機的歇後語。

「飛機着火——銷魂(燒雲)」，前已介紹過了。

「飛機上生孩子——高產(或高中生)」，高空中分娩，算得上「高產」，以此喻產量高；而高中生的「生」也借分娩生產而與飛機在高空中合成詞組「高中生」

「有了這套設備，咱們廠的產量可就成了『飛機上生孩子』，肯定產量是標升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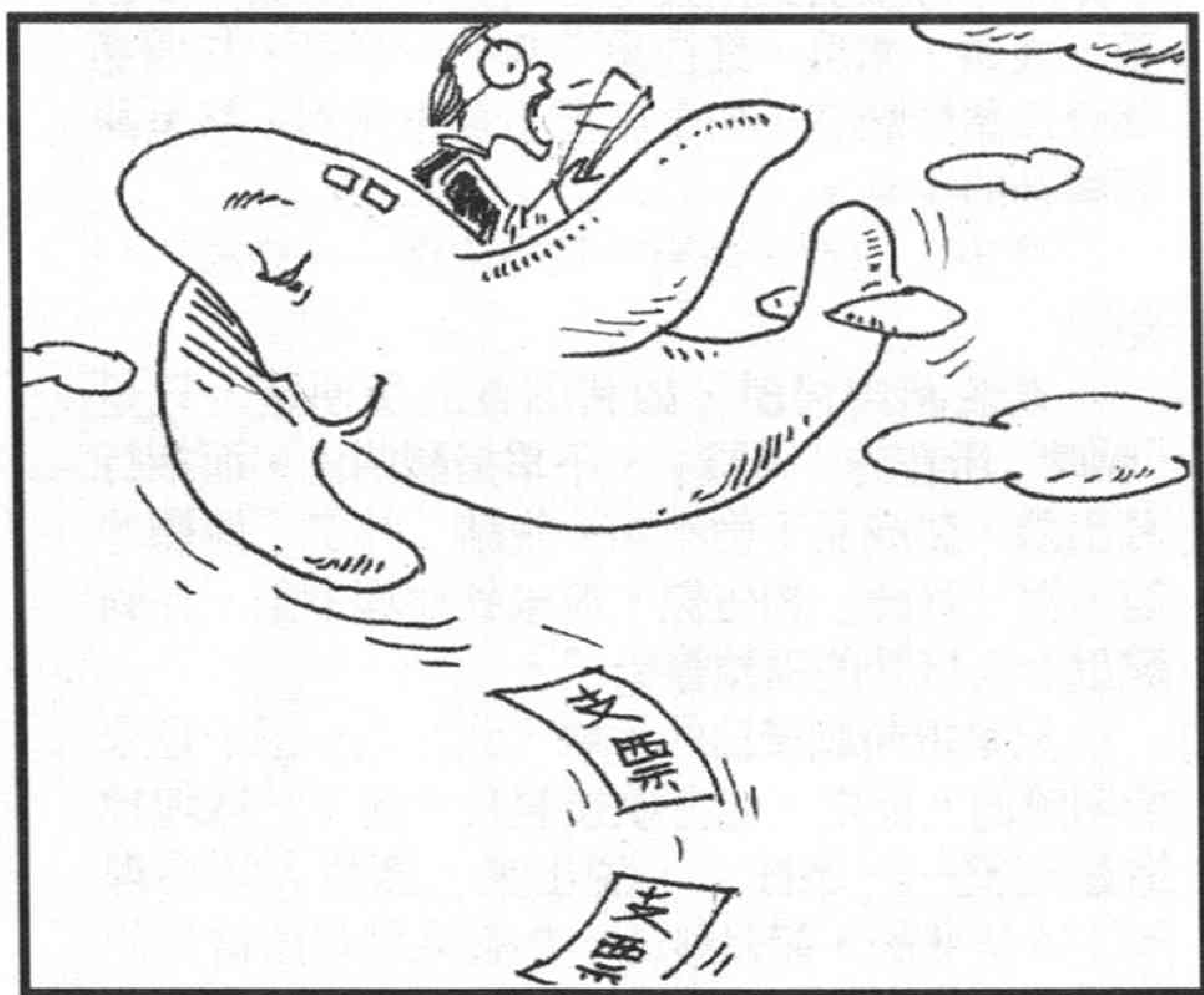
「飛機上作報告——空話連篇」，在飛機上説的話是「空話」，那報告當是不短，那就「連篇」了。

「説來説去都是那幾句，真是『飛機上作報告』，悶也悶死人了！」

「飛機上扔錢——空頭(投)支(紙)票」，當然，若撒的是一角五分的硬幣，那就可以變成「滿天星斗(「斗零」是廣東人對五分錢的別稱)」了！

「哎吔，他最拿手的是『飛機上扔錢』，你快去銀行，看看那張支票能否兑現吧！」

「飛機上扔炸彈——抬高自己，打擊別人」，這個歇後語較新。



支票
支票

「肉酸」與「寒酸」

小時見街頭有專售醃製甜鹹清淡果品瓜菜的小車子，每類貨式用直身圓筒玻璃瓶盛載，如酸薑、蕎頭、木瓜、紅白蘿蔔條……等等，其成品部分以醋酸醃製，如今席前小食也見到，都是開胃醒神的美食。

廣東人的歇後語有「豬肉浸醋——肉酸」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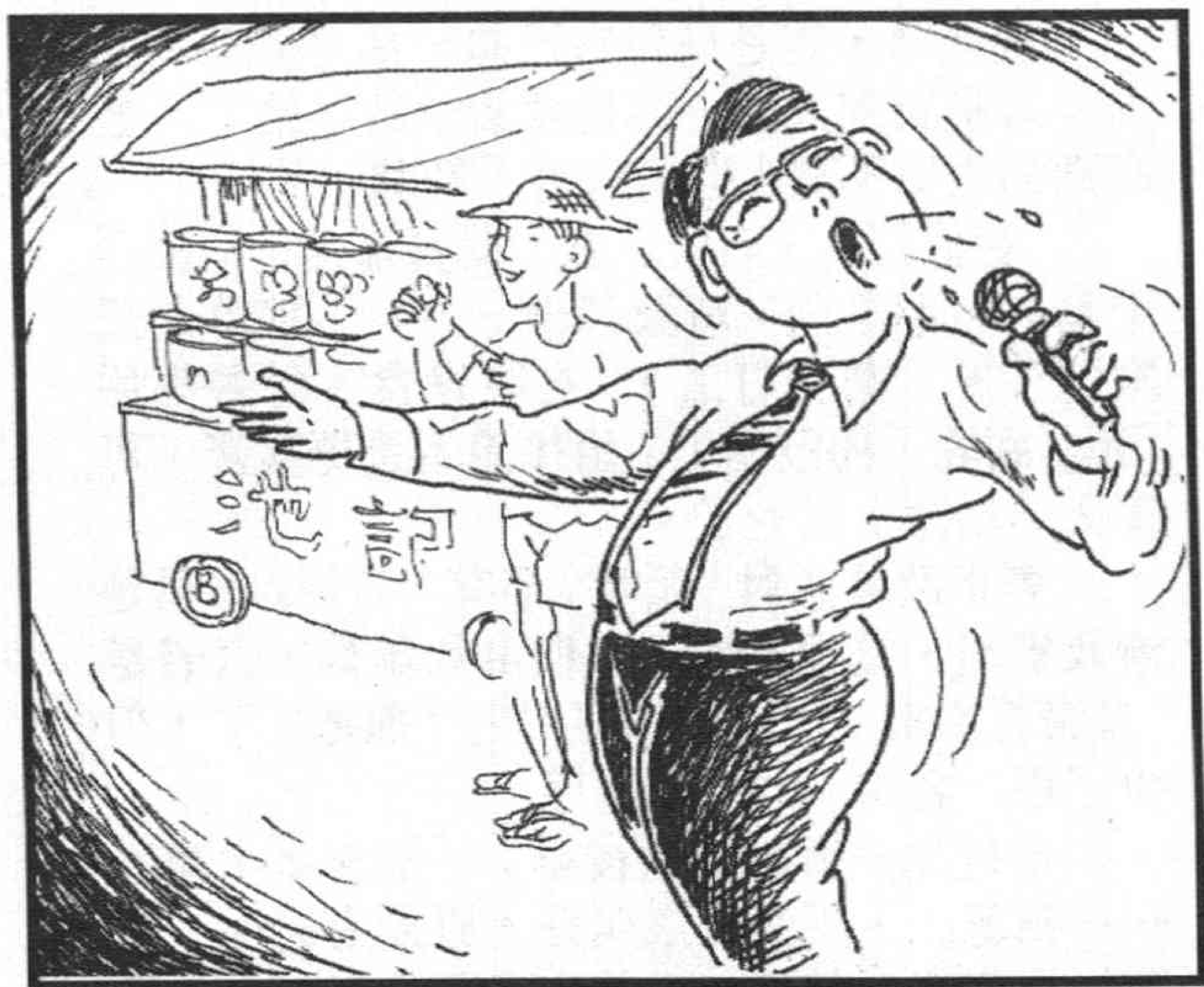
若說豬肉浸醋，如豬腳薑的類便是，只是「點晴」所在的「肉酸」，不單指酸的肉，而指行藏出醜，製成品不倫不類，說話「核突」難聽等等，與「骨痺」相仿似，雖未到最壞最差，亦到難以令人接受的那類等級了。

只是這句歇後語的比喻，北方人一下子是未能明瞭的。反之，北方歇後語有一句：「冰塊掉進醋缸裡——寒酸」，說出來，廣東人卻易理解：冰是寒的，醋是酸的，加起來就理所當然的成「寒酸」了。

「這份臃腫身材，還穿那坦胸露背的奇裝，只會使人想起『豬肉浸醋——肉酸』死了！」

「他的歌喉本不算好，糟糕的是每次拿着咪都說一大套假謙虛的說話，最慘的是開腔了，再加上那挺胸凸肚的模樣，難怪人家說他是在炮製着『豬肉浸醋』了。」

「那些宴會是人家擺示闊氣、炫耀財富的地方，我們這些窮措大去了，只會像『冰塊掉進醋缸裡』，自己感到寒酸哩！」


池記

「孤寒」與「刻薄」

「孤寒」是「吝嗇」這個詞語的廣東話版本。

說孤寒，若是只對自己的，那可笑指為節儉；若是對別人的，則是應給予的不給予，連起碼的也做不到，這可說是「刻薄」。

「替他打工，冇啖好食，餐餐都係食菜脯蒸肥豬肉、平價魚、清滾菜湯⋯⋯。」這算是孤寒的了。「替他打工， 冇啖好食，餐餐都係『篤』腐乳、撈豉油！」這比前者是更厲害，可算入「刻薄」之列了。

廣東歇後語對「孤寒」早有「名句」，只是涉及猥瑣，這裡不提了。但由此聯繫，假若是「皇帝打冷震」，歇後語可用上「孤寒」了，但少了那「名句」的抵死蠱惑。

最近見一新創的歇後語：「三夾板上雕花——刻薄」，不禁為之叫好。原創者能從「刻薄」這個詞反其意，去想在薄薄的三夾板上雕花，稍刻深些也不行，只好刻得薄些，「刻薄」一詞就出來了！

「聽說這個老闆最擅長於『三夾 板上雕花』，你在他公司做事，要有心理準備！」

「以一般世俗眼光看，做繼室對前妻的子女多是『三夾板上雕花』的，但秋芬卻不同⋯⋯。」



芋頭點糖食

以食物為喻的歇後語，多是主觀借用這類食物的特點，「混合」了去譬喻某類人物動態，很有可能是不能烹調，更說不上入口了。

「白糖炒苦瓜——同甘共苦。」

試想想，炒苦瓜時加入白糖，苦瓜就有甜味，而糖粒又滲透出苦瓜的甘涼，以此比喻同生共患難的真情，是笑中有情的了。

「芋頭點糖——心淡。」

芋頭蘸糖，糖只黐在外層，芋心仍是淡的。「心淡」，語帶雙關，形容心灰意冷或對某類人的言行反感，不像昔日那般熱情對待了。

「瞧他對工作了幾十年老職工的險惡手段，我們真是『芋頭點糖』，『心淡』極了！」

「鯪魚炒飯——唔食餓死，食又哽死。」

鯪魚多骨，用牠炒飯，不吃會肚餓，吃嗎又怕哽着，是進退兩難呀！

「涼瓜煮鴨——苦過『弟弟』。」

「弟弟」，鴨的另一種稱號。原意是苦上加苦之意。

此外，前曾說過「豬肉浸醋一肉酸」，這裡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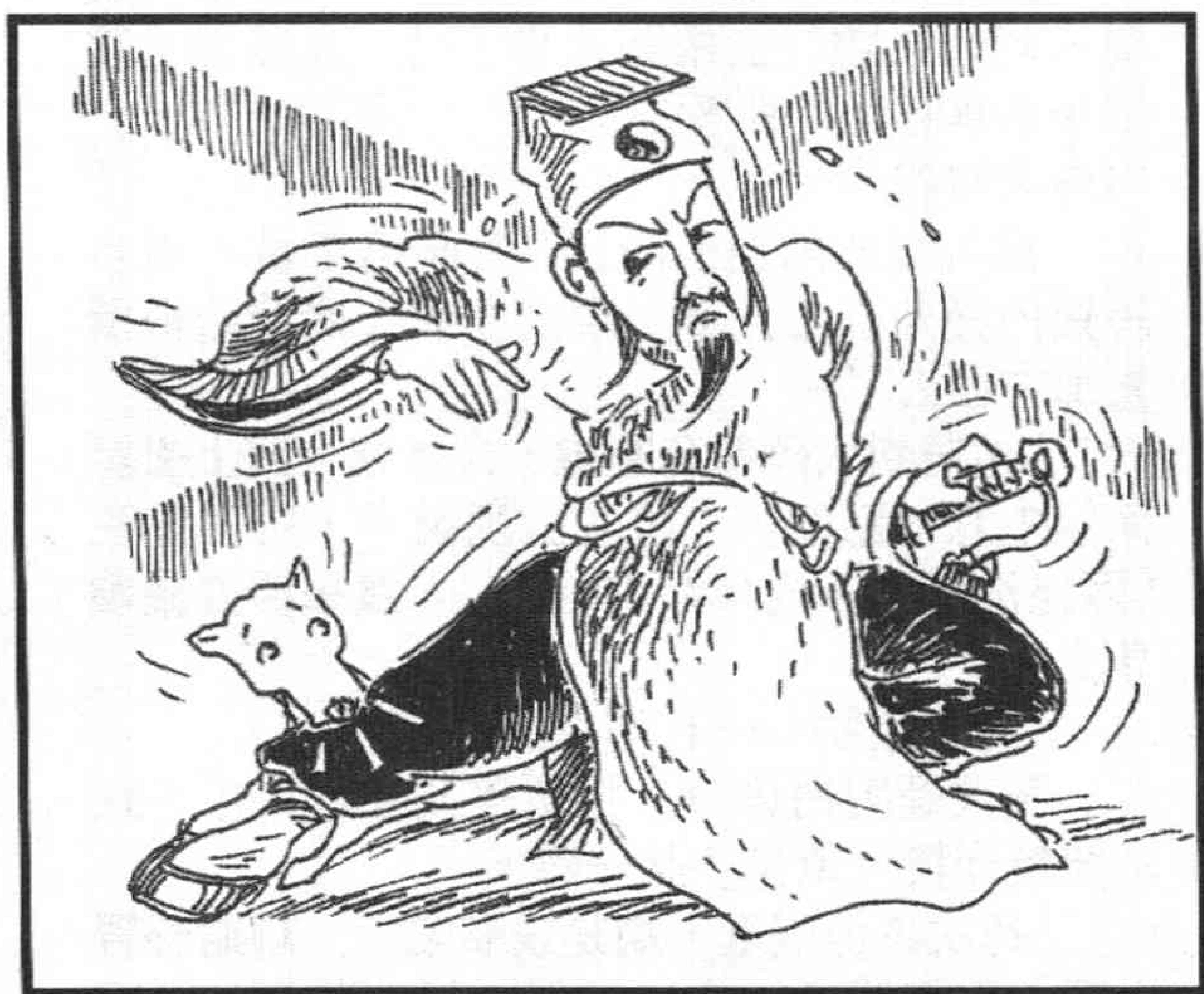


苟杳（狗咬）呂洞賓

傳說呂洞賓本是唐朝河中府人，他兩次應試落第後，便把全副精力、財力去支持貧窮的結義兄弟苟杳，就希望苟杳能得功名。一次，苟杳向呂洞賓提出要和一美女結婚，央求呂洞賓成全。呂屢勸也無法改變苟的主意，便提議洞房時，呂先與新娘子住三夜……。苟杳不忍丟了這門親事，忍淚答應了……。第四夜，苟杳來到新房，才知道呂洞賓一連三夜均在燈下苦讀，才醒悟呂洞賓怕他貪歡，忘了讀書，夫妻商議誓報此恩德。後來苟杳果是金榜題名，高興地當官去了。

八年後，呂的家園遭祝融光顧而破產，呂幾經周折才找到苟杳，但苟卻不談幫助之事，只讓呂住了十多天便讓他走了。呂洞賓不禁在路上又氣又惱，幸得一位路人襄助才有盤川回家。回到家裡，卻見原先的頹瓦敗已建成新房，家裡正開喪致祭呂洞賓，大廳一副棺木正正放着……。呂洞賓打開一看，卻原來滿棺都是金銀珠寶，上有紙幅寫著：「苟杳不是負心郎，路送銀，家蓋屋，你讓我妻守空房，我讓你妻哭斷腸。」始如夢初醒，續後兩家來往，倍加親熱。後人訛傳卻成了「狗咬呂洞賓」了！

亦有說此歇後語與何仙姑有關，但其含義都是怪錯好人。



「阿乜」之類歇後語（一）

廣東的歇後語中，常有某些人物簡稱（阿蘭、阿超之類）去做某件事，借以比喻的。實則未必真有其人其事的。例如：「阿昆洗鑊——內外都咁乾淨。」

據說有個阿昆，洗鍋時連鍋底都洗，還自誇鑊內鑊外都咁乾淨。現則多喻作賭徒輸得清光那方面去了。

「估唔到大陸都有賭檔，大哥強今回上去話係傾生意，點知畀人拉咗去玩幾手，咁就變咗『阿昆洗鑊——內外都咁乾淨』，幾乎要揾錢贖身！」

「阿茂整餅——冇嗰樣整嗰樣。」

阿茂是製餅師傅，技術差又愛玩花樣，以喻裝模作樣，或是多此一舉。

「每次請佢唱歌，總是說喉嚨痛、剛剛感冒之類，例牌假意推搪，成個『阿茂整餅』咁嘅『款』，其實佢心都唔知幾想『演嘢』！」

「阿崩養狗——轉性。」

有個崩口的人，平素虐待狗隻，突然竟學人養狗，呵護備至。用以譏笑別人突然改變了個性。

「『老細』請我哋食西餅？乜突然咁好心，唔通真係『阿崩養狗——轉咗性』？」



「阿乜」之類歇後語（二）

「阿超採耳——慢慢你就知。」

話說理髮師傅阿超替客人採耳（挖除耳垢的一門技術）時，讓顧客坐在一條長板凳的一端。有問，為什麼要這樣坐？答道：「慢慢你就知。」原來是阿超的採耳技術極差，弄痛了顧客，令顧客不停的向長凳的另一端移動，等到採耳完畢，顧客也就從板凳的這一頭「坐」到那一頭了。

「呢個肥『老細』對住你咪咪嘴咁笑，你咪以為佢好『人事』呀！正如『阿超採耳』，慢慢你就知佢的陰濕手段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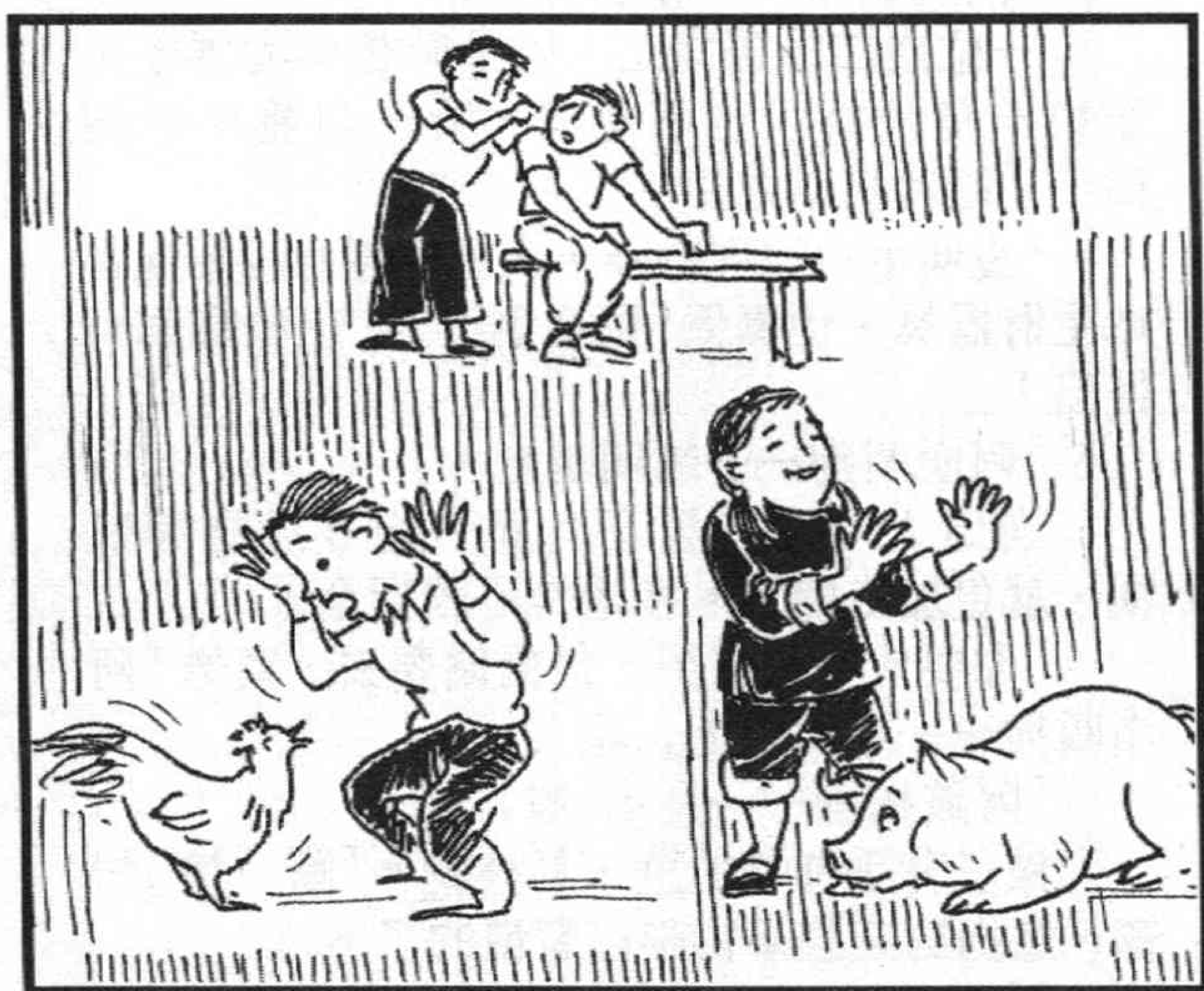
「阿蘭賣豬—— 一百唔賣賣八十。」
蠢鈍的阿蘭到市場賣豬，人家出價一百，她偏偏只收八十。譏笑人家愚笨，專做一些令自己吃虧的事。

「唉——樓價好時，又唔捨得放；到現在，樓價跌了，又需要錢周轉，結果『夾平夾賤』賣咗，真係『阿蘭賣豬』，自己衰囉！」

「阿聾養雞——啼（提）都唔啼（提）。」

聾子聽不見雞啼，以為他養的雞不會啼。「啼」、「提」同音，借喻不敢提及。

「他向你借錢時，說得如何好聽。如今，錢借給他這麼長時間，他卻是『阿聾養雞』，可沒有提到什麼時候歸還呢！」



「阿乜」之類歇後語（三）

「阿崩劏羊——咩都冇得咩。」

一位崩口的屠宰工，宰羊時把羊嘴綁牢；結果羊隻臨終了也不能叫一聲，以喻難以開口，「暗啞抵」之類。

「鬼叫佢自己理虧咩，人家有證有據要攞番啲生財器具，佢真係『阿崩劏羊』，一粒聲都冇得出！」

「阿崩叫狗——越叫越走。」

崩口人叫狗，發音有異，狗隻以為嚇唬牠，就更加走開了。多喻作不聽指令。

「你要他不出夜街，他偏偏要去，真像『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呢！」

「阿跛托蔗——長蹪(慣)。」

跛子背重甸甸的蔗，易摔倒。「蹪」「慣」同音，意指對某些事物早已習慣的了。

「阿六捉蛤——焗住。」

鄉下人阿六捉青蛙，用燈光近距離照著，蛙即不動，任從捕捉。「焗住」喻被逼做一些本不願做的事。而另一個相類似的「阿超著褲」，含喻與「阿六捉蛤」差不多，但若剖析其來處，則是粗俗野話了。

「本來真不想上去同佢講，但係個個都唔敢上，唯有由我呢個卒仔做一回『阿六捉蛤』，焗住上喇！」



「阿乜」之類歇後語（四）

「阿蘭嫁阿瑞——累鬥累。」

有說，這個阿蘭是代父從軍的颯爽英雌花木蘭，而那個阿瑞卻是《西廂記》中的張君瑞；兩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性格各異，硬把他們「拼湊」一起，難怪有相互牽累的感受了。

「大家鬥減價，又說什麼送巨獎，連本錢也賺不回來，這樣下去，豈不是『阿蘭嫁阿瑞』？」

「阿崩賣大頭魚——好噏唔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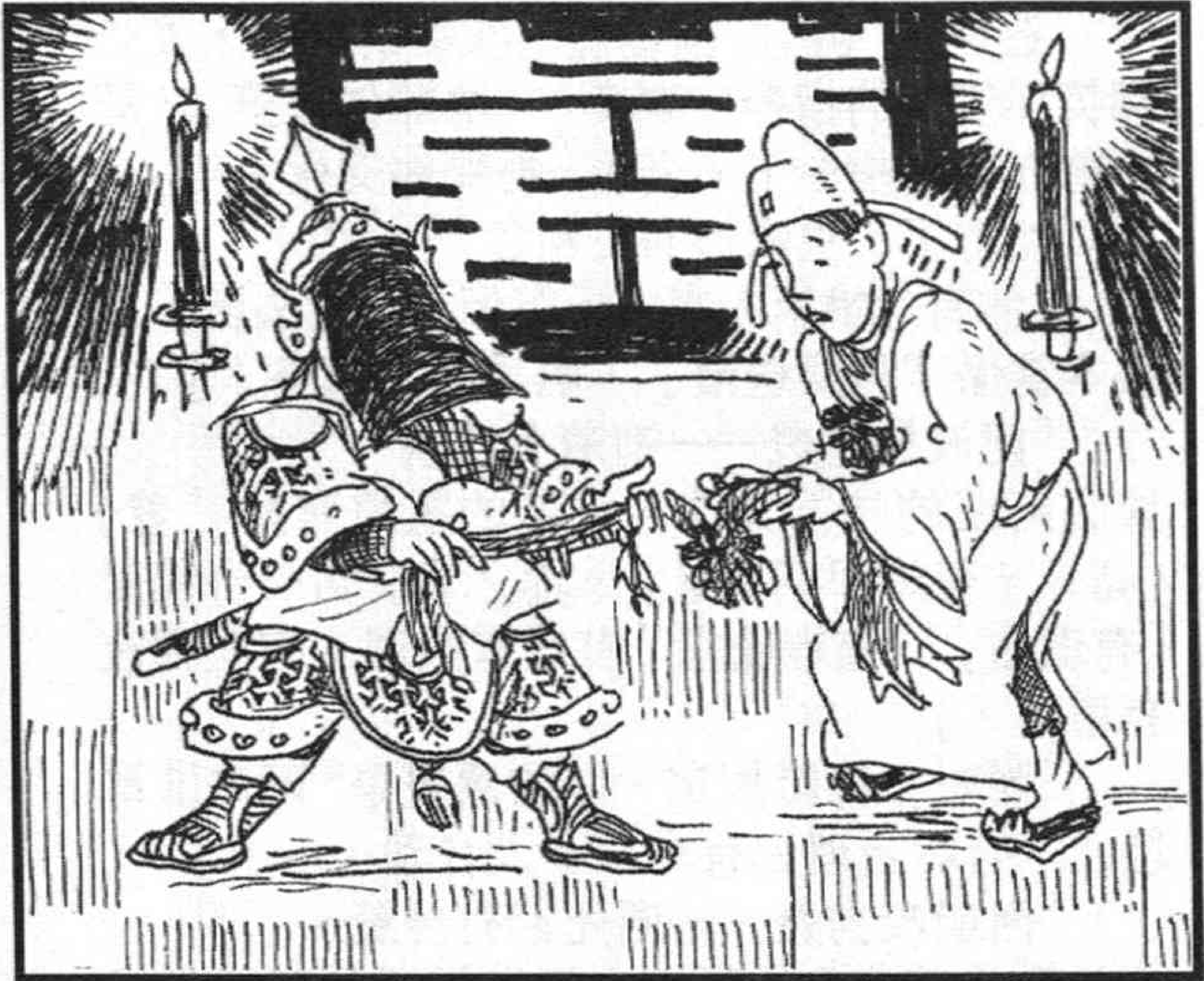
賣魚的阿崩正向顧客推銷他的活魚，豈料那時的魚卻不開口；待顧客以為是死魚而走開，那活魚又再開口。以喻在不適當時候亂說話；也可用於責備人說不吉利的說話。噏，說話。與「正式生草藥——噏（借音，外敷之意）得就噏」有點相似。

「好心喇，明知佢身體唔好，你就唔好係佢面前講佢老公『包二奶』嘅嘢喇，正式『阿崩賣大頭魚——好噏唔噏』！」

「阿聾燒炮（仗）——散晒。」

聾子燒炮仗，聽不見響聲，只見炮仗散開了。

「昔日齊心合力幹的情景已不再出現了，現在的局面可說是『阿聾燒炮——散晒』了！」



「阿乜」之類歇後語（五）

「阿聾送殯——唔聽你支笛。」

這裡的「笛」是指殯禮中吹響的嗩吶，實是嘲笑那無能的指揮、調度。「唔聽你支笛」，即不聽你那套指令了。若用「唔聽你支死人笛」，語氣加重了，也顯得有點粗魯了。

「你有你講話去東，佢有佢自己行去西，佢根本當係『阿聾送殯』，唔再聽你講咯！」

「阿波裝電燈——有着有唔着。」

據説阿波的技術欠佳，安裝的電燈有些「着」（亮），有的卻不「着」。而「着」另一含義是「有理由」，這裡喻指「有些有道理，有些卻沒有道理。」

「睇咁多條新規定，總的感覺是『阿波裝電燈』，有啲合理，有啲卻不大合理……。」

「阿崩咬狗蝨——唔死都有排驚。」

從前某些人的陋習，從衣被或什麼地方捉到蝨子，要放到口中咬死。若是碰上崩口（牙）的人，狗蝨也許有幸逃出生天，但「心」有餘悸——如今這類惡習已不再見，只是還是有人經常引用。

另外，前曾介紹過的「阿駝行路——舂舂（中中）地。」；「阿駝賣蝦米——大家都唔掂。」，這裡不贅了。



數字歇後語（一）

以有關數字作歇後語的不少，這裡介紹一二。

「十一人食一分煙——冇釐癮。」

十一個人合抽一分煙（鴉片），一分有十釐，但由十一個人來抽，每人連一釐也分不到。「冇釐癮」是指抽一釐煙的癮頭也不夠，意指沒趣味，難以頂癮。

「只得一部機畀人玩，卻有百幾人排隊，咁搞法，真係『十一個人食一分煙——冇釐癮』咯！」

「十匹布做一床被裡——好大嘅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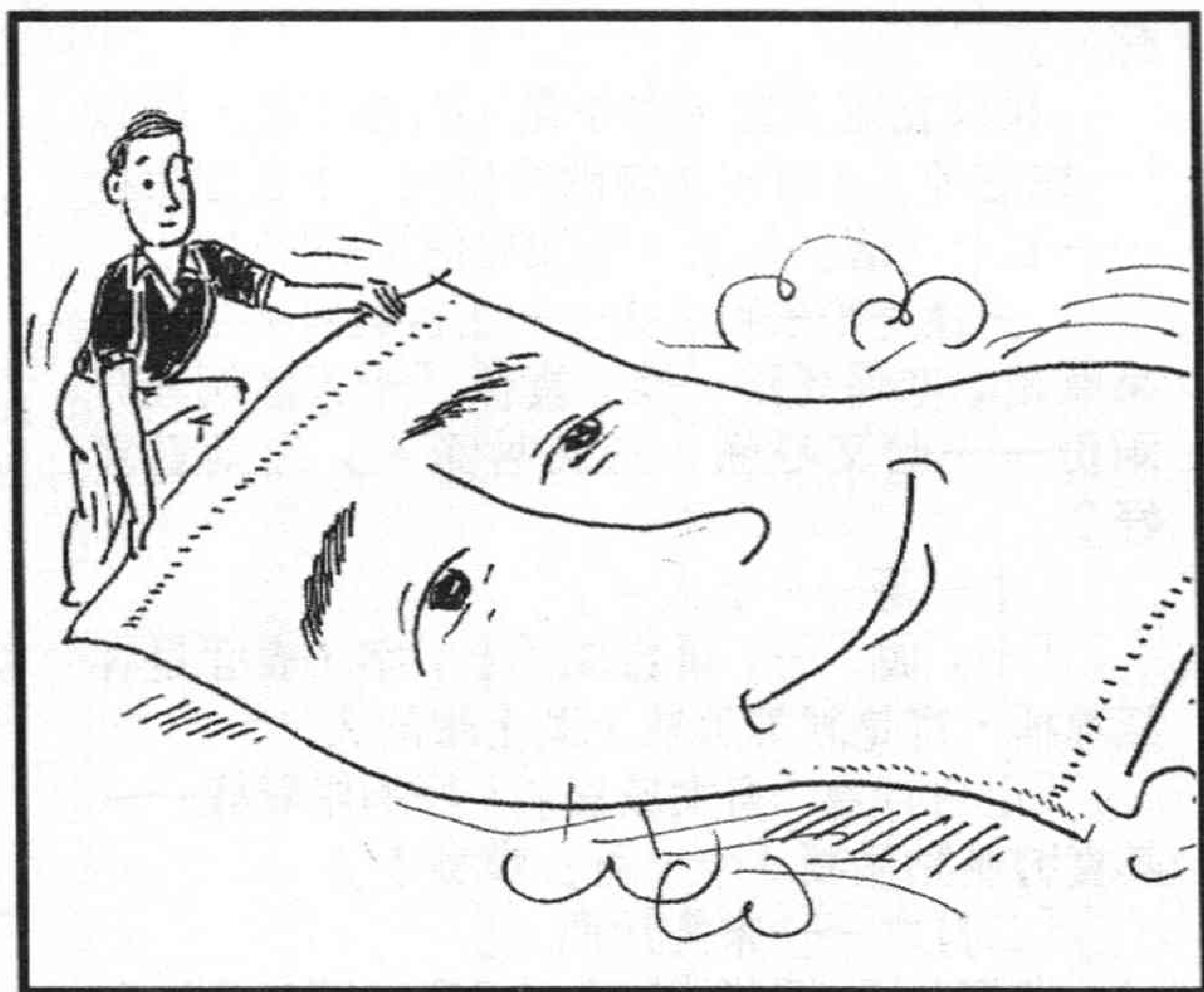
一床被裡，用到十匹布之多，它的被面肯定是很大的。「好大嘅面子」一語雙關，實是指那人有地位，有頭有面，很多人都要買個人情——也有說，這是「江湖地位」云云。

「嘩——咁難搞嘅事，你老哥三兩下（很快）就搞掂咗（弄妥），睇嚟你老哥真係『十匹布做一床被裡——好大嘅面子』嗜！」

「一三五七九——冇雙（傷）。」

這全是單數，沒有雙數。「雙」「傷」同音，意指不礙事，沒有甚麼損害。

「呢單工程你鍾意（喜歡）做即管攞去做，在我嚟講，絕對係『一三五七九——冇雙（傷）』嘅！」



數字歇後語（二）

「十五個銅錢分兩份——七又唔係，八又唔係。」

難以立定主意，左不是，右亦不是，難以「一槌定音」。這與北方歇後語的「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相似，不知如何是好呢！

「去還是唔去呢？去——凶吉難料；唔去，呆喺呢處亦係死路一條，真係『十五個銅錢分兩份——七又唔係，八又唔係。』你話點算好？」

「十一哥——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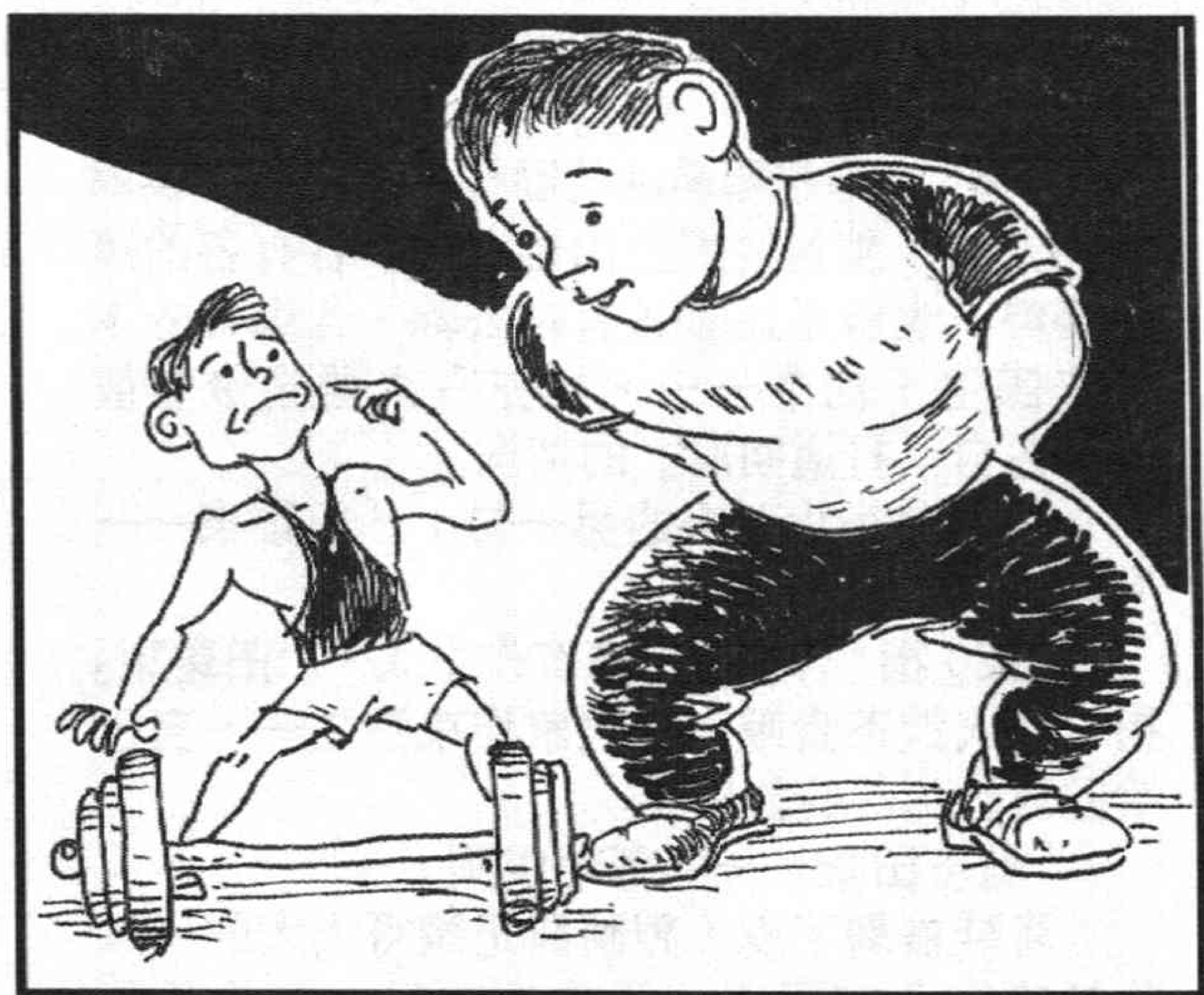
「十」與「一」拼合成「土」字，表面是客氣尊稱，實是謔笑那些土頭土腦的人。

「佢自以為『高大威猛』，好醒咁嘅樣——其實胸無點墨嘅『十一哥』嚟㗎！」

「二打六——未夠斤両。」

這個「打」是指「加上」之意，即二両加上六両，距離一斤的份量還遠呢，以喻人家資歷未夠，經驗能力還未足夠擔當某件工作。

「咪以為對方幾個係『二打六』呀！佢哋都喺國內一些省、市隊的代表嚟㗎！」



田雞走了

廣東粥品中有「田雞粥」，嗜者喜其清甜。

田雞，即青蛙，但廣東人多叫作「田雞」。

「田雞過河——各有各撐」。

「撐」本指蹬腿游泳的動作，這裡引申為解決的方法。整句說那些田雞過河，各有各的蹬水姿勢，也就是比喻各有各去幹，各靠各的本領去謀生、創業……。近亦有人譬喻聚會散了，各自「打道回府」的情況。

由上句衍化而來的另一句：「田雞東——各自付錢」。

「東」指「作東」，請客作主人。「田雞東」指一班人飲茶食飯，由大家作東道主——自己給回自己那份的款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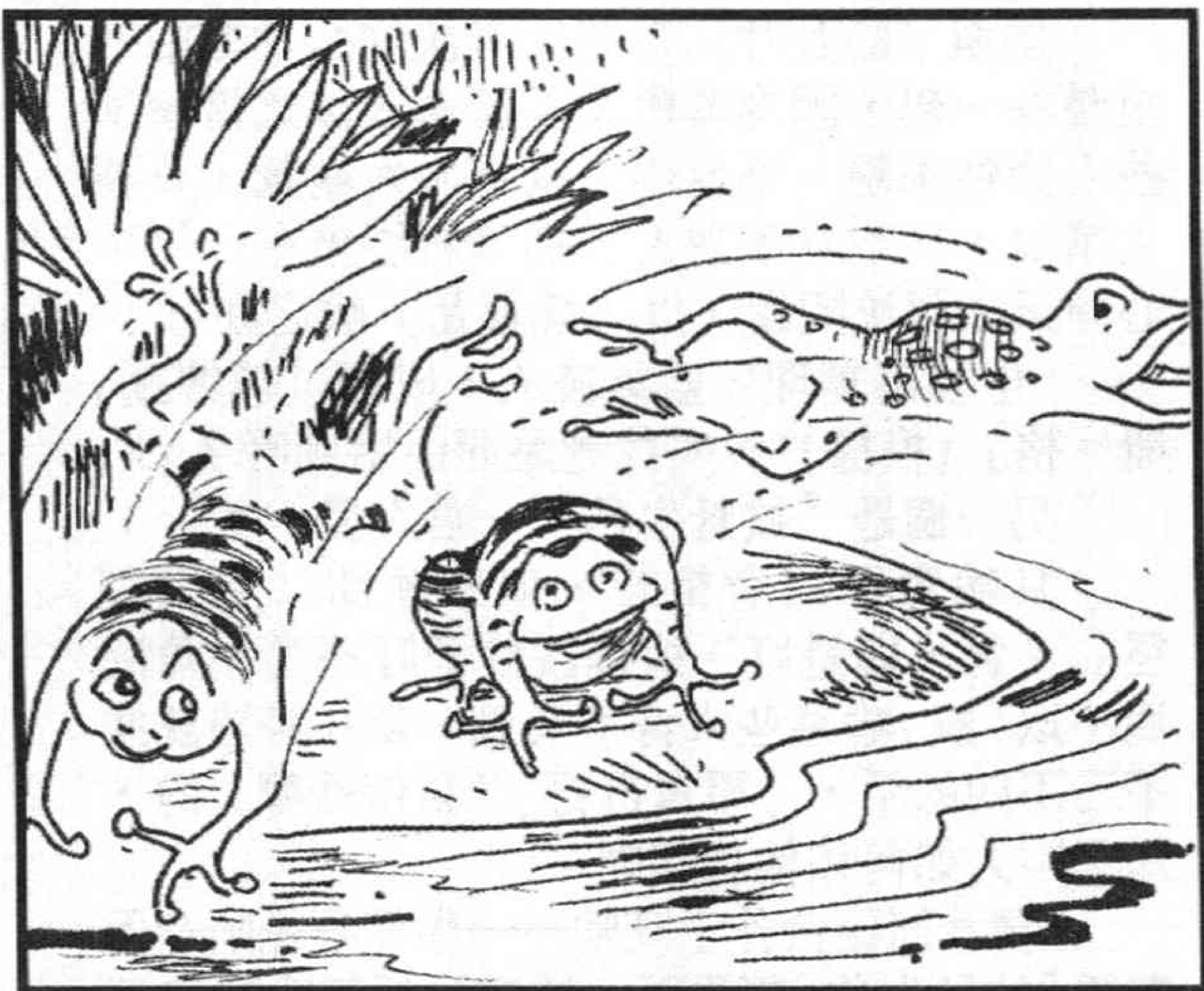
「劏皮田雞——死都唔眼閉」。

青蛙被劏了皮，眼睛還是瞪得大大的。以此借喻內心有冤屈，死也不瞑目，怎也不甘心！

「公司結束了，大家食埋餐就『田雞過河——各有各撐』，他日山水有相逢，再做翻『拍檔』都唔定！」

「你以為佢出錢請我哋食飯呀！我哋係『田雞東』，自己俾番自己嗰份㗎！」

「被人冤枉，仲叫我忍吓讓吓，慢慢就會唔記得咯喎，咁咪即係叫我做『劏皮田雞』！」



「話不投機」

「燒壞瓦——唔入疊。」

燒壞了的瓦片，很難與其他的瓦片順貼的重疊在一起，因為其彎度不同嘛。以此借喻某些人個性乖僻、不合群；或為人太霸氣，只要人讓他，從不見他讓人，那又怎能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去解決問題，以「燒壞瓦」喻之亦可！

「佢強詞奪理，盛氣淩人，成個『燒壞瓦』嘅『格』（模樣），叫我咃點同佢協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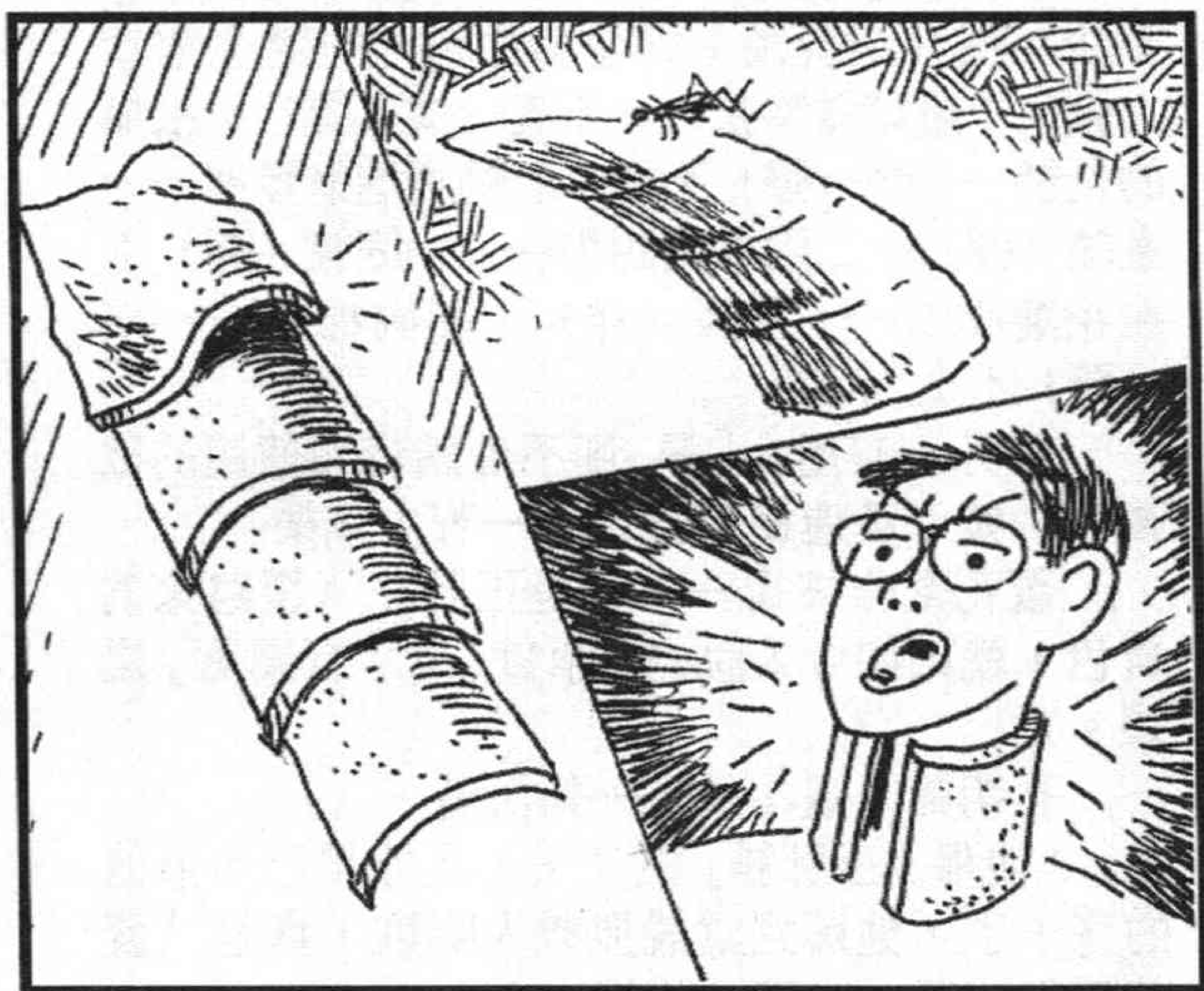
另一個是「蚊針牛角——唔入疊」。

其喻意與前者相若，但來源卻「另闢蹊徑」。針，即是叮。這裡説蚊子叮不進牛角硬塊，以「蚊」喻某些人言不及義，愛在旁邊説些不三不四的話，「單單打打」（語帶冷嘲）的，那又叫人如何和他相處呢？

「要我同佢合作？哎吔——你都唔係唔知佢嗰種『蚊針牛角』嘅作風，講啲説話又尖酸又刻薄，叫我點樣同佢傾（談）得落去呀！」

「瓦風領——包頂頸。」

瓦做的風領（衣領）必定頂著頸脖，意指老是與人抬槓的、強辯的、「死都要拗（辯駁）翻生」的那些人。



「彈」與「談」

以「彈」諧音「談」而引伸出來的歇後語不少，茲介紹於後：壽星彈琵琶——老生常談（彈）；燈草做琴弦——不值一談（彈）；紙糊的琵琶——談（彈）不得；老鼠鑽進鋼琴裡——亂談（彈）；二両棉花四張弓——細談（彈）；棉花舖收工——不談（彈）；四両棉花——談（彈）不上。

另外，有用上「彈」卻不借諧音而使用的歇後語，如：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

蘆花絮作被褥——不是正胎子（歪路來的貨色，就如如今人說的「水貨」、「冒牌貨」之類。）

孔明彈琴退司馬——夠沉着。

「他那『三腳貓』的工夫，人家早已知道他的底子了，他卻到處說要教人唱歌，真是『蘆花絮作被褥』，不怕貽笑大方！」

「不管對方軟硬兼施甚麼手段都要盡了，他還是不為所動，直像『孔明彈琴退司馬』，認真的夠沉着哩！」


東

又炒又煮

「排骨燒豆腐——又軟又硬。」

骨頭一般說來都是硬的，豆腐是軟的，這道「菜」是「軟硬兼施」，更俗氣的說法是「一啖砂糖一啖屎」哩！

「米湯炒蓮藕——糊了眼。」

那濃濃米湯像糊，把藕塊的孔眼都黏蔽了，以喻被人編了，竟還看不出對方的破綻（詭計）來。

「冰糖煮黃蓮——同甘共苦。」

冰糖，甜的；黃連，苦的，放在一塊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又甘又苦了！

「吃麻油唱曲子——油腔滑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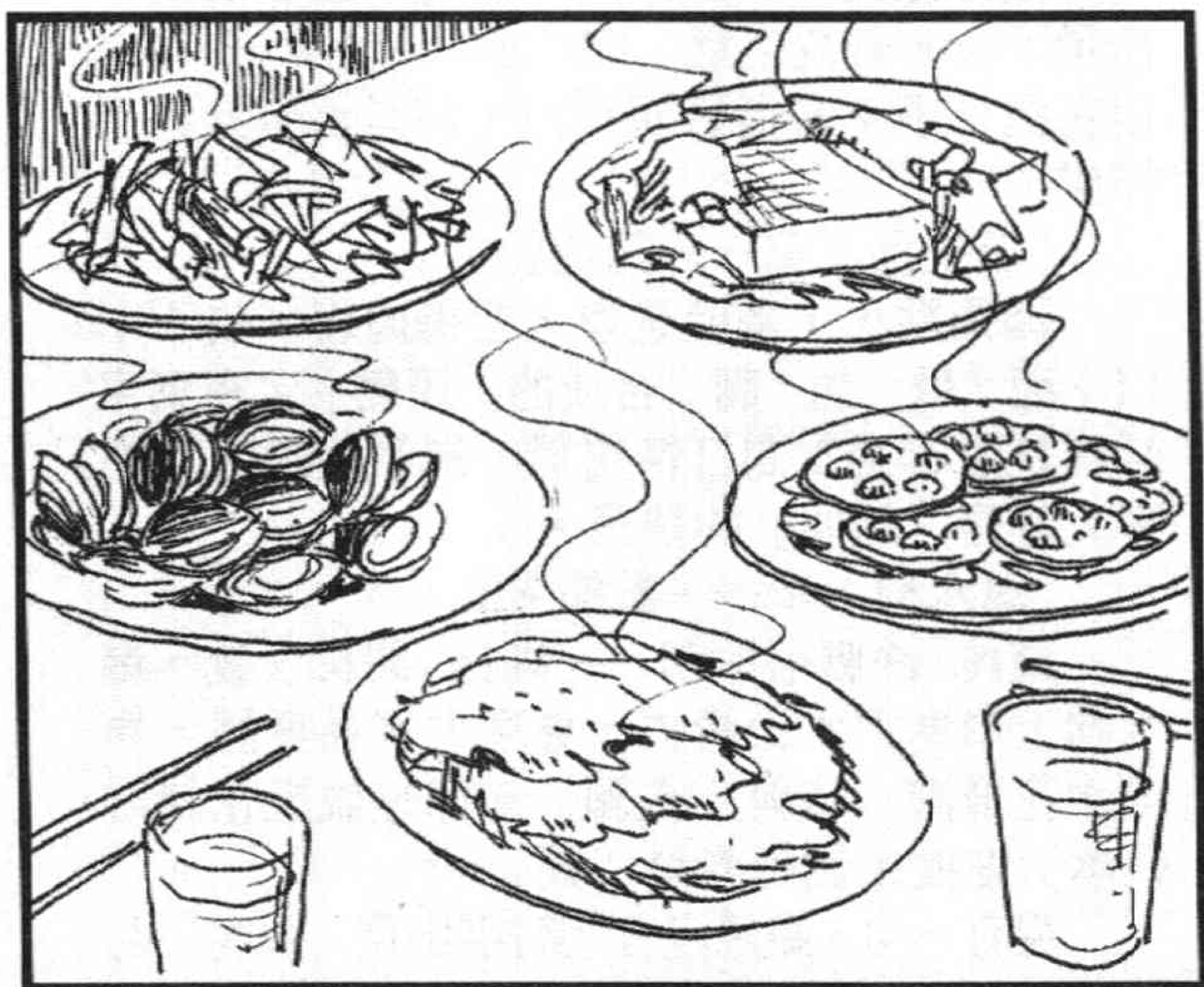
唱甚麼曲子且不用理會，但事實上卻不能吃點麻油，就有這麼腔調的效果，純係借用麻油（或菜籽油或花生油都可）的油滑作比喻而已。

「黃豆炒藕——盡鑽空子。」

黃豆粒小，與藕片同炒，很易「填」入那些孔眼，以此說那些善於鑽營、找機會「出位」的人，其形態就是如此的了。

「事頭婆炒蜆——開晒。」

老闆娘炒蜆，蜆殼全開了。「開晒」本指賭錢揭盅時，莊家大叫「開晒」，這裡指事情最終有了結果。



有關「濕濕吓」

廣東話的「濕吓濕吓」，即是少許少許的，份量不多。若說生意，則暗示「吊鹽水」——在拖在捱日子；若指佔便宜的，則是沒得到甚麼好處……。

「濕柴煲老鴨——夠煙韌。」

濕柴點火，滿屋是煙，老鴨肉韌，咬不下口；而「煙」加「韌」合成的「煙韌」，在廣東話裡是形容男女間打情罵俏，風騷極點，直把旁人當作「透明」的情景。

「濕水狗上岸——亂擤。」

這與「洗腳唔抹腳——亂抹」同樣含義。濕水狗上岸為把水份清去，會猛力搖晃身體，弄得水花飛濺，這與「洗腳」句都是說亂花錢財（「水」在廣東話別義是「錢」）。

還有一句，雖說沒有「濕」字出現，卻與「濕」的關係密切，那是「落雨賣風爐——越擔越重。」

試想想，雨天擔著風爐（舊式廚房炊具）到街上叫賣，風爐吸了水，份量越來越重，借喻膊頭上的擔子越來越感吃力了。

燒柴煮食，偶爾還可見到；擔風爐上街叫賣，此情不再了。但這類歇後語，只需稍加想像，情景立現。一直沿用至今，可見其「魅力」仍在。



煮壞漿糊

有人以「身體語言」去表達「發神經病」這個意思。

那是雙手合攏，十指互間，不是端端正正的握拳，而是帶歪斜的，以喻神經線纏住了……。若情況嚴重的，則是兩手合攏後更搖擺晃動，以示「黐」到「亂晒籠」了。但，這只是某些人借此以喻，實則也不能作標準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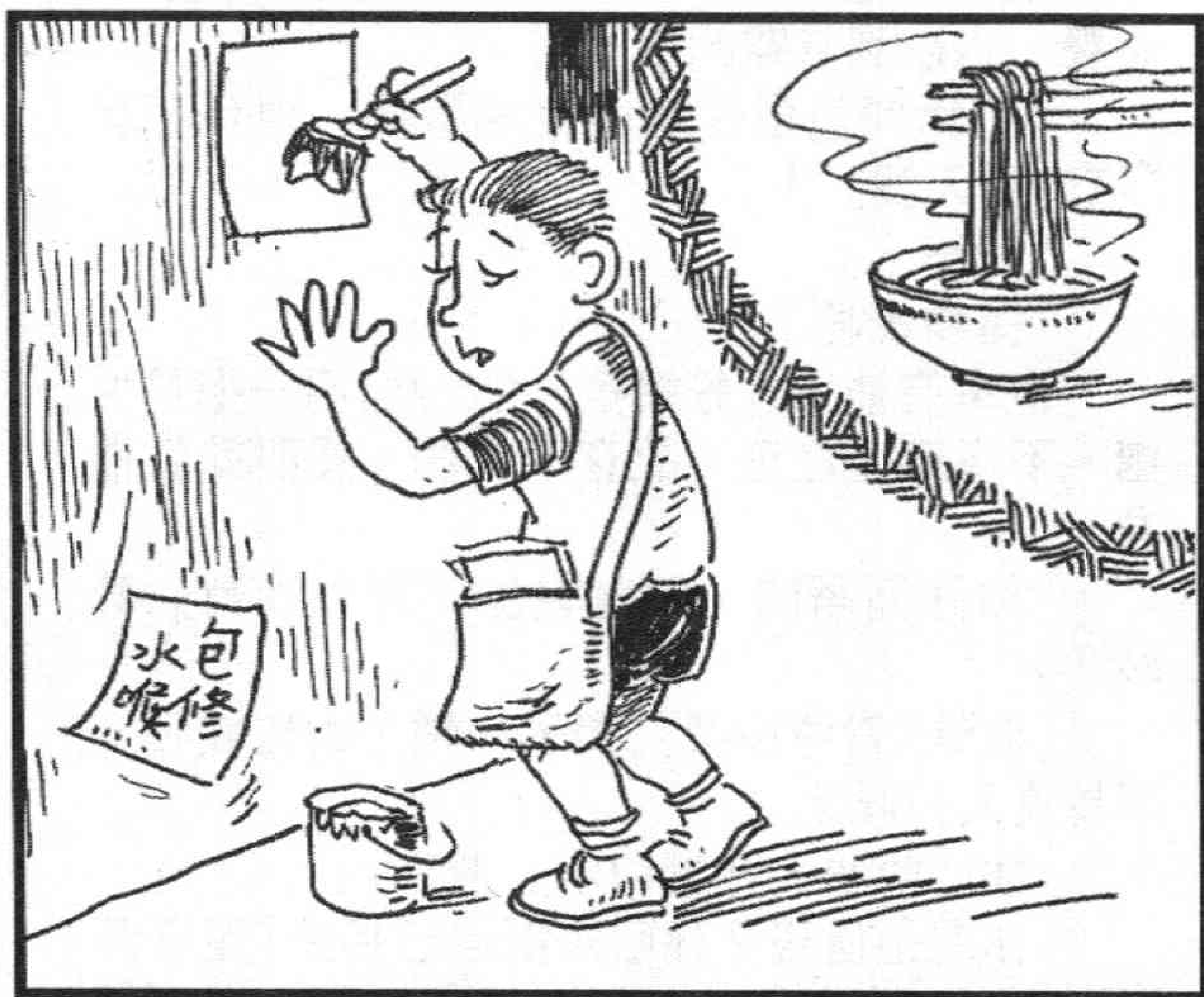
口頭語中說的「低低地」，指是弱智，與「黐線」的發神經病是有着程度上的差距。亦有人以「孖水」 喻神經有問題的人——筆者暫時仍未能查究出其來處，緣因「孖水」是廣東話對「淨湯粗麵」(或説是寬條麵)的簡稱，只有一點可能發生的聯繫是那「孖」字在廣東話中有「靠緊」「黐實」之意，是否因此而借用作說那神經線「黐」住了呢？

「煮壞漿糊——黐黐地。」

「黐黐地」指它由於是煮壞了而黐性不強，借喻那瘋瘋癲癲的樣子。

「觀言察色，你瞧他的模樣，就知道他是屬於『孖水』的那類人了！」

「此公行怪誕，時而手舞足蹈，無理罵人；時而蜷伏不動，可以長達幾個小時，瞧樣子，都是『煮壞了的漿糊』嘞 ……。」


包修水喉

汽車唔入油

近來市道不佳，時時聽到要「撲水」(搵錢)之聲，也聽到有關的歇後語。

「想話問佢借住啲嚟渡過難關，但係佢就『汽車唔入油』！」

「何解？」

「攞嚟推啦！」

汽車冇油，只好靠推。這「推」另一指是推搪，不肯應允之意。故意不入油，擺明就係推啦。

「你好問唔問，問着呢位『青磚沙梨』借錢？」

「佢係『青磚沙梨』(梨子一種，肉質較硬，不易咬入）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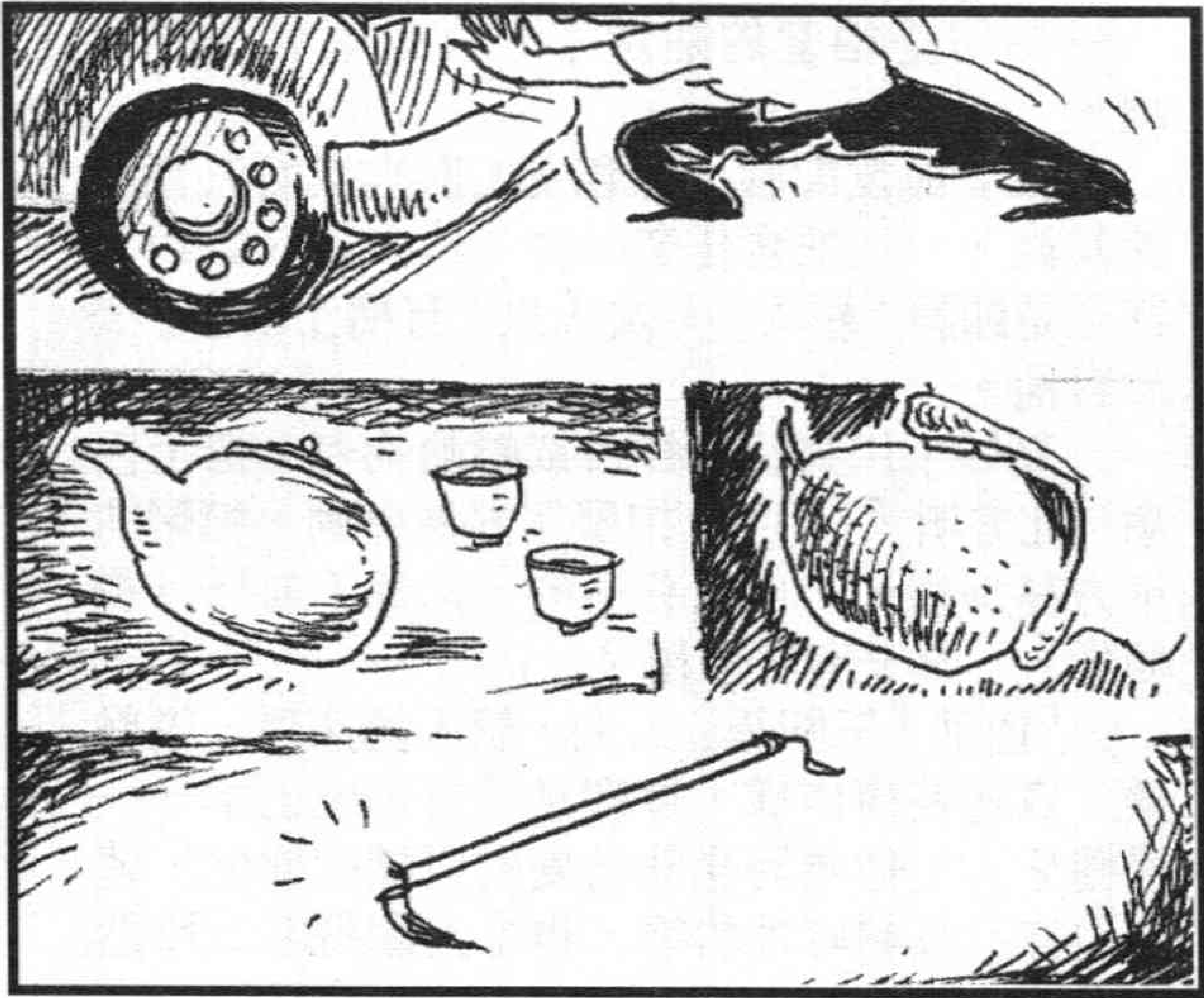
「你『咬唔入仲嘥口水』啦！」

「你問佢借錢？你唔知佢自己都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平日講得口響，實則係『無耳茶煲——得把嘴』咋……。」

「你睇佢幾囂張，擺明係『鐵公雞——一毛不拔』，你還想搵機會向佢埋手，好心喇，『尿坑（廁所）旁邊食月餅——難為你開口』咯！」

「借畀你？會唔會好似『劉備借荊州——有借冇回頭』！」

「借住三五千都唔得？唔係變咗『甩頭筆——唔寫（捨）得』吖嘛？」



冇柄士巴拿——得把牙

說人只會講不會做，口水花亂噴，但從不見有具體行動的，廣東俗語有一句「死剩把口」——貼切是相當的貼切了，只是有點不留餘地。

筆者與友閒聊，忽聽友人形容某君只會誇誇其談，一旦把責任交給他，他又推三搪四，甚至是卸膊「鬆人」，友人以「冇柄士巴拿」去形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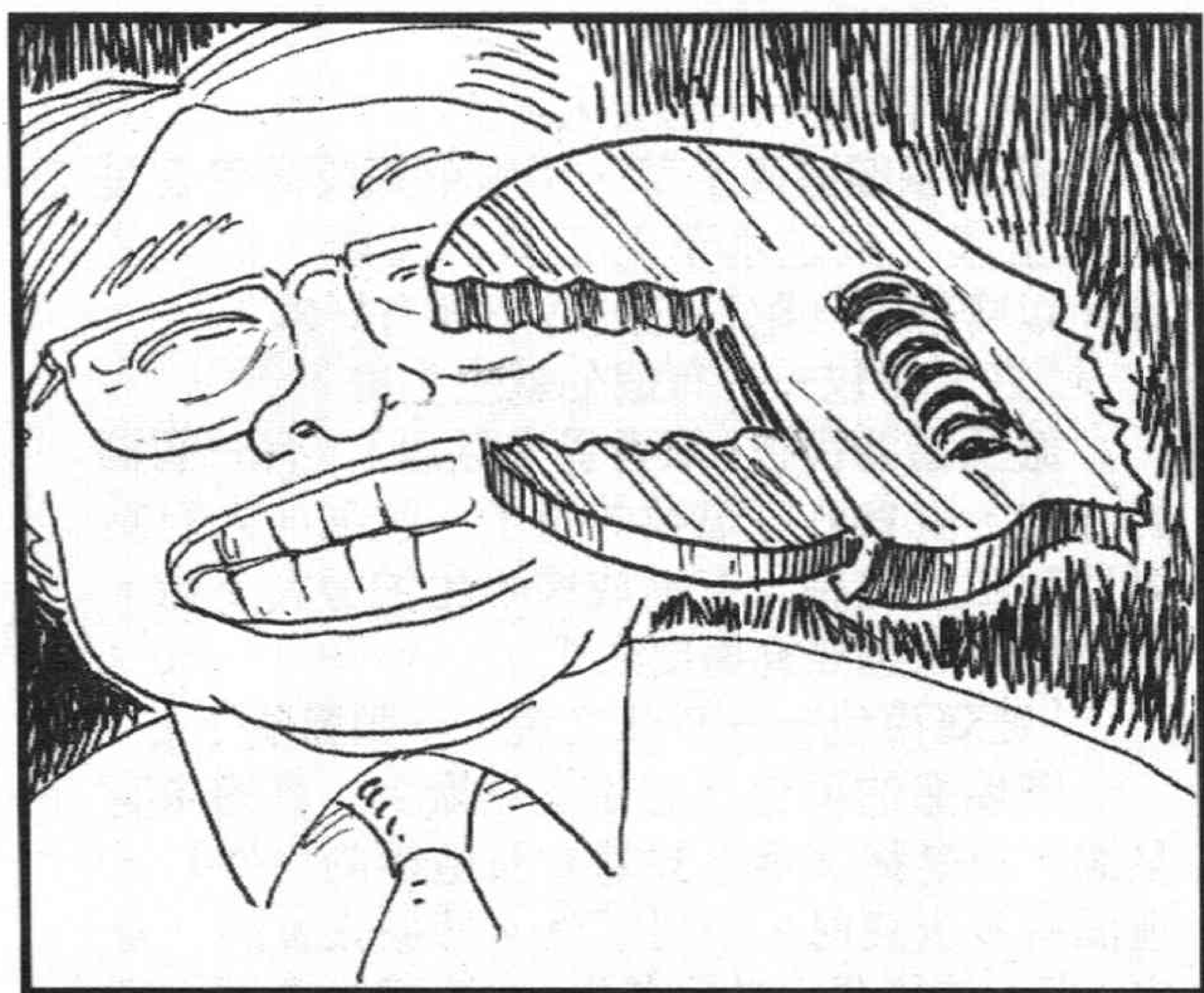
真妙！用來箝扭螺母或轉動物體，把士巴拿（北方叫「板手」）扣緊了方便轉動，扣緊的地方靠那齒牙，但沒有柄的，只餘下齒牙（得棚牙），那又有什麼用？

「他那『三腳貓』工夫，學人講樂理、說聲樂，真是裝模作樣，實則是『冇柄士巴拿——得棚牙』，你幾時見他培養出似樣的學生，就連他自己哎喲哼吔的唱，也令人聽得毛骨悚然呢！」

老實說，外行充內行，只惹得熟悉底蘊的人笑疼了肚皮呢，倒不如「向飛髮佬拜師——從頭學起」！

「飛髮佬」即理髮師傅，拜他為師，學的自是頭上功夫，「從頭學起」一語雙關，一指真的理髮工夫，一指從最基本的東西學起……。

「不要做『冇柄士巴拿』嘞，不如認認真真的『向飛髮師傅拜師——從頭學起』，那還來得及呢！」



荷包即錢包……

荷包——廣東人指的錢包。「荷包燶丁」，即錢包沒錢了。

「肇慶荷包——陀衰人。」

昔日肇慶盛產水草，用水草織成荷包曾是當地土產。只是水草乾了易折易斷，掉失金錢，以喻帶着（陀）它的都不會有好處。

「缸瓦荷包——有個仙就生生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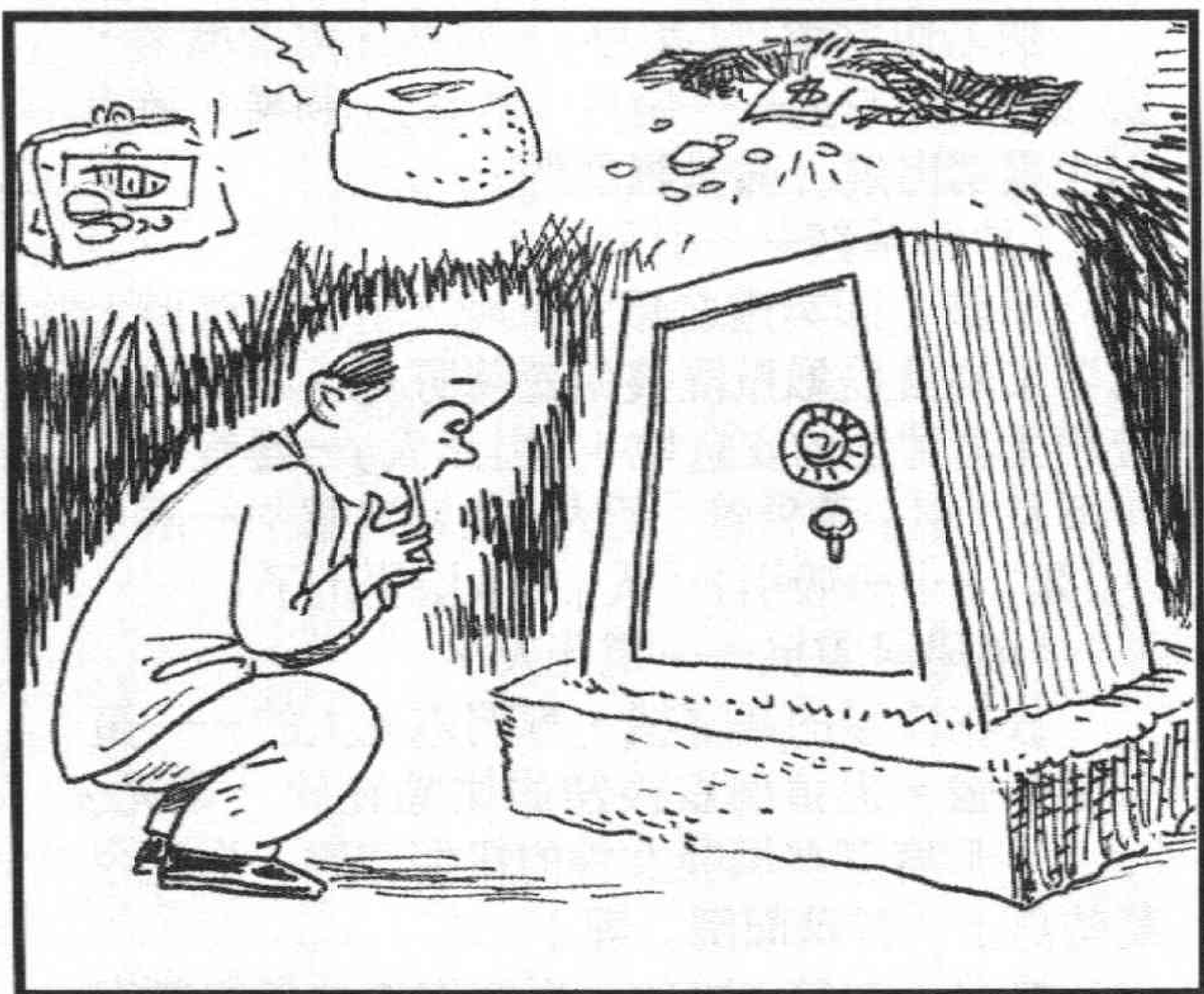
缸瓦造的荷包（筆者從未見過），有一個銅錢在內，就會叮叮噹噹的響了。說某些人有點財富就四處炫耀；有點成績，生怕旁人不知，想方設法的也要宣揚出去！

「玻璃荷包——有幾文錢，一眼睇晒！」

玻璃造的荷包（恕筆者見識少，真的未有見過，只是從文字上知道會有這樣的物件），裡面有多少錢財，一目了然。揶揄人家的「身家」薄，或說是「空心老倌」，有多少本領，別人是清清楚楚的……。

「失匙夾萬——有得睇，冇得駛（用）。」

夾萬內有財富，但失去鎖匙（多指那沒有財權的富家子弟），又怎有錢供使用（或揮霍）呢！與「蛋家雞——見水（錢）唔飲得」有異曲同工之妙！



「引死人」之類

漂亮的女孩子，很易吸引旁人多看兩眼。

假若靚女還以「顏色」，眉梢眼角帶風情，就如「飛機着火——燒雲（銷魂）」那樣，確令男士靈魂出竅，魂魄飄飄然……。

「放路溪錢——引死人。」

溪錢，即冥鏹之類的東西，俗例出殯時，死者家屬沿途飄撒溪錢給遊魂野鬼，好讓他們帶領死者到他的安息地。「引死人」一語雙解，一解是「引」帶領着「死人」走路之意；一解是「引死」（十分吸引）「人」（多指男士了）。

「墳場發電機——電死人。」

放在墳場的發電機，專門電死人的——這有點牽強。但這個歇後語的比喻在於「電死」「人」，形容某些風騷女性的扭伲作態，真是令某些男士「神魂顛倒」哩！

還有一句較俗野的，但卻與本地風情頗有關係，就是「電兔——引死班狗公」。

電兔，是以電動操縱的假兔，由「牠」在前引逗狗隻去追，為了以示「電兔」喻某些美艷女性，後面的全都變了「狗公」——事實看來，跑道上的狗隻不全是雄的呀！

異性相吸，歇後語借用撒溪錢、發電機以至電兔以喻，可算「抵死」矣！



公雞頭上一塊肉

「牛」年未盡，「虎」年未來，但見報率最高的卻是有「德禽」美譽的雞，一個「H5N1」禽流感，令上至高齡長者，下至三四歲稍為懂事的小孩，也對彼存有戒心。

今回不提吃的雞，只在紙上談談與雞有關的歇後語。

「公雞頭上一塊肉——大小是個官（冠）」

公雞頭頂那紅色塊，稱為雞冠，不管大細，總算是個「冠」（諧音「官」）。

「公雞載帽子——官（冠）上加一帽子（加冠）」，於是成了官上加官，步步高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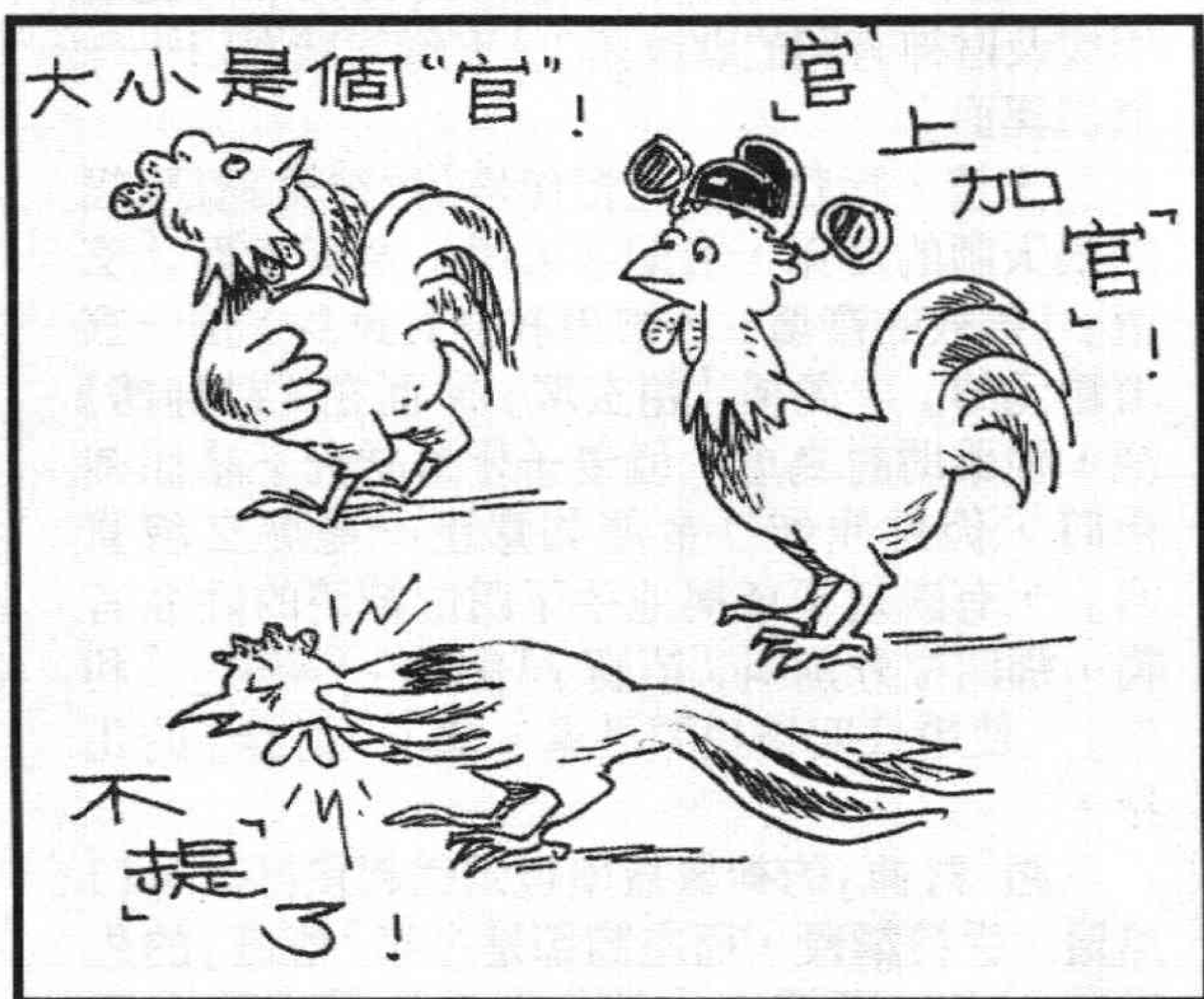
「公雞害嗓子（喉嚨有疾）——不提（啼）了」

公雞每日必高唱以迎旭日，豈料嗓子有事，啼不出了，諧音意指「不用提了」！

「別理他在法院幹點什麼，在哪兒任職，就像『公雞頭上一塊肉』，大小也算是個官嘛！」

「最近X科長『人氣急升』，那科位職位是前兩個月才任命的。聽說，下個月又升高一級了，真是『公雞戴帽』，官上又加官呢！」

「提起股票就心傷，哎——公雞喉嚨痛，唔好提咯！」


大小是個"官"!
「官」上加「官」!
不「提」了!

財神趙玄壇

過幾天，又是虎年新歲，這裡應俗的說說與虎及財神有關的歇後語：「玄壇咁嘅面口——黑口黑面」

玄壇，指趙公明。相傳是《封神榜》故事裡的張天師的徒弟，名朗字公明，負責守護「玄壇」（道教的齋壇），被道教中人封為「正一玄壇趙元帥」，簡稱「趙玄壇」。而在《封神榜》裡，他雖助紂為虐，但姜子牙封誥天下諸仙神佛時，仍封他作「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有說這可能與他手下四位神將的姓名有關，那四位分別叫「招寶」「納珍」「招財」「利市」，使趙公明被民間供奉，成了「財神」的化身。

趙「財神」的神像造型自元代起便已是黑口黑鬚，手持鋼鞭，而座騎卻是今年「值班」的生肖——虎。習慣上的神像多見他另手擎金元錠、珠寶等，以示其「財神」身份。而人們就以「玄壇咁嘅面口」形容人膚色黑黝，引申相關解釋，是人板著臉孔，一副不開心的模樣……。這又與人們見到「財神」，打從心底高興的心情不一樣了！

「碰見佢，即係碰到『趙玄壇』，黑口黑面，嬲咗成村人咁！」

「碰到『趙玄壇』？即係碰到『財神』，嘩，你發達咯！」



龍舟棍——頂衰人

往昔「新正頭」(正月上中旬)，往往有「龍舟」說唱者(本該是藝人，後淪為乞丐之類了)手托龍舟模型，胸掛小鑼小鼓，到鋪戶住宅門前，敲鑼打鼓的唱些歌意吉慶的「龍舟」，如：「生意多興隆，四季報平安」之類，唸了幾句就收聲，期望別人的打賞。

其實「龍舟」這種民間歌謠，可長篇敍事的說唱，只是為求多的幾個銅鈿，別人也無暇聽你唱多說多，於是唱幾句吉祥語就算交差了……。

往昔有的人(特別是較多留在家的婦女)有什麼不如意事，心裡有「小人」作祟的陰影，於是掛紅線、插炷香於龍舟模型上祈望衰運邪氣都由龍舟帶走，「小人」不得再作威作福。由此產生了「龍舟棍——頂衰人」這個歇後語了。

若論本意是指那支撐龍舟模型的棍子「頂住」那班小人的騷擾，但廣東俗語中的「頂」另一解是「最高級」「頂班貨色」，於是「頂衰人」又可以理解為衰人中的衰人了。若說使用，則多選前者；後者得聯繫上下文去理解體會。

「乜你成日被人篤背脊，要諗諗計，搵啲『龍舟棍』個類嘢，頂住啲衰人啦！」

「佢脾氣又臭又硬，開口就罵人，正式『龍舟棍』，頂級衰人嚟㗎！」



何物「戥穿（豬）石」？

婚嫁喜事，乾宅男家有伴郎助陣，襄助新郎哥過關接得新娘歸，再在宴會上協助接待親友，招架戲弄新人花招等等；而坤宅女方也有伴娘，力拒新郎哥迎娶佳人——只是故意在「開門利市」上玩玩，隨後也同伴郎一道招待嘉賓，協助新娘分解戲弄花招了……。

男伴郎另有一名稱「戥（音鄧）穿石」。

「戥穿石」？何解？這實是從「戥豬石」訛傳而來，說着說着，竟把「豬」音讀成「穿」音。那麼「戥豬石」與伴郎又怎麼聯上線呢？

「戥」者有平衡、均勻之意。

昔日農民把育成幼豬或中豬上墟出售，豬在擔挑一端，另一端則找來相約重量的石頭，湊成擔子前後重量均勻，方便挑動，這石頭因此稱為「戥豬石」。在墟集，豬隻賣出了，那石頭也沒用了，大可捨棄不理——這點，與伴郎的作用相似。婚禮前及進行中，的確要麻煩兄弟幫忙或擋駕，但行禮散席後，伴郎任務完成了，有酒可飲，無戲可唱，伴郎的作用就到此為止了。

有人就把「戥穿石」組成一歇後語，意思是「陪襯的」，但不常見，反是「戥」字多見，如：「你個仔咁醒，我呢個老友都『戥』你高興！」



棚尾拉箱

「棚尾拉箱——草草收場」，應是舊日粵劇戲行中常用語衍變而來。

「棚尾」，指戲場後台；「拉箱」，指撤走戲箱衣箱。

昔日戲班到某場地演戲，幾日一台，以戲船(紅船)裝載人員物件到那地埗頭，當搬運戲箱上岸時，多引來當地人圍觀，這有點似外國馬戲班每到一地，例作顯示實力式的巡行，好讓人知道這戲班有多大實力、紅伶有哪幾個？(戲箱外多髹上紅伶名字），哪個紅伶戲箱最多？這比正戲上演前的那套《六國大封相》差不多性質的，全班實力展現底子身家了。但假若演出欠佳，班方也覺沒趣，就不動聲息的靜靜撤走，以求面子好過些，這類黯淡收場的場面，人們就借用「棚尾拉箱」以喻草草收場了。

但亦有戲班老行尊說，一台戲最後一晚演出叫「棚尾」。有時為了趕時間，「尾戲」大都從簡，邊演邊收拾，邊演邊搬走，這個「棚尾拉箱」，其意則是緊急措施，權宜之計而已。只是今人借用，多以前者，以喻慘淡收場。

「他的建議受到與會者一致反對，當然不好過，只好『棚尾拉箱』灰溜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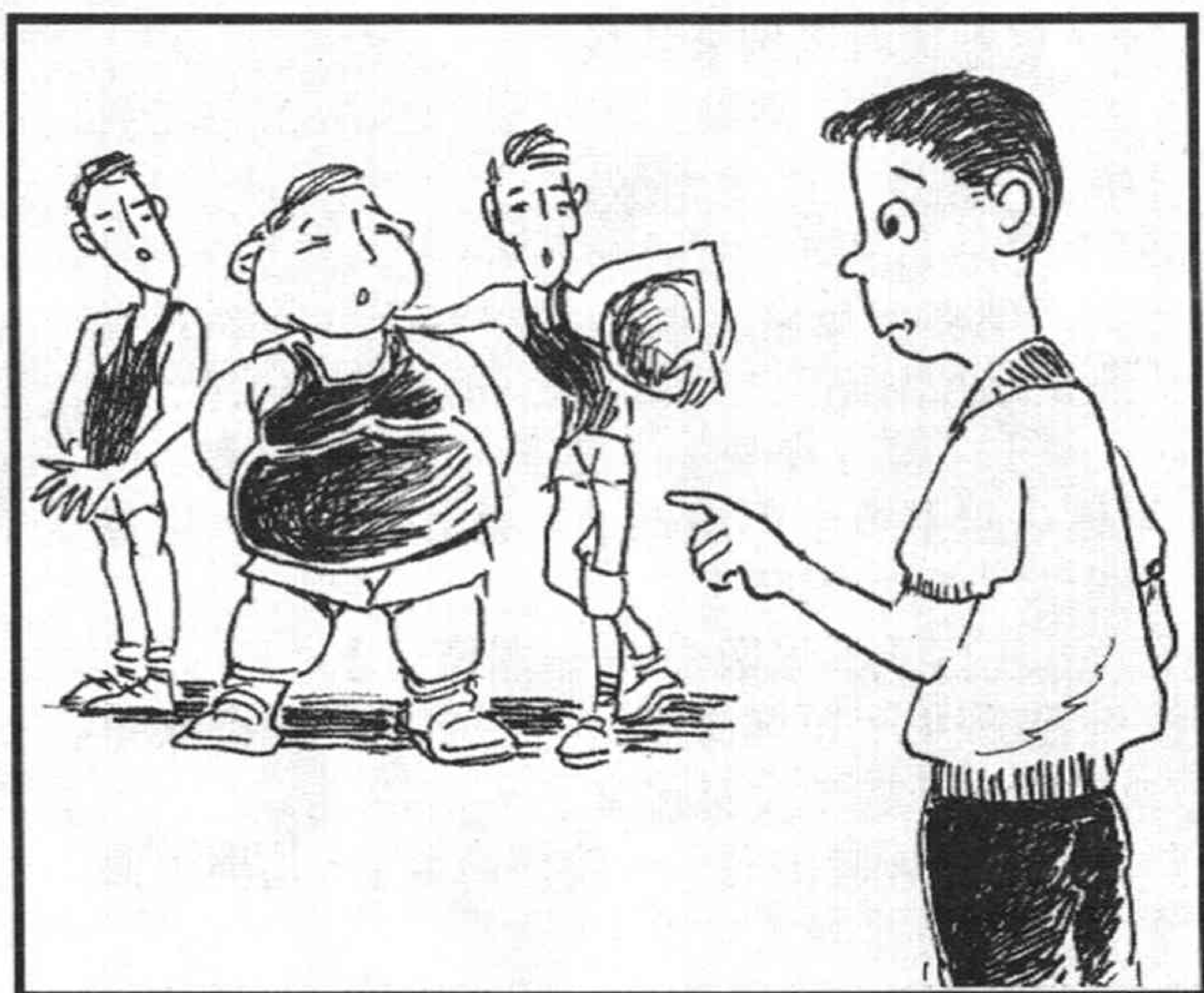
「二打六」點計？

「二打六——未夠斤両」！

這句歇後語，如今還在廣州方言地區聽到，含義亦明，只是那上下句之間憑甚麼能「連」在一起呢，這又是一般人所不知的了。

「打」，有「打埋」之意，即計算在內的意思。如：「呢筆交易，記得『打埋』我啲佣金呀！」或「咁小工程，水泥打佢一包就夠喇……。」由此而衍義，有人說「二打六」即是二加上六得八，言稱中國人以十為完滿，說甚麼「十全十美」、「十足斤兩」，由此類推，「八」顯然有所不足（但今人又以「八」諧音「發」，而在數字中另具「尊崇」地位，為始料所不及者），所以「二打六」是不夠頂班的，不是最好的！

但據楊子靜老先生考究的，這個「二打六」是北方話「一嘟嘟」的近似音，嘟嘟，量詞，概指份量小的一堆小東西，如《紅樓夢》第六十七回：「這馬蜂最可惡，一嘟嘟上，只咬破兩三個兒（註：指大觀園的葡萄串），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嘟都是要爛的。」其實遠至唐宋時，亦有「嘟嘟」一詞，不過字面寫是「都盧」，意指「統統」、一堆、一簇。白居易《贈鄰里往還》中有：「骨肉都盧無十口，糧儲依約有三年。」



數字變化的歇後語

從數字加減變化，可以創作出不少歇後語，這裡選取幾個來談談：

「三點錯了兩點」，這就表面看，似是說「錯」得厲害，但是三減二是一，含義卻是「一點不錯」！

「他做事挺精細的，交給他去辦，絕對是『三點錯了兩點』(一點不錯)的，你放心吧！」

「三點講了兩點」，嘿嘿，「還差一點」，可就是差不多全都辦妥了。與上句相比，可會找出其中巧妙處吧！

「三個營都慘敗——一團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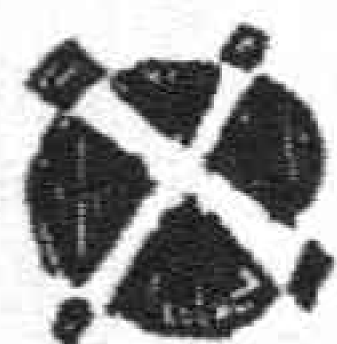
這裡用了軍隊編制，三營成一團，但又巧妙的與「一團糟」聯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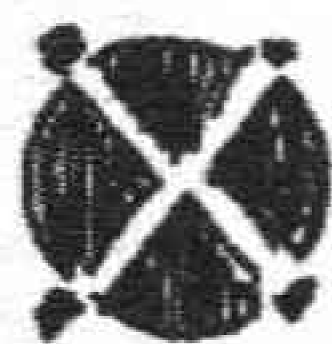
「三個排進山洞——連連碰壁」，這與上面的那個有異曲同工之妙。

「十畝田種九畝糧——留有餘地」，尚有一畝未動用它嘛；「十畝田種十畝糧——不留餘地」，哈，就拿這一畝來玩花樣了，但前後含義卻截然不同。

「這個計劃是『十畝田種九畝糧』，是『留有餘地』的好方案！」

「對他可不能手軟，『十畝田種十畝糧』，絕對不能留有餘地的！」







一點不錯

還差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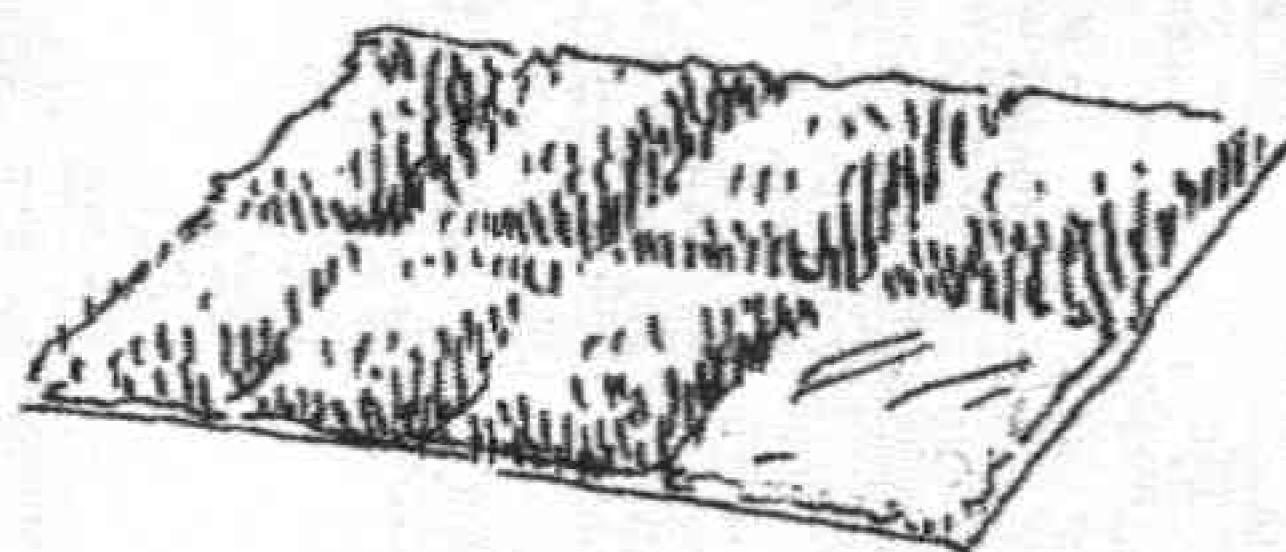








不留餘地



留有餘地

諧音變義

歇後語中，不少借用諧音做文章的，這裡列舉幾個：

「大肚婆過獨木橋——挺兒（鋌而）走險」

「狐狸吵架——一派狐（胡）言」

「和尚坐岩洞——沒寺（事）」

「老虎洞裡菩薩堂——莫明其（廟）妙」

「火燒紅蓮寺——廟災、廟災（妙哉、妙哉）」

「丈二加八尺——兩丈（仰仗）」

「一二三五六——沒四（事）」

「十二個時辰佔了三個——申、子、戌（身子虛）」

「馬背上打掌子——離蹄（題）太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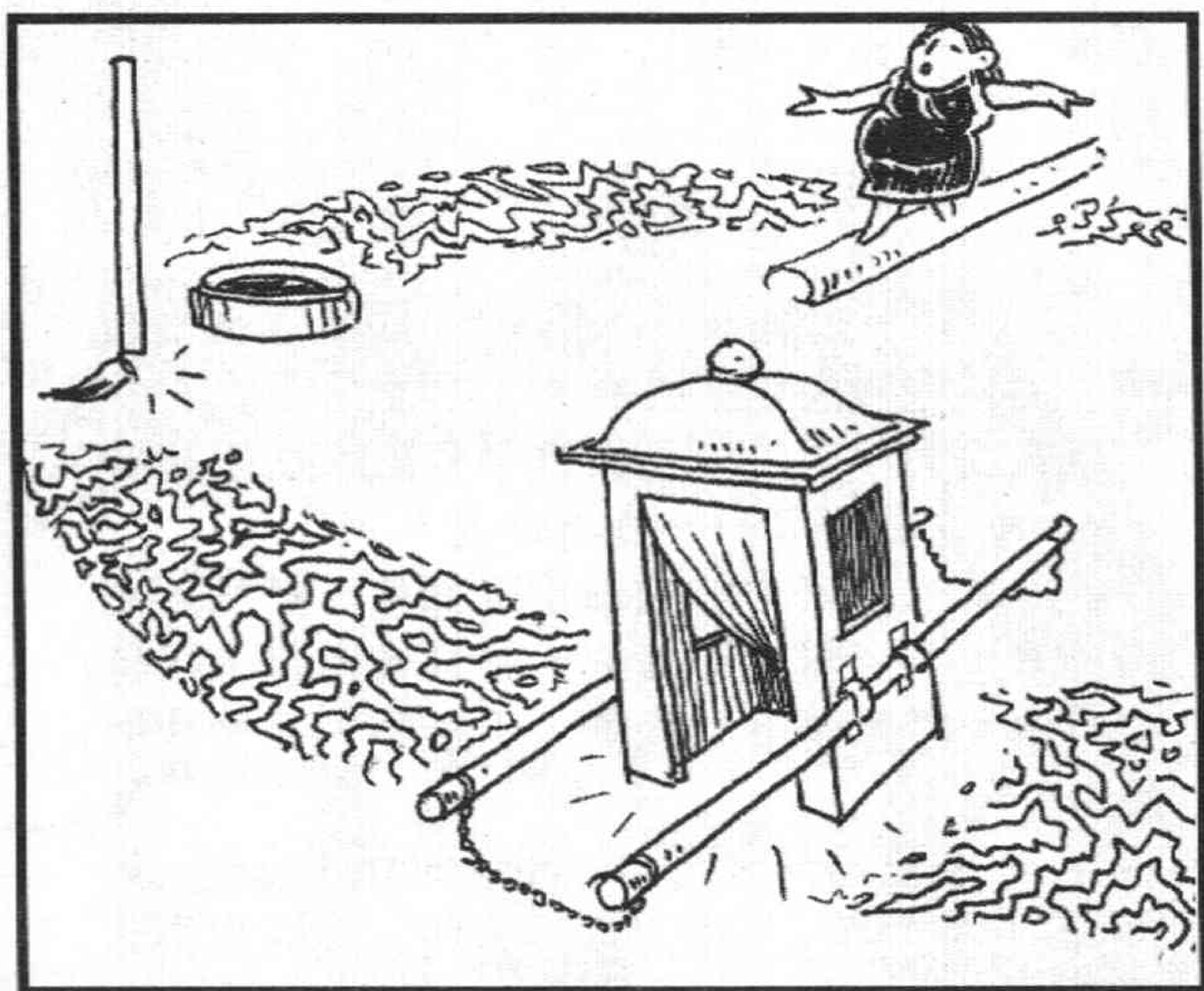
「冬瓜撞木鐘——響（想）也不響（想）……。

從這些可以看來，歇後語這類較活躍於民間的口頭文學，往往就借用話音的相似來做文章，廣東的（包括港澳的）、外省的都是如此。上面列舉的應以普通話話音讀就覺其巧妙了。下面且舉兩個廣東話音的：

「甩頭筆——唔寫（捨）得」。

「冇底轎——唔乘（成）人」

容或有鄉音差異，但基本上一說出來，人人都意會的了。



與竹有關的……

以前寫過一個歇後語是「火燒旗杆（指木的那種）——長炭（嘆）」，手頭另有一個相類似的：

「火燒茅竹——空炭（嘆）」

竹子被燒成炭，中間當然仍是空的。

「你再不抓緊機會，就會『蘇州過後冇艇搭』，只會『火燒茅竹』，空嘆而已！」

說到竹，再說兩個與竹竿有關的歇後語：

「冷巷擔竹竿——直出直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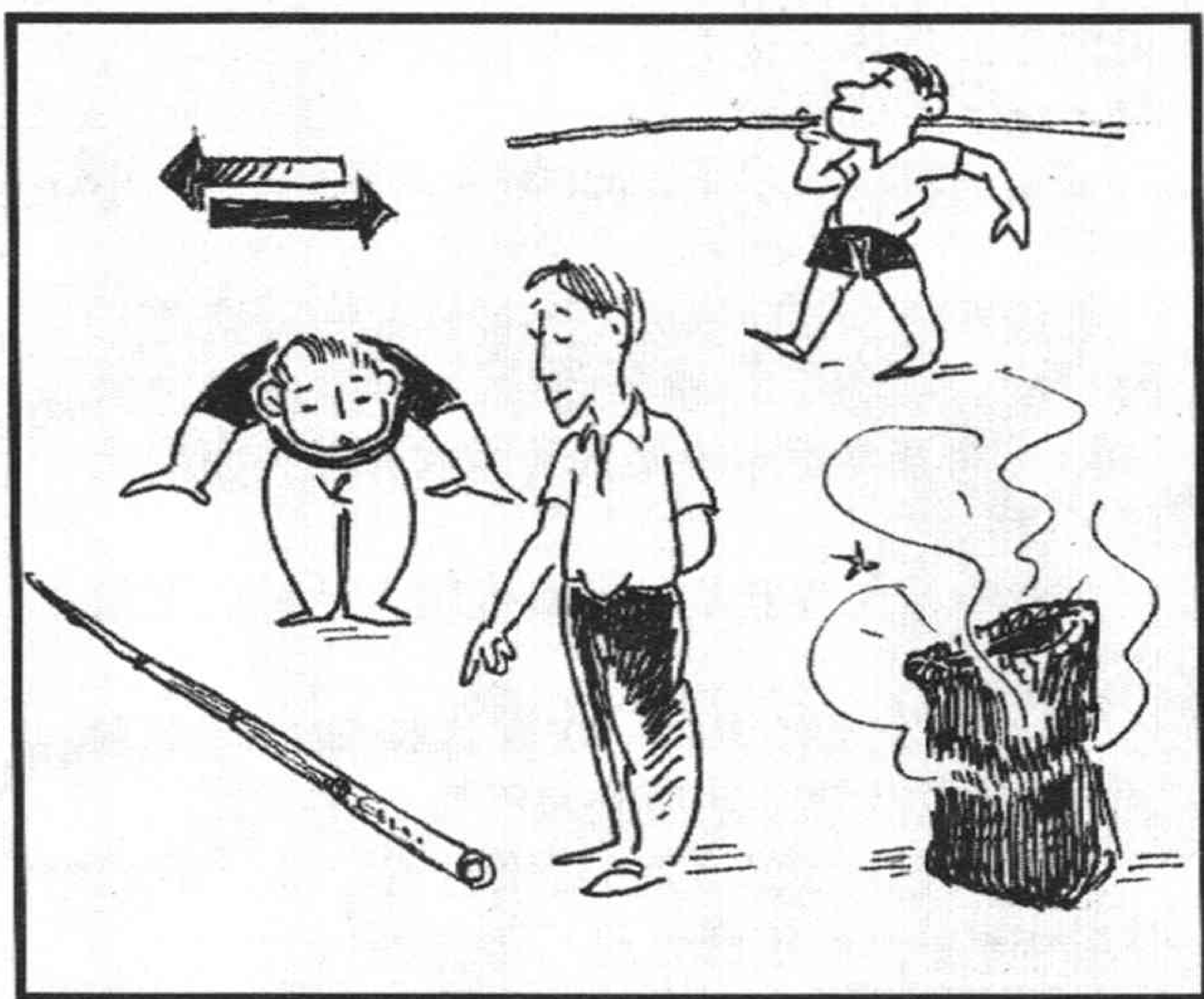
冷巷係指家中的狹窄走廊通道，持竹竿通過，怎也不能將竹桿橫放，只好直出直入，借喻某類人說話辦事太直率，不婉轉，甚至會衝撞別人呢！

「佢成日都話自己心裡係個句就講個句，只會『冷巷擔竹竿』，直出直入，所以就成日得罪人囉！」

「竹竿跌落地—— 一字咁淺」，竹竿跌在地，橫睇掂睇都是個「一」字，咁淺白既道理，係人都明喇……。

「佢有幾多『料』係人都知喇，仲話開班講課教人做乜做物，其實就係南郭先生。呢啲情況，直情係『竹竿跌落地』，一字咁淺喇！」

（註：亦有說「擔竿跌落地」）



牽牛花，吹喇叭

某人不學無術，「半桶水」的料子也沒有，但他工於吹捧，碰上了一位喜歡人家奉承的上司，他就扶搖直上。

有人說：「牆上的牽牛花，真是會吹又會爬！」

細看那牽牛花，是不是像喇叭——這指它的「吹」；牽牛花順着牆攀上，這是指它的「爬」，整個意思是說某人藉著吹捧工夫而向上爬了！

牽牛花何等無辜，卻被這類人「污」了清白。

「飛機上奏笛子——吹得太高」「山頂奏洞簫——吹得太高」意思也差不多。

若是下面這個可就得想像一下了：「對着圓罐吹喇叭——有圓（原）音（因）」

對着圓罐吹，其聲音怎分出是圓是方，但借喻「原因」，想想，又覺得自有巧妙之處。（註：原來只是對著「罐子」，如今的罐子又圓又方又橢圓的，要說清楚才好。）

喻意是「有原因」的還有一個是：「井裡放爆仗」，一般井打的都是圓柱狀，在井裡燒炮仗，也是有圓（原）有音的了。

「佢平日係『陰天禾雀——好食懶飛』嘅，但係一知道老細返嚟，佢又識做足工夫，正式係『牆邊牽牛花』嚟喫！」


吹捧拍托杷

鼎湖上素——好齋

廣東人愛吃，與吃有關的歇後語也特別多姿多采。

「食左蒜頭——咁大口氣」（指其盛氣淩人也）。

「食左草蘢—咁好唱口」（有説「草蘢」是某種保護聲帶的草藥，草蜢、雀鳥吃了，唱得特別響亮。）

「苦瓜煮鴨—苦過弟弟」（廣東人把鴨又別稱為「弟弟」，這裡喻意極苦、十分辛苦。）

「食左陳皮——下左啖氣」（怒氣已消了。）「鼎湖上素——好齋」（肇慶鼎湖內有慶雲古寺，寺中有上好齋素供應遊客食用，這裡指絕少油腥，暗示油水很少。）

「半夜食黃瓜——唔知頭定（或）尾」（黃瓜頭尾差不多，黑漆漆的咬下，不知吃了頭還是吃了尾，借喻人們對某事一無所知，無從入手。）

「和尚食狗肉—— 一件又穢，兩件又穢」（喻那些做壞事的，做了一次覺得不光彩，再做也是不光彩，把心一横的繼續做下去……）

「食豬血疴黑屎——當面見功」（吃了豬血，拉出大便含鐵質多，定是黑的；見功，指見效。）

有謂「亂棍打死牛魔王—豆角炒牛肉」，但這不是歇後語，是別稱，以博一粲而已。


食咗蒜頭
食咗陳皮
好齋！
食咗草龍
苦過「弟弟」！

筲箕冚鬼

某伶人有名曲叫《光緒皇夜祭珍妃》，一開腔就唱「怨恨母后……」，矛頭直指慈禧之乖行，而有某丑生以原譜另填詞，曲名叫《光棍王夜枕筲箕》。歌中說那專以嚎頭騙人的「光棍」(騙子)，最終要在街上露宿，衰到連枕頭也沒有，要把筲箕(竹編的窩形盛物器皿)當枕頭。曲詞一開始是「怨恨老豆，因乜將我生成係要街邊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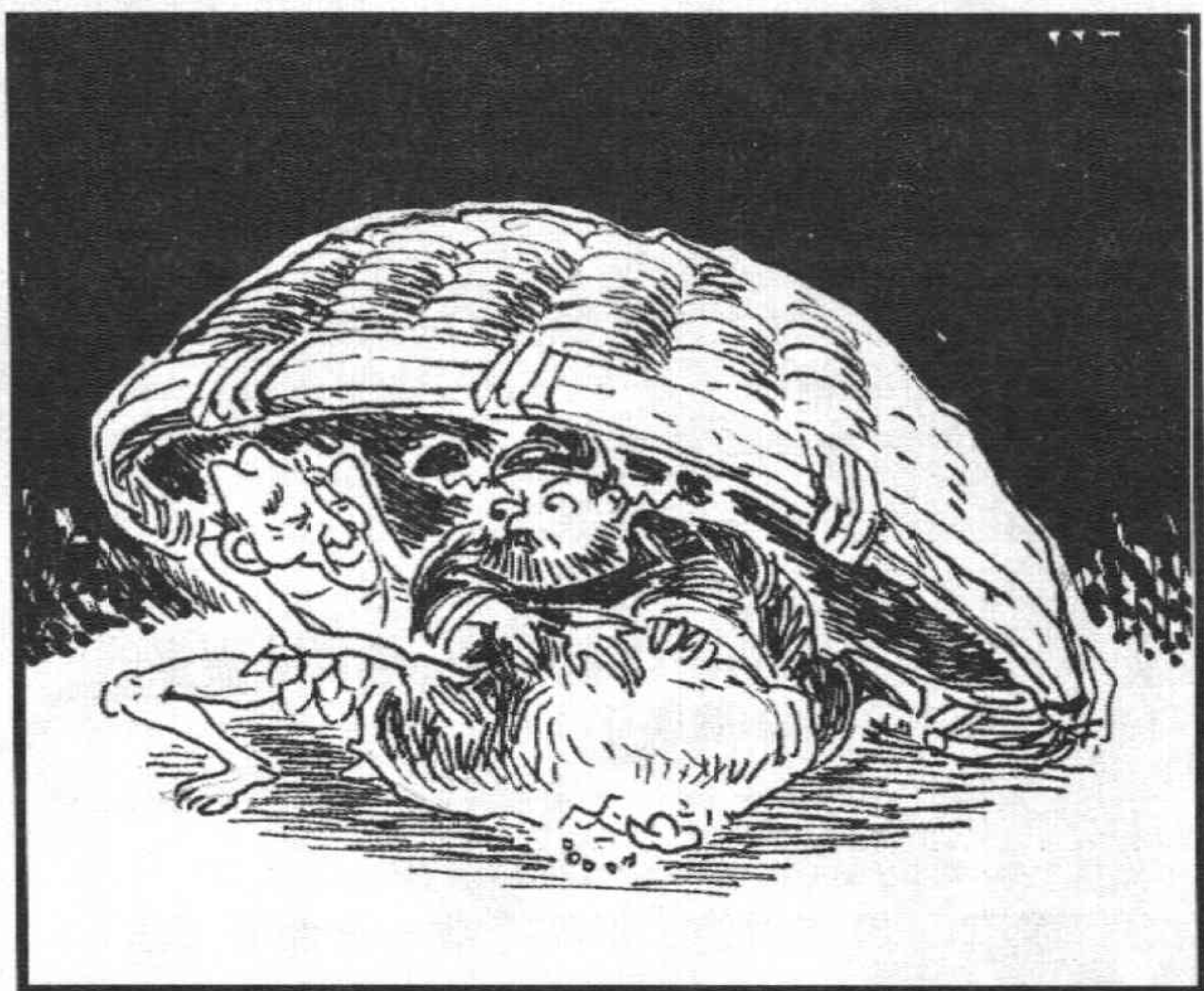
廣東歇後語中與筲箕有關的不多：

「筲箕打水—— 一場空」，與竹籃打水喻意完全一樣。另有一個「筲箕冚鬼—— 一竇神。」

昔日廚房用具不像如今的式式俱備，洗好了什至煮熟的餸菜，為防蒼蠅什麼的，就用筲箕蓋着，這裡說是覆蓋住(冚)一大堆鬼怪，至於喻意中的「神」不是褒義，是如「衰神」那般使用的。整個喻意與「蛇鼠一竇」差不多，俗語說的：「神又係佢，鬼又係佢」之類。

「如今世道，忠奸不分，齊齊搵食，好話唔好聽，就如『筲箕冚鬼—— 一竇神』，總之就苦了我哋囉！」

「辛辛苦苦籌夠錢開間食店，以為可以勤力啲快啲回本啦……點知碰上咁嘅市道，治安又差，美夢難圓，真係『筲箕打水—— 一場空』囉！」



和尚下山——出事（寺）了

如今的和尚，有吃葷的，有娶妻的，這與往昔的相比，有點變了樣，是否離經叛道，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引申說到與和尚有關的歇後語，倒也有些趣味。

「和尚下山——出寺（事）了」；

「和尚出山——走下坡」，這與寺廟多建於山腰或山頂有關。

「和尚回寺——走老路」；

「和尚戴帽——不敢露面」；

「和尚買梳子——咄咄怪事」；

「和尚的袈裟——套數不多」，以喻應變的招式方法不多，全露底了；

「和尚的木魚—— 一味捱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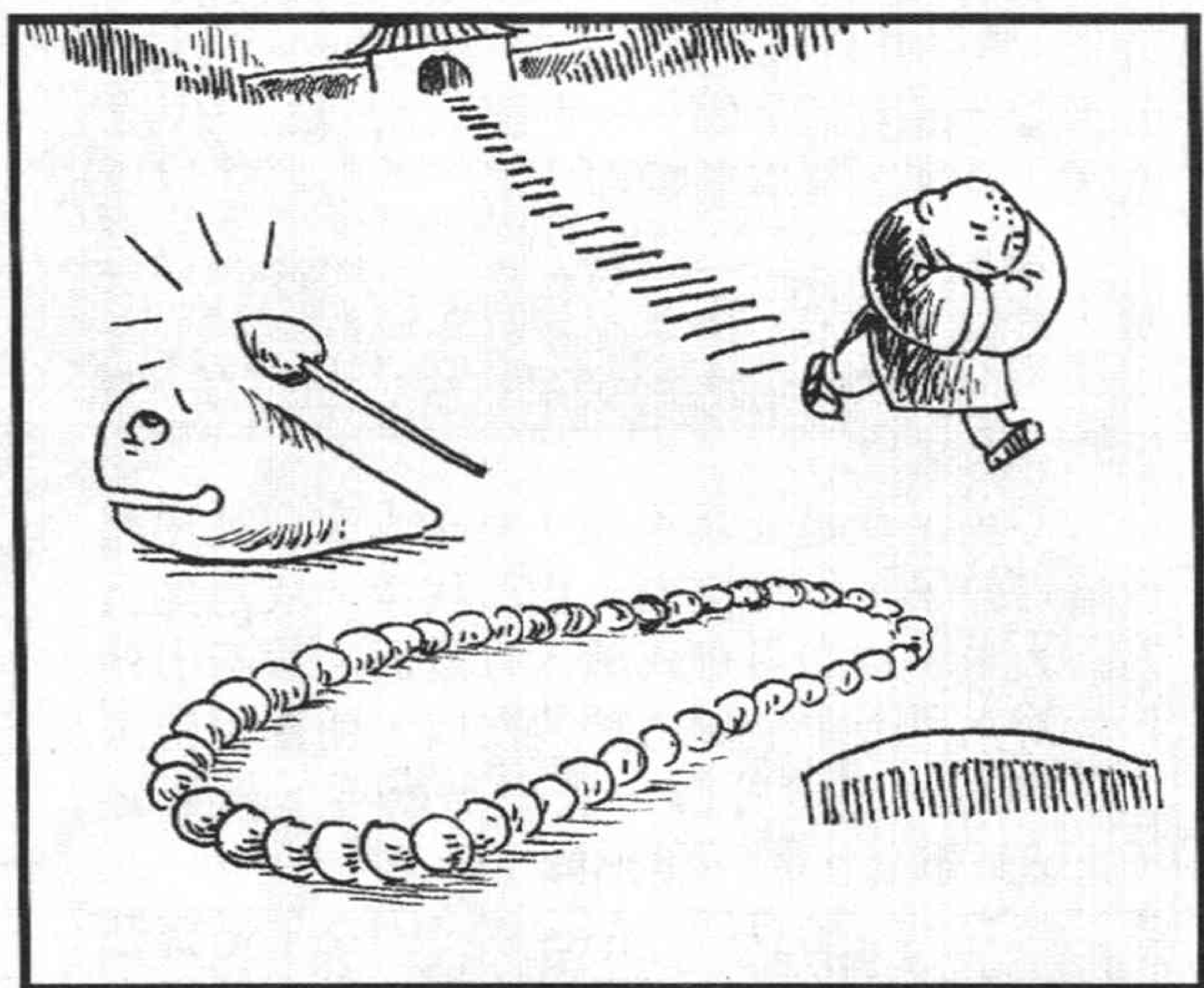
「和尚的唸珠——串通好的」；

還有，最常用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

「他們是僥倖出線的。憑他們的實力，進入決賽周，不也成了『和尚的木魚』嗎？真是任人魚肉了。」

「他說不知情，你又說不曉得，兩個人同一口徑，莫非是『和尚的唸珠』，把我來耍弄嗎？」

「近期的經濟低迷，累得飲食這類消費行業的營業額，也像『和尚出山』般的走下坡了！」



失禮、出醜

往日有句俗話說：「『[illegible]』(掀起)高(件衫，畀個)嗰肚腩畀人睇」，意指失禮於人。只是不知何故，說掀起肚腩——肚腩只能「露」，可不能掀，否則，是宰割剖腹之舉了。

從前，不輕易露體，如今，卻見大行其道，昔為「羞家」事，今是時髦裝扮哩！

今回說的是「騎牛遇親家——出丑(醜)偏遇熟人。」

從前，交通工具不多，有錢人家花耗得起會自備轎子，僱請轎夫，用於代步。或是坐上高頭大馬，也顯得有威風，有體面。假若出外代步的竟用上牛、驢之類的牲口，明擺着自家底不富裕，不能打轎，也坐不上馬，相形之下，盡露尷尬，那不是出醜了嗎？

其實，這還有另一個含義，因為牛是屬丑的，丑字與「醜」字相通，這裡是說出動了牛(丑——醜)竟碰上親家，出了醜，遇上了熟人，真是失禮了。

另一個較粗俗的是「棺材佬(抬棺材者)甩褲——失禮死人」，其窘態更是活靈活現的了。

「有咁啱得咁『喬』，佢畀差大哥押上警車嗰陣，畀佢嘅未來外父睇到。呢回『騎牛遇親家』，真真失禮咯！」



生骨大頭菜

大頭菜，是根莖部分特別碩大的的菜蔬，廣東人用鹽醃製成鹹菜，又稱「葱菜」(沖菜)。廣東家庭小菜中，愛把它與豬肉或牛肉混合成肉醬似的，蒸成肉餅（上加一鹹蛋或鹹魚，更添風味）；或切成片塊擱在鮮魚下蒸煮；或與冬瓜相配，熬成消暑的冬瓜湯……。

這類大頭菜，若是靚的，則爽脆香滑，入口「冇渣」的，否則，那纖維粗硬，吃下有渣滓，不可完全吞下，就好像是菜中有剌骨的那樣把它吐出來，有人就說這樣劣貨叫作「生骨大頭菜」！

廣東歇後語有「生骨大頭菜——縱（種）壞」。

那就說這類大頭菜由於施種時處理得不好，種壞了！而「種」與嬌縱的「縱」同音，意指它品質變壞，是由於放縱了的緣故。亦有人說是「種」(品種）壞，其家族多二世祖之類，影響所及，他也頹廢懶散了……。

那些不事生產、游手好閒、撒野鬧事、狂妄自大的年青人都叫作「生骨大頭菜」，把責任歸咎於他們父母的不加管教。

「佢要乜就畀乜，容乜易縱到佢變成生骨大頭菜！」

「早就說過要對個仔要管要教，但你卻撒手不理！好喇，現在搞出大件事喇，點收科？都係『生骨大頭菜——縱壞』咯」！



熟悉與不熟悉

昔日算時間，一日分十二個時辰。有的從前已沿用的歇後語與時辰有關的，現在雖不常用，說起來，一下子令一些人摸不着頭腦，但一說明，又會恍然大悟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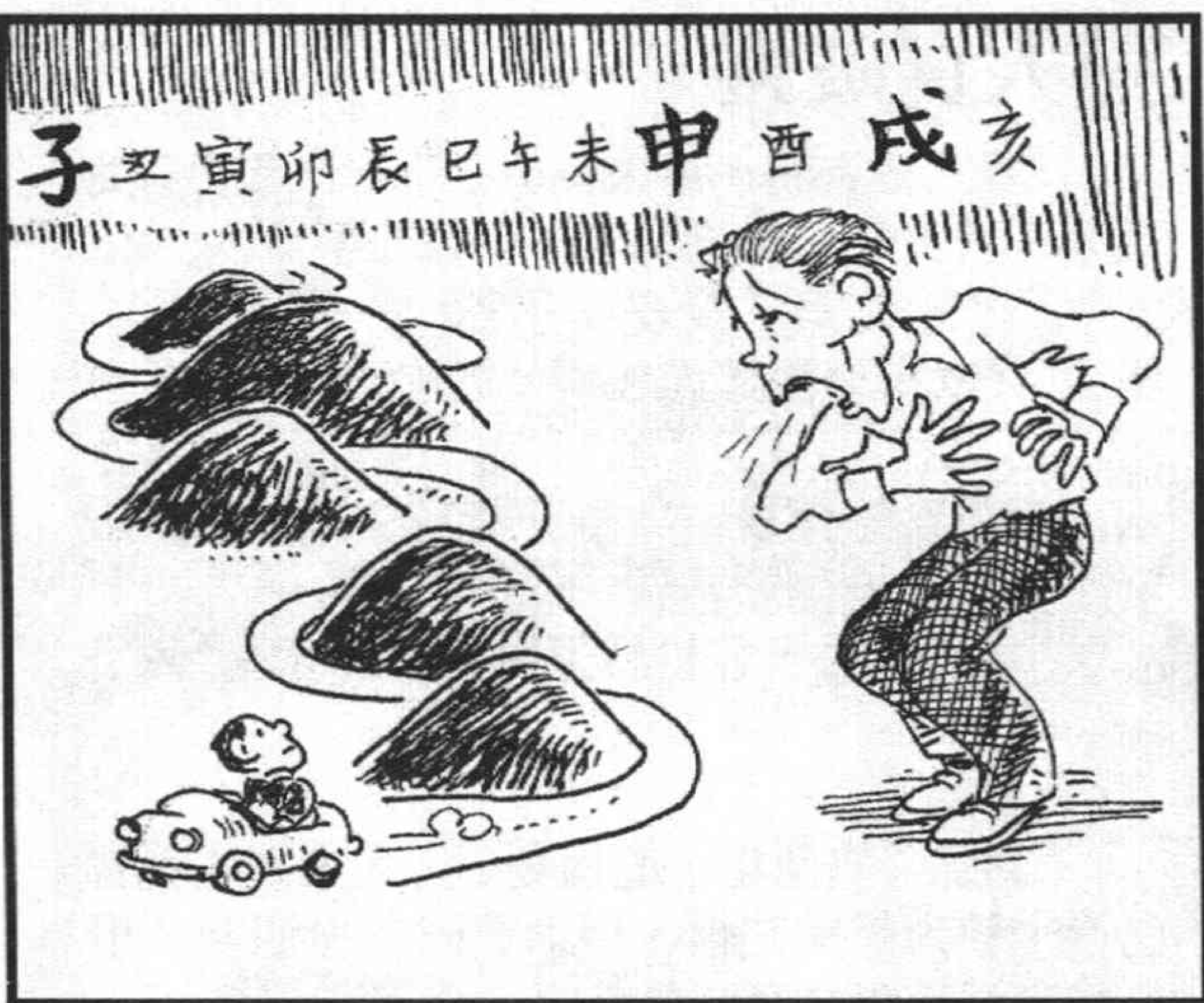
如：十二個時辰佔了三個——申、子、戌（用普通話讀與「身子虛」同音）。

要是不諳子、丑、寅、卯……的，可就得費唇舌了。

假如你長期在大都市、平原生活，那麼你對「山裡開車——盡走彎路」，體會就沒那麼深了！要是你沒有見過人像剪影的，對「人像剪影——有眼無珠」可得仔細思量……。這些歇後語，由於喻體少接觸，所以使用的人、地區都有局限性。

但有的卻是家傳戶曉的人、事，雖再衍生情節，卻為人們所接受，如近期有電視台播放有關楊門女將穆桂英的劇集，而那位佘太君（穆的丈夫的祖母），手頭就有幾個關於她的歇後語：「佘太君抱琵琶——老調重彈」、「佘太君吃黃連——苦口婆心」、「佘太君敲門——老到」、「佘太君的天波府——陰盛陽衰」、「佘太君的巴掌——老手」。

有的雖是附加的，但一看上下文，卻又理解接受了！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熟人買破鑊

「嘩、咁都得，原來只值五十元，賣畀我地收足二百大元，仲話係老友價添！」

「呢種就叫『黃皮樹了哥——唔熟唔食』喇！」(意指專揀熟人來騙，以求更易得手)。

「以為佢最多係『臘鴨蝨』，靜靜雞撈多少油水啫；點知佢變左『華秀隻狗』，飛擒大咬喎！」

「咁樣落去，容乜易佢的朋友都變咗『熟香蕉』?」

「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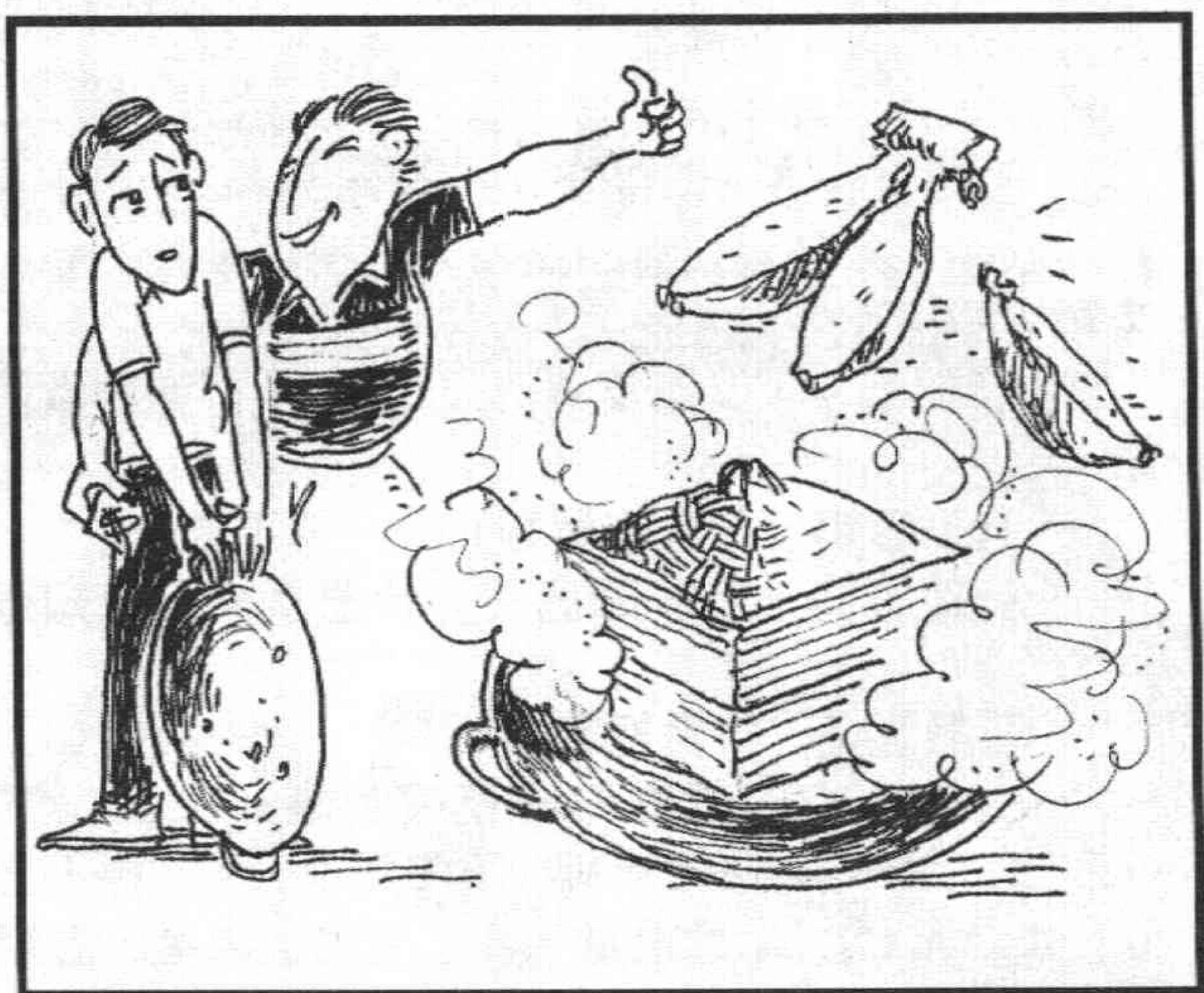
「即係『熟個隻、甩個隻』。大家熟咗就搽住搶，係人都怕咗佢，邊個願同佢做朋友?佢幾難有長時間的好朋友咯！」

「佢就係咁既品性，似係『四方鑊蓋』，隻隻鑊都唔啱㗎！」(鑊乃圓窩狀，四方蓋怎也冚不全；不過，若是如今的平底鍋，則可覆蓋部份吧！隻隻鑊泛指每一群人或每一件事……。)

「平日已經係『油炸蟹』咁揼手揼腳喇！」

「唔客氣的講句，真係『空棺材出殯——目(木)中無人』㗎！」

「本來以為幫襯個熟人，點知仲衰，『熟人買破鑊』，衰多二錢重……唉！」



與「冇」有關的

曾在本欄介紹過一句：「冇耳籐喼——靠托」，或是「冇得挽（玩）」，後在閒聊中，有長者說出更具深意的喻義，那就是「上托下挾」。

籐喼沒了挽手的，放在肩上，那得用肩托——「托」！放在腋下，那得挾——用力「挾」！對上級阿諛奉承，對下屬則有咁緊挾到咁緊，不是社會上某類人的招牌處世方式嗎？

說到「冇」，又憶及幾個以「冇」字行頭的歇後語。

「冇爪蟛蜞（石縫小蟹類）——惡不來。」

「冇節竹筒——穿晒底。」什麼事被人家知道了！

「冇柄茶煲——得把嘴。」

「冇毛雞打交（架）——嘴嘴到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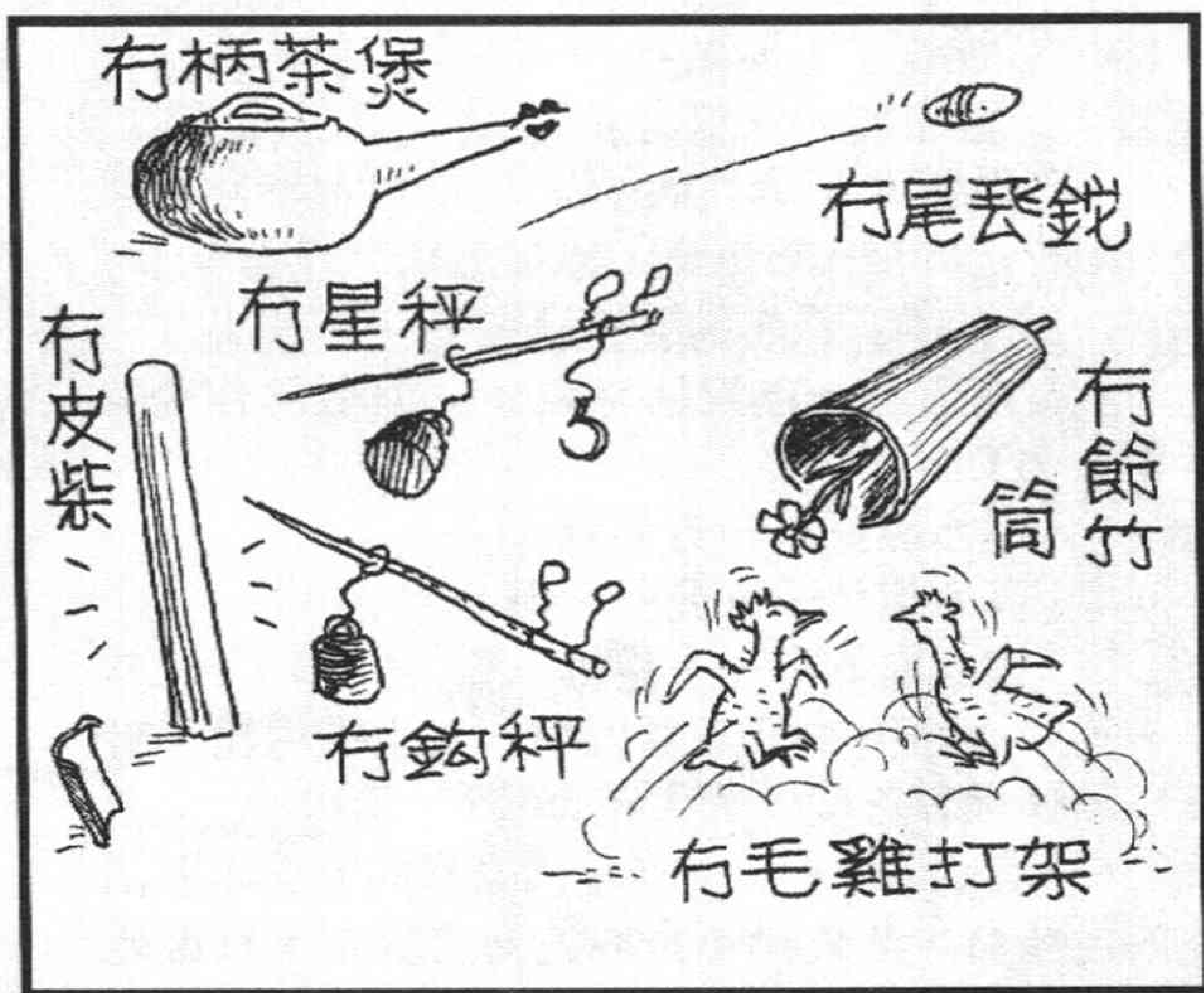
「冇星秤——唔知斤両（不知好歹）。」秤干上釘有小銅點（星）示意重量，沒了這些小銅星，怎知多重呢？

「冇鈎秤——得把聲（星）。」沒有鈎怎秤重，只餘下一撮撮的小銅星了！

「冇皮柴——光棍（有說是單身漢，亦有喻騙子的）。」

「冇尾飛鉈—— 一去不回。」飛鉈用繩擊着，可擲擊鳥獸，但沒了繩（冇尾），那麼一擲出就收不回來了！

另外前巳介紹過「冇底轎——唔乘（成）人。」「冇柄剃刀——摸親都損失。」「冇柄士巴拿——得棚牙（齒牙）。」這裡不再贅述了。


冇柄茶煲
冇尾丟鉈
冇星秤
冇皮柴
冇節竹筒
冇鈎秤
冇毛雞打架

濕、濕、濕

天雨路滑，更因沒帶傘子而弄得衣履盡濕，那恤衫濕了緊貼身上，不由記得一句歇後語：「濕布衫——黐身」。

「佢瞞住老妻在外面識咗個靚女，點知係『濕布衫』，一味黐身，如今想甩都幾難矣！」

由「濕」想起的歇後語還有：

「濕柴——越燒越有氣。」但另解作是碎錢、舊鈔。

「濕水棉花——冇得彈。」

「濕水炮仗——死引（癮）。」

「濕水狗上岸——猛扔（讀「抹」音）。」本指狗隻上岸後愛把身軀扭動，把水份甩出，借喻那些揮霍無度的人大花金錢。

「濕水毛巾——一於扭」喻那些愛賣弄腳法的足球員，久久仍不肯把波傳給隊友，只顧死扭。

「濕手搓麵粉——黐着放不得。」

「濕水欖核——兩頭『唧』（標脫飛走，一說其行飄忽，無法估計其去向；一說是如牆上蘆葦似的兩邊擺，未知道他支持哪一方……。）

「啱啱見過佢，一下子又唔見，真係濕水欖核一兩頭『唧』咯！」

「佢係『濕水欖核』，對阿甲他說大力支持；對阿乙，佢又話投神聖一票……，都唔知佢邊個才是真神，那個才是假鬼？」


濕布衫


濕毛巾
濕手搓麵粉


濕水炮仗

石灰籮留痕

明朝的于謙，不但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作詩及製謎也是高手，他寫的一首膾炙人口流傳至今的謎語詩，至今還被列入語文教材中：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惟留清白在人間。」

謎底是「石灰」。就這簡短四句詩，把石灰的出處，形成以及特性都概在內。廣東人也實乖巧，就用石灰的特徵，創作了歇後語：

「石灰加水一發滾。」

石灰加了水，溫度上升，燙熱了，其中有惱火的含義，也有說熱情逐漸高漲的一面……。

「石灰籮一到處留痕。」

載石灰的籮子，即使怎樣拍打，那竹條縫中總有殘餘的石灰，拖到哪裡，就留下痕跡，總是留下些「手尾」。若論好壞，當是指貶意居多了。

「你唔好言相勸，重煽風點火，係唔係想佢『石灰加水』，『發滾』嘟你至安樂呢？。」

「老細見到靚女都想揩油，難怪佢成個『石灰籮』咁，去到邊都有手尾跟喇！」



閻羅王探病——睇你死得未

閻羅王乃佛教中掌管地獄之神。

昔稱其本為沙昆國王，常與維陀如生王戰，兵力不敵，固立誓願為地獄王，臣佐十八人同誓，即主領十八層地獄也。（《安史包拯傳》中稱包拯為閻羅，說是閻羅包老，純係訛傳。）

就此其掌人間生死，懲奸罪惡，取材於此的歇後語，頗堪「咀嚼」，如：

閻羅王揸攤——鬼買。（一語雙關，是無人肯買。）

閻羅王嫁女——鬼要。

閻羅王做戲——鬼睇。

閻羅王吊頸——你唔死我死。說閻君吊頸，其當不會死，但旁人卻被嚇死。意指你無所謂，但我卻「一身蟻」了。或喻你可卸責。但我卻要「食死貓」，負起責任來。

閻羅王探病——睇你死未？喻他表面裝作關懷、問候，實則幸災樂禍，甚至還會落井下石，加踩幾腳哩！

「喂，你就『側側膊』走開，一陣間，如果老細問起，我點答呀？呢回真係『閻羅王吊頸』，你唔死我死囉！」

「你以為佢笑笑口咁關心你呀？實則係『閻羅王探病』，睇你間舖頭係唔係真要『執笠』咋！」



武松來了

武松是中國民間極為推崇的英雄好漢，由他的故事衍生出來的歇後語，都凸顯其威武正義，粗中有細的一面。

武松的拳頭——專打惡人。

武松鴛鴦樓留字——好漢做事好漢當。（武松在鴛鴦樓殺了仇家蔣門神、張都監等，在牆留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武松醉會蔣門神——給點厲害他看看。

武松連喝十八碗——沒有罪（醉）。

武松舉大石——不同一般（搬）。

武都頭（武松曾任「都頭」之職）找何九叔——深入調查（找仵工查問武大郎死因）。

武松復仇——毫不手軟

還有涉及武大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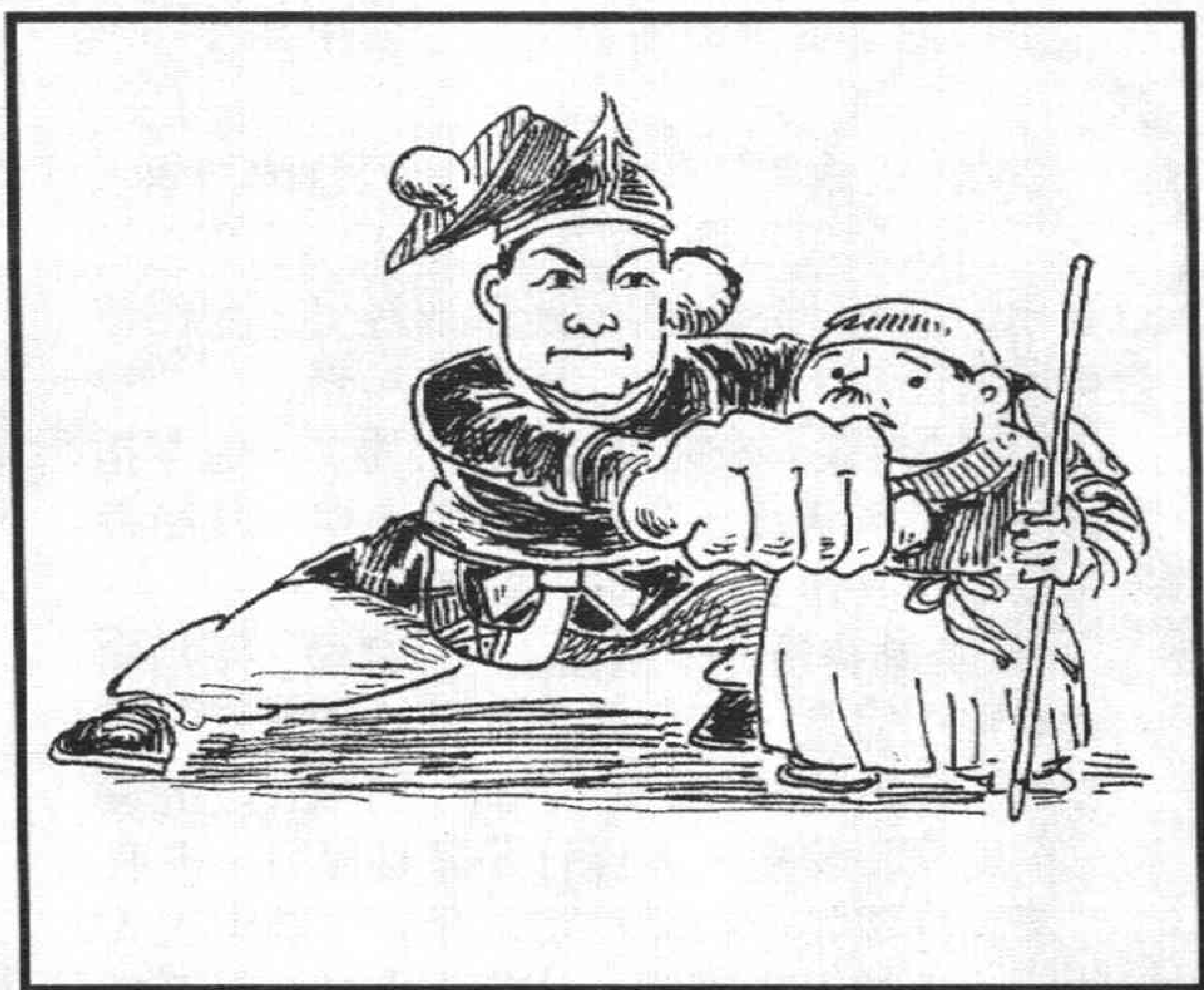
武大郎和土地公——比不出高低。

武大郎賣燒餅——貨真價實。

武大郎的買賣——本錢有限。

武大郎叫武松——好兄弟。

假若不諳《水滸》故事的，有些聽完也不大明白，如：武都頭出差——大禍就來（武松走開，西門慶情挑他嫂子潘金蓮，毒死武大郎……）及前說的「找何九叔」。



不諳地名，唔知講乜

一些廣東歇後語係與某些地方有關的，若不知該地盛產何物或有何名勝，確也一時「考起」！

例如「天成路——靠指」，單看這歇後語上下，那條路怎與亂指揮「靠指”聯上呢？原來昔日廣州天成路全是紙店，是靠紙為生，因而借音得此歇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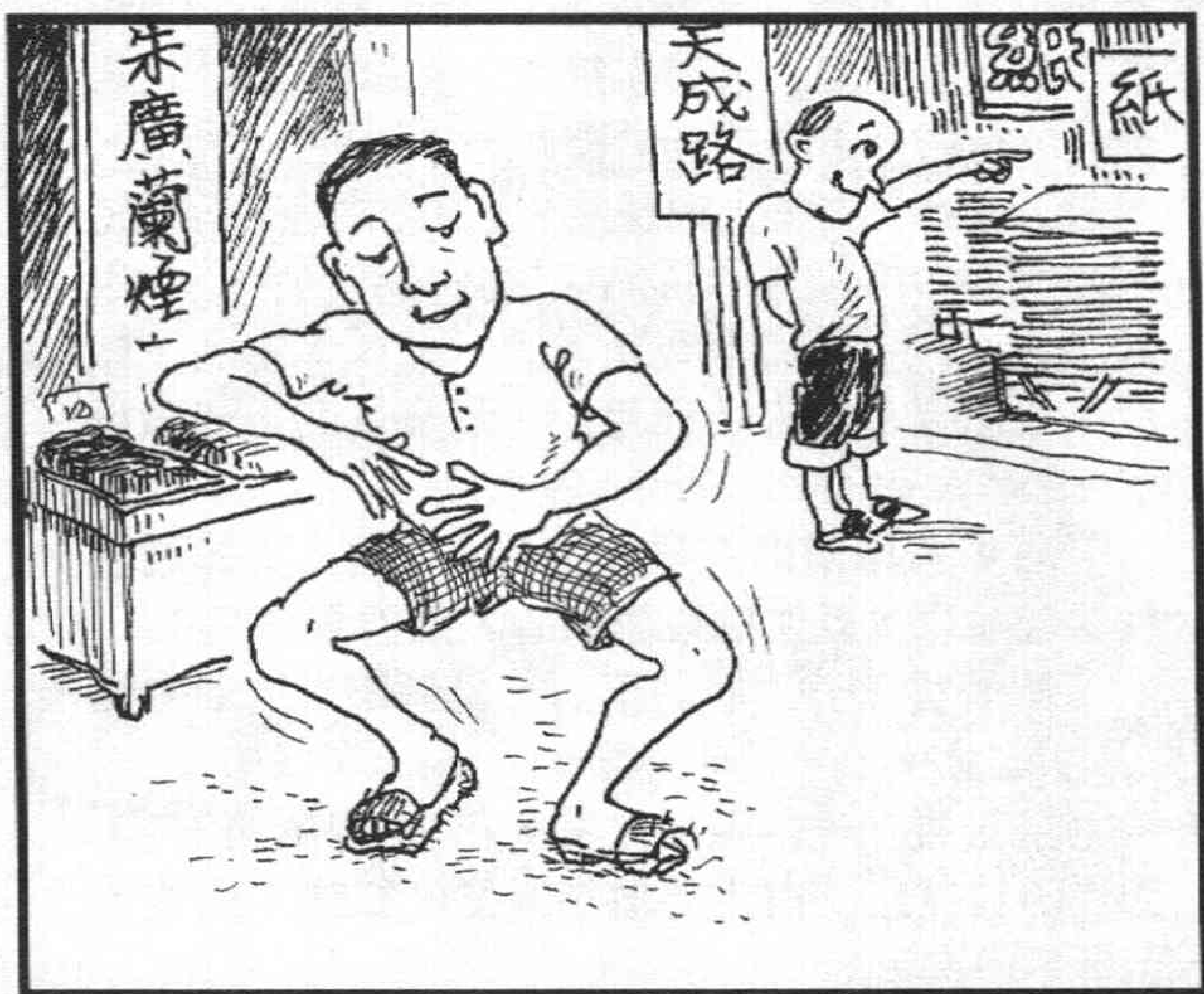
「陳村碼頭——逢賭（渡）必啱」，這本指順德陳村位於珠江三角洲的河涌要地，渡船特多，每每以其作上落客站，故有此句。

「朱廣蘭棕屐——黐煙」，「黐煙」係指向人索取香煙吸食，自己從不買煙的吝嗇鬼，而朱廣蘭係製售煙絲（又稱「熟煙」的中式散裝煙絲，供民間水煙袋、大碌竹等煙具使用，亦有人以薄紙捲成如今的煙枝狀吸食），舖中工人穿棕屐，常黐上了煙絲，以嘲那專討人家煙吸的孤寒鬼！更有説是「黐煙夾大聲」——棕屐行來聲音響哩。

「大洲龍船——唔入教（滘）。」「滘」是通潮的小河涌，大河的龍船很難駛入，借喻此人不肯接受教誨、勸導。

「雙門底賣古董——擘大口要錢。」「雙門底」在廣州，據知就在如今北京路一段。

「清遠街——整蠱（鼓）」，那條街以製獅鼓出名。


朱廣、蘭煙
天成路
紙

伶人綽號有隱喻

廣東伶人往昔多以藝名示人，真性名反不輕易告知。其藝名有象徵英雄的如「白玉堂」、「周瑜利」等，有老生象徵的如「子牙鎮」、「東坡安」，丑角則配以滑稽字眼如「生鬼容」、「鬼馬元」，有顯示專長的如「紥腳勝」、「子喉七」，有冠以地名的如「上海妹」、「金山炳」，有以特徵自嘲而令人加深印象的如「豆皮慶」、「大眼順」……，後又時興以新ＸＸ，靚ＸＸ為名，如今，大都還其本來「面目」，以真姓名告知戲迷了。

行中親稱謂則直呼其乳名或綽號，而綽號往往另含喻意，就像歇後語似的，茲列寫一二：

鄧碧雲——「墨斗王」，見到不對的地方必「彈」之意。

陳天縱——陳笑風之父，花名「佛蘭西王」。因馬師曾接班，指定要他為編劇，如請不到他，則費事傾矣。

歐偉泉——「跛腳畫眉」，唱得唔打得之人也。

呂雁聲——呂玉郎之侄，花名「生鏽水殼」，食壞人也。其父呂釗，被冠以「四方鑊蓋」，意指鑊鑊都唔啱，蓋因他組班任旗手，回回均失利……。

有麥ＸＸ，多才多藝多女人，曾著書立說，其綽號為「拜神燒肉」，喻其近得「雞」多（此「雞」是另有所指也）。

此類稱謂，既諧且謔，聽者不介懷，說者自說的好了。



直來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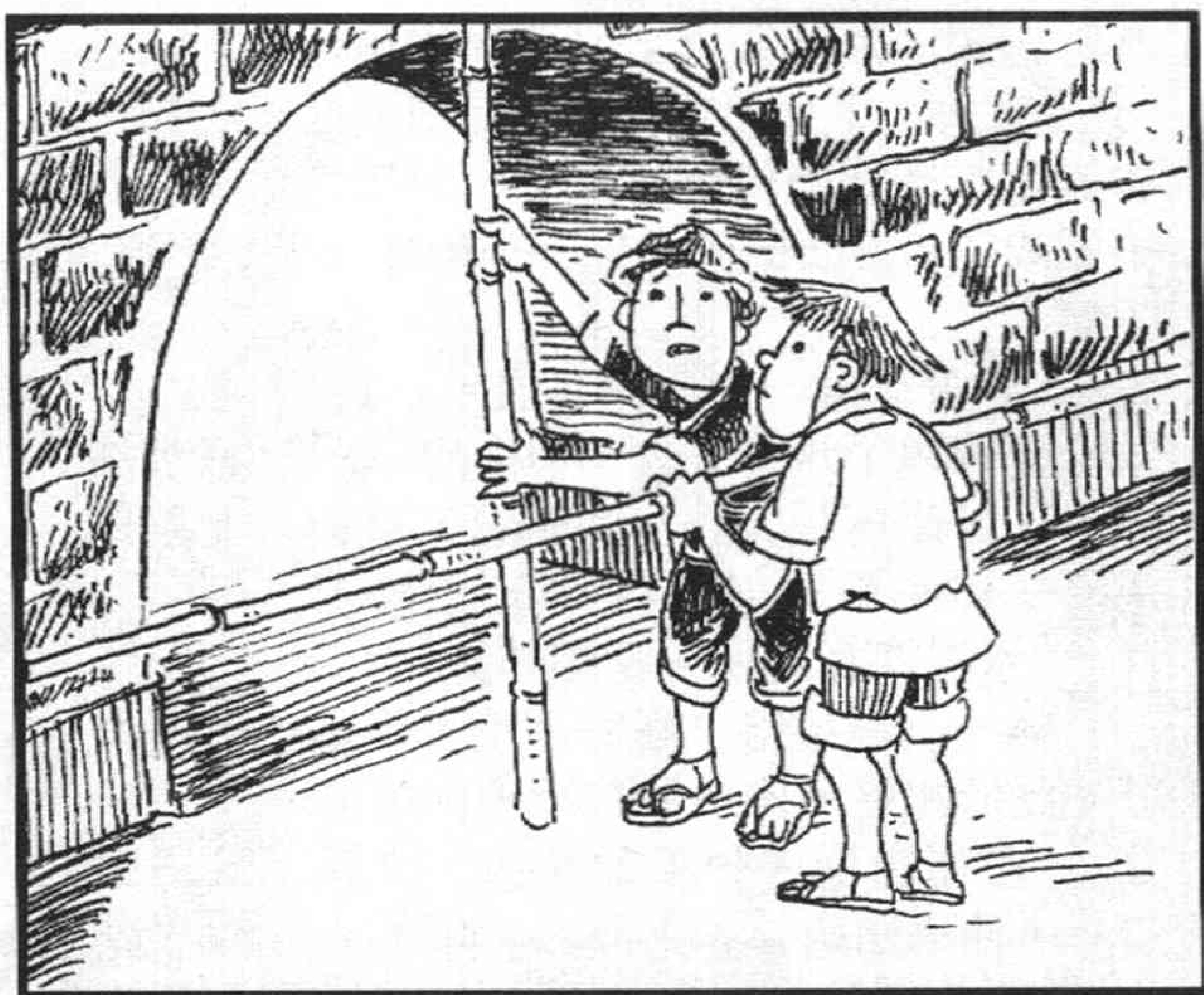
擔竹竿入冷巷（舊式住宅，廳房間有狹窄通道，俗稱冷巷，即今走廊之類，只是兩邊俱牆壁），持竹進入，只可直來直去，以喻不會變通，死搬硬來。也喻人說話戇直，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因而有「擔竹竿入冷巷——直來直去」這個歇後語了。

北方有相似的：「扛竹竿進城門——直來直去」；「扛竹竿進胡同——直來直去」。也有意思變動了的：「扛竹竿進城門——不要橫着來」；「扛竹竿進城門——橫豎都不行」。

近從某電視劇聽一句：「機場跑道——直來直去。

有人屬快人快語，有說是「沒有橫丫腸（盲腸、闌尾的俗稱）」以示其直。其實少了「橫丫腸」，那肚裡的大腸小腸不也彎彎曲曲的嗎？這個譬喻，有誤導之嫌……。

「雀仔肚——藏不住。」這與雀鳥內臟構造有關，牠吃了食物，消化了的廢物馬上就要排出，容不得在體內。路上碰上空中雀兒拉下「飛天屎」，是你倒霉。這個歇後語較少用，也是說人難以保守秘密，都是直來直去的。與此相反的是說話轉彎抹角，帶你兜兜轉轉：「原來……不過……然而……幸好……」完全說不出什麼來。



水浸了

水浸帶來的是喜是悲？

若說「水浸眼眉」當不是好事，那意味着「死到臨頭」了。想想，水浸到眼眉，正把口、鼻等可透氣呼吸的都蓋過了，會窒息了，那豈不是成了「盲公聞到臭味——離屎（死）不遠」了嗎！

「水浸芝麻——發極有限。」

芝麻濕了水會脹大，但由於「母體」是那樣細小，即使再脹大也沒啥看頭，這與「老鼠尾生瘡——大不了」有異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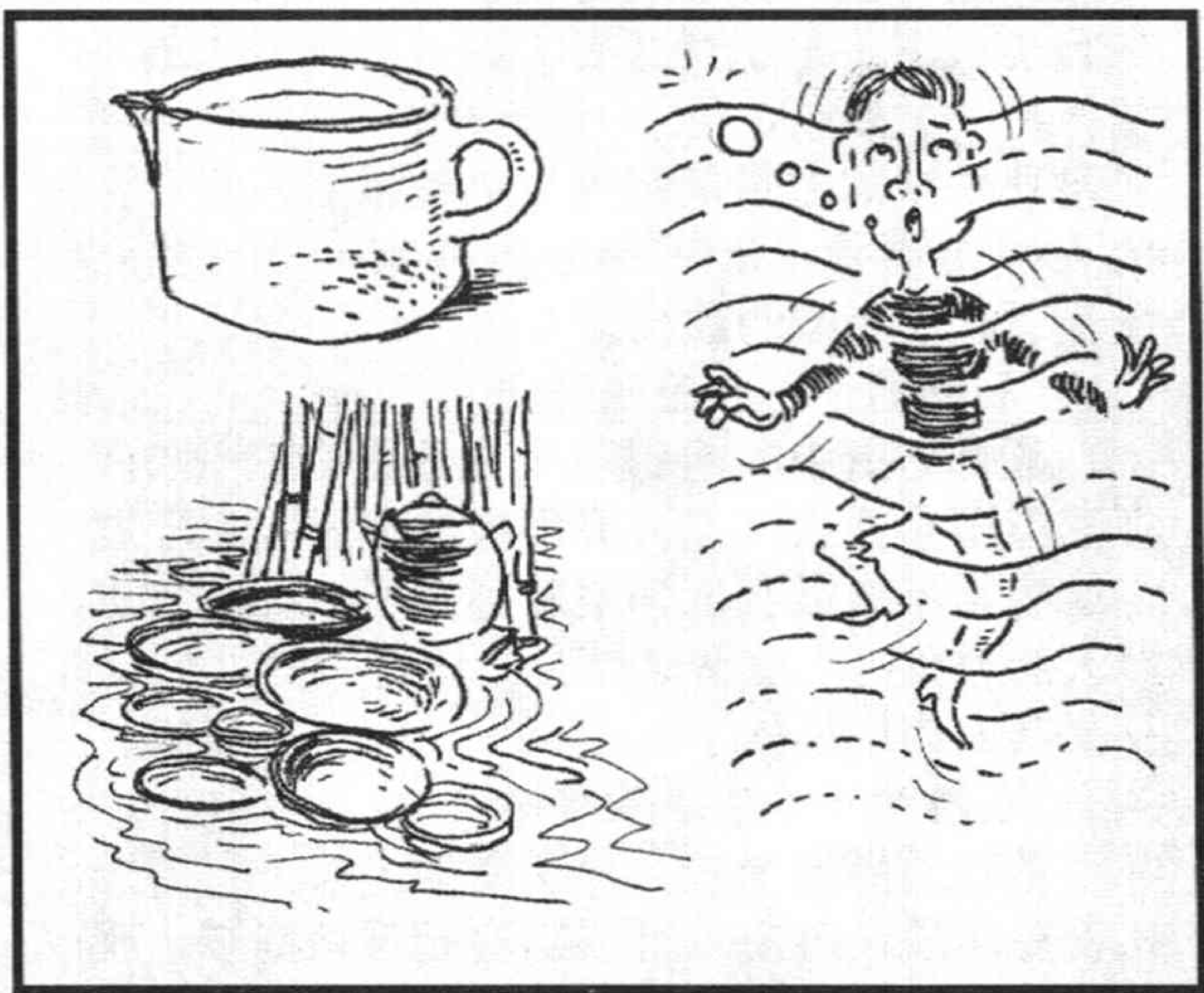
「水浸缸瓦舖——盆滿缽滿。」

嘩——發達咯，咁好環境。但如今市道淡靜，此情此景，信是只有相逢在夢中……。

「咁嘅市道，仲亂駛亂用，直係『水浸眼眉』，仲唔知道『死到臨頭』咩！」

「小本經營，日捱夜捱，先至賺得雞碎咁多。咁嘅生意『仔』，直情係『水浸芝麻——發極都有限』喇！」

「前幾年，樓價高企時，佢確係『水浸缸瓦舖』，賺到『盆滿缽滿』。但如今樓市未有起色，買賣淡靜，佢不止連老本都用埋，仲欠落成身債……。」



「石罅」也有歇後語

路過一處，見石縫生有小樹，心忖若獃多些日子，說不定那旁邊石塊會被日漸長大的小樹掀起，就如《種子的力量》一文中說到藉着種子萌芽生根的力量能將無法以機械力完整分拆的人類頭蓋骨，順利的分拆開來……。由石縫，想起了有關的歇後語：

「石罅蛤——長聲唔長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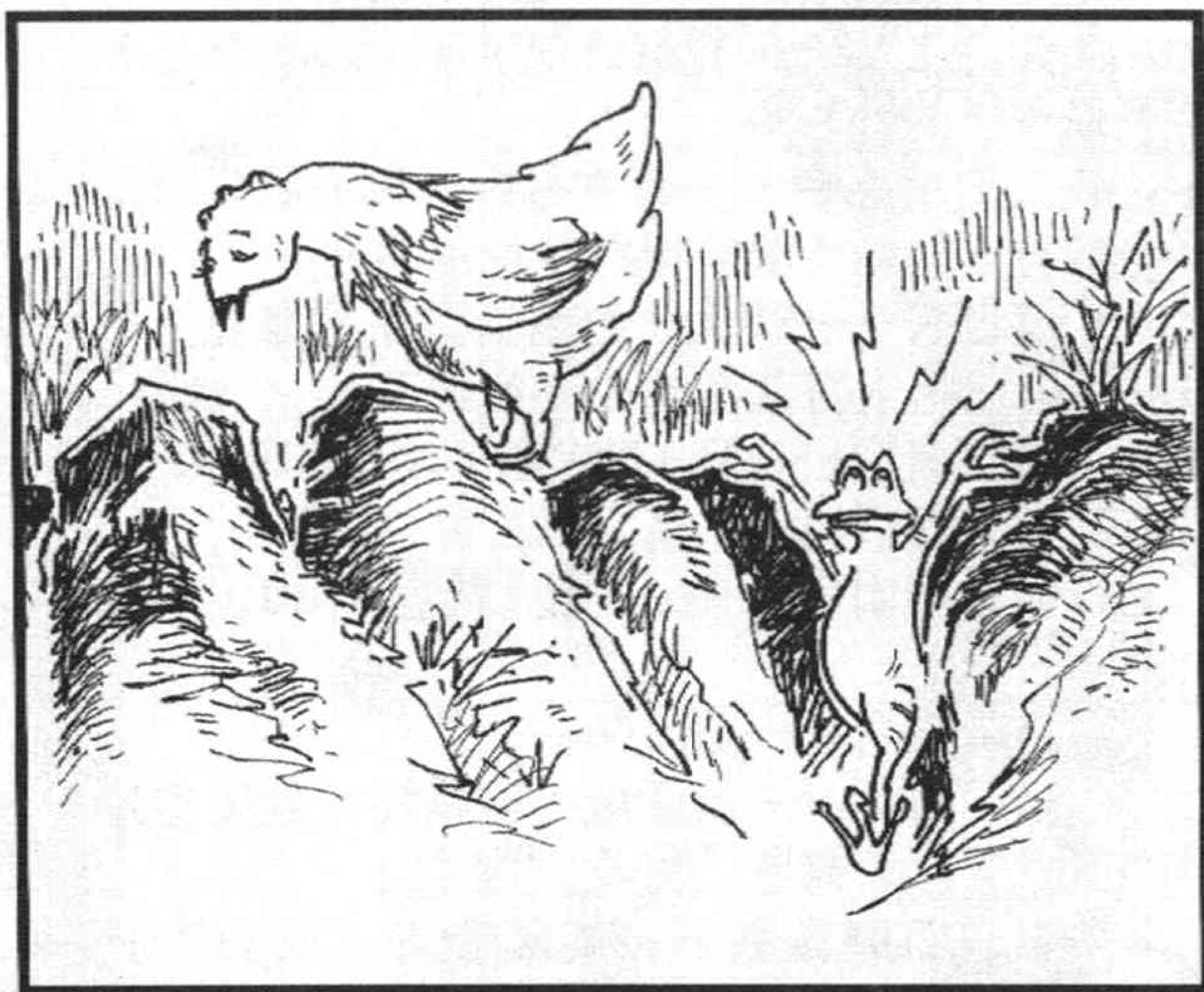
說那石縫中的蛤(蛙)，主觀臆測牠受擠壓而體型不會長大，但其聲仍可響亮鳴叫。但實際蛤隻當不會被石塊逼壓着過日子，牠會跳出跳入的覓食呀！這個歇後語，只是「想當然」，卻又為人們所接受了。

「石罅米——生定被雞啄」

落在石罅的米粒，很難清掃出來，只得任由雞隻伸頸入內食。而「雞」在這裡指娼妓，就說某些人的錢財總是耗費在嫖妓去了……。

「他正式是『石罅蛤』，個子奀挑鬼命似的，但卻說掌握了甚麼腦後發音、丹田運氣的竅門，唱曲可真是聲震屋瓦的呢！」

「他食不多，穿不好，賺了的錢都冤冤枉枉的用去！用到哪兒？唉，全都成了『石罅米』，全都被『雞』啄光了囉！」



通天老倌

粵劇戲班有歇後語，茲列寫如下：

通天老倌——樣樣皆能。本指什麼角色都可以擔任的「百搭」奇人。

大老倌出台——有聲有色。棚面師傅亦加些氣力，把鑼鼓鐃鈸也打得特別響亮。

戲棚仔——快大。這場還是手抱嬰兒，下場可能已是大打北派的少年英雄了。

花旦道白——且（賒）住。本指「咪住」，但用中州官話說出，諧音似「賒住」了。

大花臉叫阿媽——無錢（諧音），與上來源同。

皇帝道白——寡人。

戲棚番兵——有頭威，冇尾陣（最後當是潰不成軍）；或是「聽殺」「捱打」。

頂住石磨做戲——嘥氣嘥力（吃力不討好）。

大花臉抹眼淚——離行離列（音「辣」），意指不依章法，弄得一塌糊塗……。

八面台口——亂晒龍。舞台演出，只有一方向觀眾，這慣稱台口；若演出者卻自己搞出八個台口，不知該對哪個方向演戲，其狼狽慌亂可想而知。



歇後語小相聲

「『上和下睦』是句褒語，好說話。但有人以一個不大好的喻體去譬喻它，弄得人們不願使用它。」

「那是什麼的喻體呢？」

「上邊的喻體是『田底棺材』，下邊的喻義是『上和（禾）下睦（木）！』」

「哎吔——有冇搞錯！」

X　　　　X　　　　X

「你見過『由申甲被』嗎？」

「你是指那些蓋着保暖的被子嗎？為什麼要在上邊加上『由申甲』的字眼呢？」

「這得要由這個歇後語的喻義去想想：『由』不是突出了腳……。」

「噢，那是指被短，『顧得了頭又顧不了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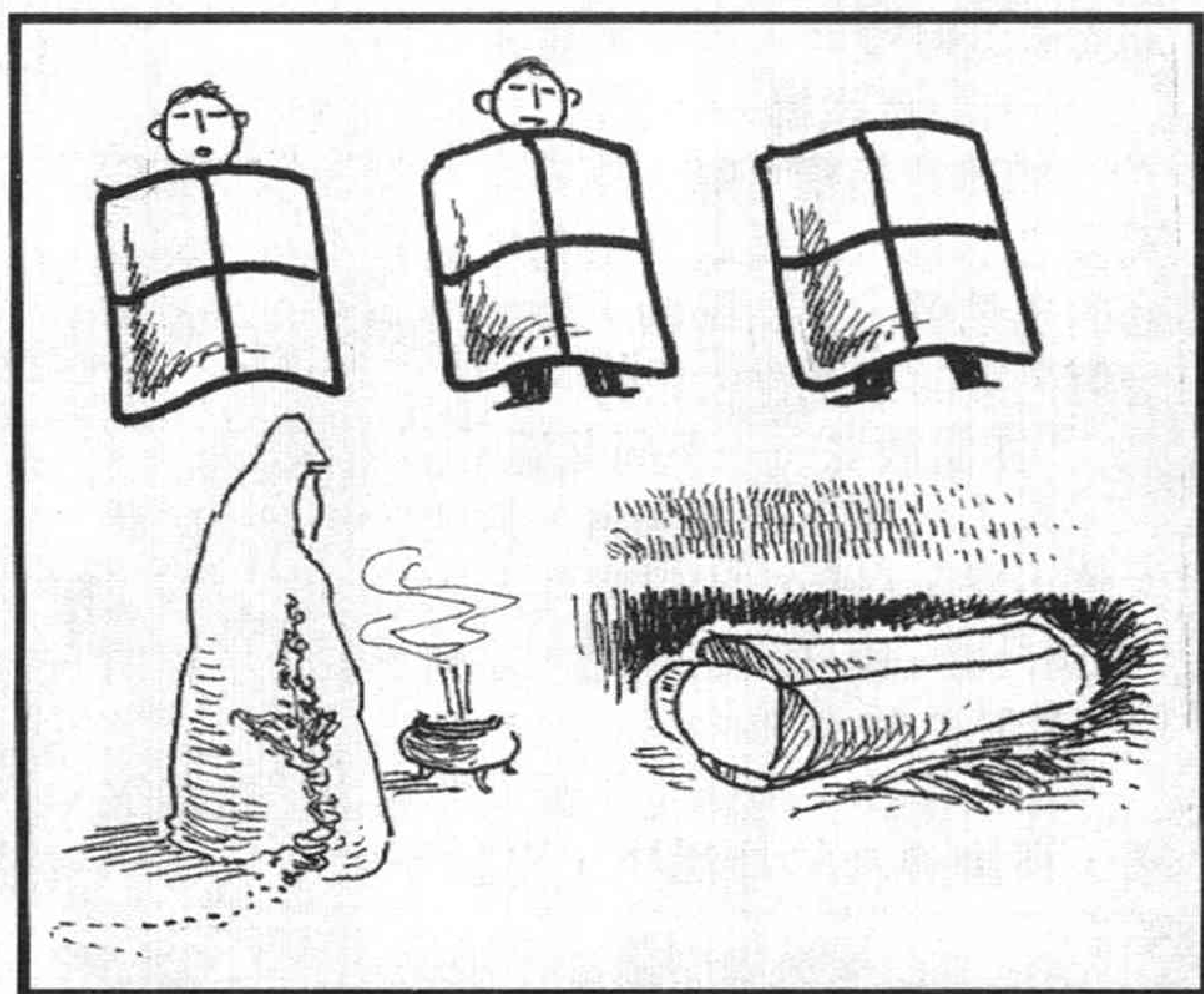
「就是拉上補不了下，捉襟又見肘啊！」

「我知了，『由申甲被——顧得頭又顧唔到尾』！」

X　　　　X　　　　X

「『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這句歇後語可有相同喻意的另一個嗎？」

「泥經水濕就散，木經蟲蛀就廢了……，有了，是『白蟻蛀觀音』，同樣是『自身難保』！」



神仙放屁——不同凡響

神仙，逍遙自在的，與一般凡人的不同。有關祂的歇後語，也帶點仙味似的。

「神仙過鐵橋——穩陣又穩陣。」

穩陣意指極可靠、極安全。神仙本有騰雲駕霧之本領，過橋就算過獨木橋也不怕，何況過的是鐵橋，更加保險，說做事極細心，沒有絕對把握的事不會去做的。

「神仙放屁——不同凡響。」

凡人放屁不是稀奇事，神仙放屁也不應該大驚小怪，只是放的該與凡人放的不同。有了「不同凡響」這個成語在先，才構思配上了這個饒有仙味的喻體來。

由此推及，神仙是不食人間煙火，無懼饑寒，那麼連祂的排泄物，也該不嗅米氣的了吧！

「神仙屎——不嗅米氣」，以喻有些人不懂事理，連起碼的人情物理也不懂……。

「千挑萬選，才揀中了這間信譽超卓的公司，再在xx保險公司買重保險，這回是『神仙過鐵橋』，萬無一失的了。」

「他這一招，又狠又準，確是『神仙放屁——不同凡響』啊！」

「爹哋生意失敗，你還亂用錢，真係『神仙屎』，一啲米氣都冇！」



菩薩袍

「虎頭蛇尾」是句廣東熟（俗）語，喻開始時氣勢洶洶，到後來，卻如強弩之末，氣勢大不如前了……。

前說「戲棚番兵——有頭威，無尾陣」，緣多齣劇中，多是由遼、蠻、匈奴之類外方勢力挑起戰火，直下潼關，侵犯中原，起初確是耀武揚威的，而這邊守將，多是邊關告急、損兵折將，後得生（或旦）大顯神通，破陣退敵，那侵略的番兵，自是不得好下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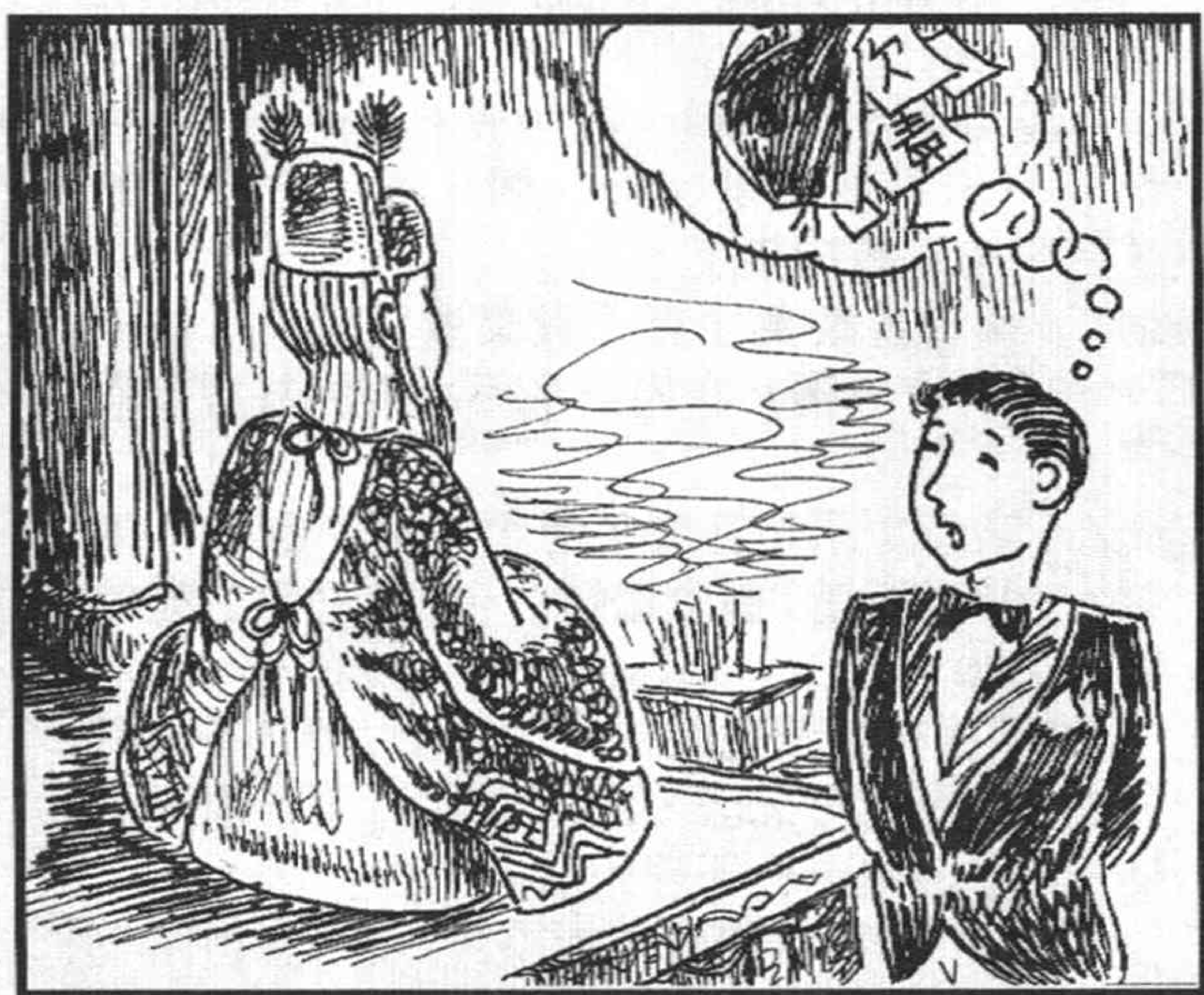
若說此人外表光鮮，實則幕後苦苦支撐，苦處不足為外人道者，有一歇後語可算「度身訂造」：

「菩薩袍——有前無後。」本指那身衣羅緞的菩薩，只得前邊「風光」，後背卻因不用示人，甚至露出木料坭身！

但亦有人從「有前無後」的喻意引申，說球隊實力不平均，前鋒有「數胡」能力，但後防漏洞處處，變成得不償失，以「菩薩袍」隊稱之。更有甚者，以此喻某些女士之畸形身材，不但低俗，卻連神明也沾瀆了！

「你咪睇佢『身光頸靚』，似乎係『財大氣粗』，實則早已是『大閘蟹』類綁到實，正式『菩薩袍』人馬嚟㗎咋！」

「咁嘅環境，『執』（執笠、關門）又唔係，唔『執』就死頂，鬼咁辛苦，我都唔想着住件『菩薩袍』嚟過日子喇！」


欠債

鹹魚放生

「今晚飲甚麼湯？鹹蛋滾湯，呢回真是『心都實』咯！」

鹹蛋黃已成固體，打開放下沸湯中，蛋白散開，但蛋黃仍是完整一個，滾滾它，更實了，借喻沒有指望了。

「還有甚麼菜？嘿『鹹菜煮豆腐』，這倒好，『有言（鹽）在先』，不用再加甚麼鹽粒了。」

「第二個菜是甚麼？怎麼？是『鹹魚蒸鹹菜』，那豈不是『鹹上加鹹』，正是好色之徒的寫照！」

「只是味味都是鹹的，改改可以嗎？不蒸鹹魚啦，那好哇！怎麼，把牠『放生』了？那豈非是『鹹魚放生——不理死活』了！」

俗語中有「食得鹹魚抵得渴」句，意指你心甘情願去做這件事，就得心甘情願的付出代價。歇後語中有「鹽倉土地——又鹹又濕」，也是指色鬼饞相，前已介紹，不贅。

「又輸咗！回回如此，次次都係『鹹蛋滾湯』，心都實咯！」

「佢有名大色狼，時時都有『鹹魚蒸鹹菜』嘅招式畀你『嘆』㗎，瞓定啲啦——。」

「即使係用到『鹹魚放生』這一招，都要搏一搏，除此，別無他法可想了！」



先有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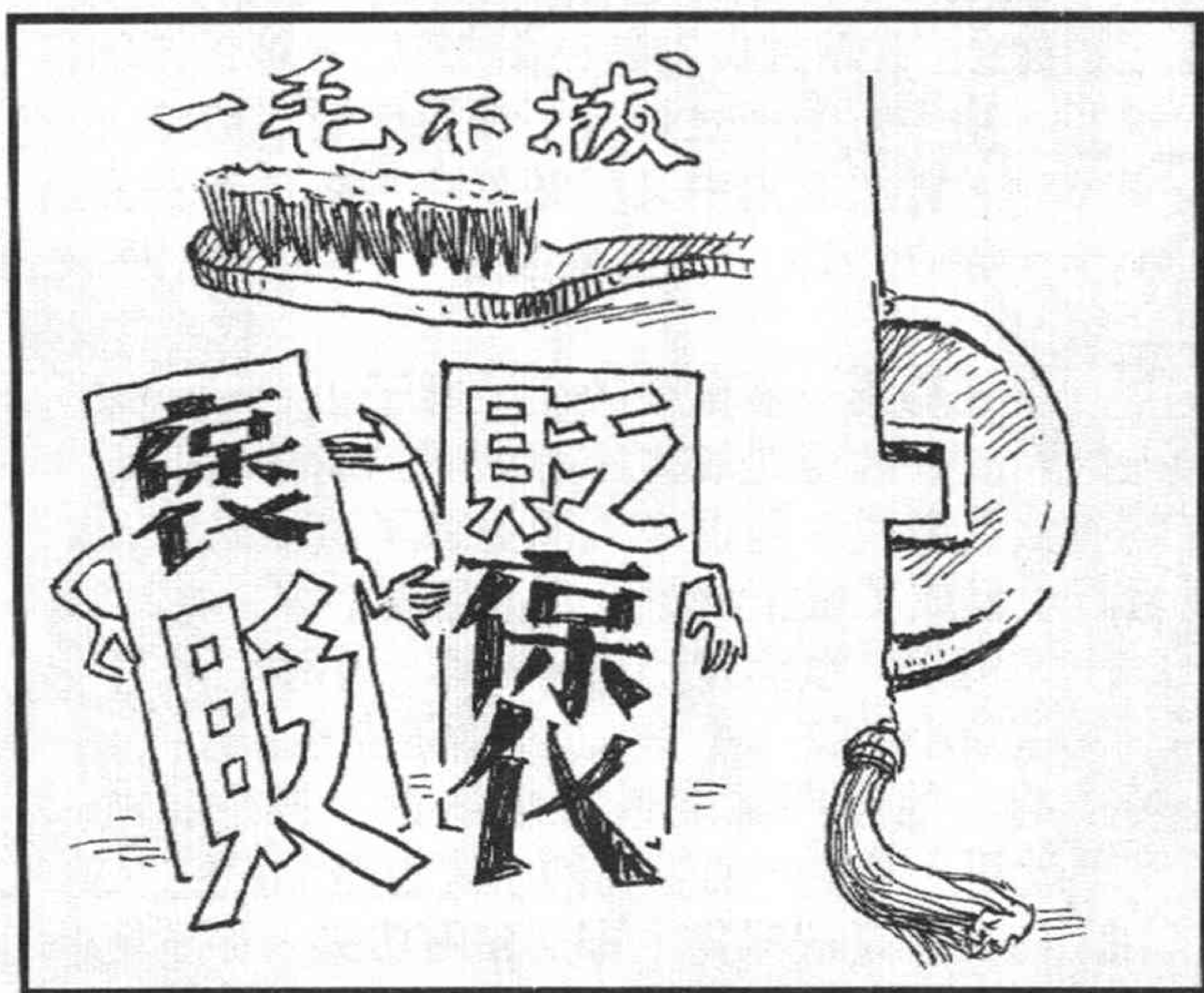
有些歇後語，是先有喻意部分（多是現成的成語），才由民間智者在口頭流傳中，創作出完整的歇後語來。

例如「不成方圓」，那是說不能以此作為規矩、準則的了。如何又不成「方」，又不成「圓」，智者想到半個銅錢，那圓只得一半，錢孔內的方也只得一半，那不就是「不成方圓」了嗎？

「勞而無功」，本說做了事情卻收不到效果、得益。有人設想那擅拍馬屁者卻拍錯了，「主人」小便，他卻遞奉草紙（廁紙），那不是「嘥聲壞氣」，白費氣力了嗎？於是就出了「疴尿遞草紙——勞而無功（恭）」，這「恭」指「出恭」，是廣東人對如廁大便的別稱。

先有「一毛不拔」的成語，昔日梁x記牙刷用鬃毛穿製，手工認真，不易脫落，於是才有「梁x記牙刷——一毛不拔」的歇後語出現了。「半個銅錢——不成方圓」、「疴尿遞草紙——勞而無功」以及「梁x記牙刷——一毛不拔」都是這樣出現的。

順帶一提，歇後語的喻體（上半部）與喻意（下半部）兩種不同事物總有其關聯性，始能串在一起，而往往褒貶各異，這也是它誘人產生興趣之處。如前介紹的「老公撥扇——淒涼」、「老婆擔遮——陰功」之類。


一毛不拔

扭轉乾坤與趨俗避雅

歇後語中常見的是喻體（有說「引語」）引起了懸念（這點倒與燈謎謎面相似），停頓後的說明（喻意）很多是翻轉了好壞褒貶，造成突變，令人恍然大悟中又回味無窮。如「老婆擔傘——陰功（公）」；「老公撥扇——凄（妻）涼」之類。

最近聽到一個歇後語：「痲子上台——眾人觀點」。喻意是說大家都認同的看法，但從喻體含義來說，是很多人看到痲子臉上的點，合起來就成了偏正詞組「眾人觀點」。

又例如「壁虎掀門簾——露一小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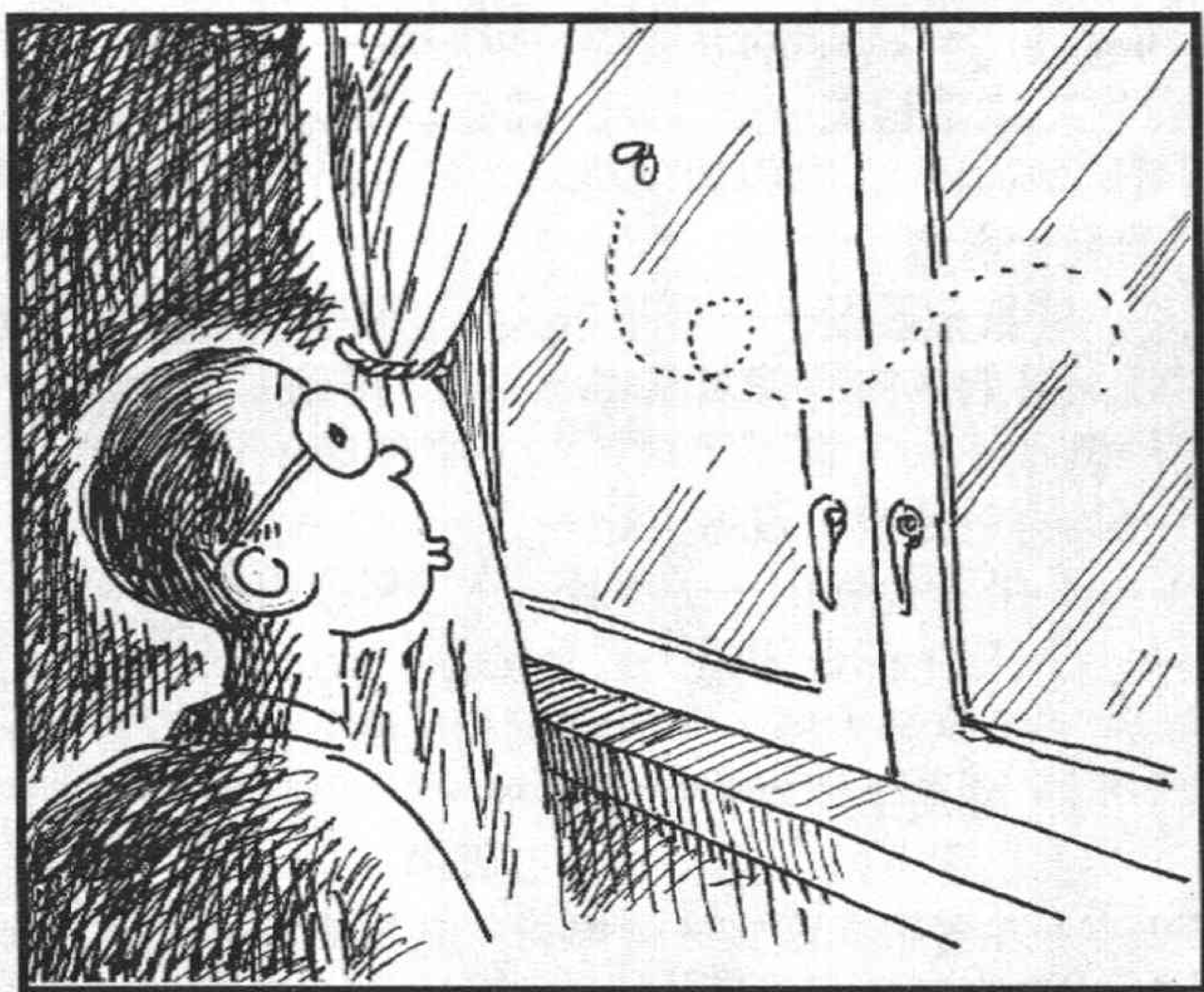
這類小動物，不少人（特別是女性）是敬而遠之的，牠掀門簾純係主觀設想。只是要掀了，就用上了手，而壁虎的手確也是「小手」。「露一小手」是說只露了那一點點功夫，更多更猛的還未要弄出來呢！

這類歇後語，多是趨「俗」避「雅」。

太雅了，一般人不易理解，擴散傳播也受限制。但也不能過於鄙俗，尤其是那些涉及不文的，就不好提倡使用了。

寫着寫着，忽見關上的玻璃窗上有蒼蠅在嗡嗡的總是飛不出去，又記起了一個歇後語：

「玻璃窗上的蒼蠅——有光明，沒前途。」



紙紮燈籠

紙料紮作是一種特殊行業，與佛道宗教關係較密切，有關的歇後語可供一粲：

「紙紮燈籠——（一）輕而易舉；（二）經不起風雨。」這與製作材料用的幼竹條、紗紙的特性有關。

「紙紮靈屋——容不得人。」那些紙屋宇多是兩層的，內有傢具家電，外附「僕傭」，但實際體積不大，容不了真正的人來住呢。這是暗嘲其器量狹窄，沒容人之量了。

「紙紮金銀山——氹死人。」那金山銀山、金橋銀橋，都是假的，只是騙死了的人罷了。

「紙紮舖火燭——盡地開銷（燒）。」銷燒同音，意指全部財物用光耗盡。

「紙紮下扒（巴）——口輕輕。」

「外邊風大雨大，你嗰種『紙紮燈籠』嘅性格，點頂得住吖！」

「別以為他笑容可掬，其實係『紙紮靈屋』，全無容人之量的！」

「寶哥講到口水花噴噴，都是假嘅。你唔知佢係『紙紮金銀山』，專門氹人嘅咩！」

「全副身家都係得咁多，你唔好好似『紙紮舖火燭』咁，乜都用光用盡呀！」

「不可做『紙紮下扒』。答應了，就應該做到！」



老虎都唔食

人被譽為「萬物之靈」，人與禽獸相比自是優勝得多。從腦力思維、四肢動作到語言文字使用、機械儀器操作……，都是「冇得揮」的了。

但假若翻轉來說，連禽獸也「嗤之以鼻」的，這類人真是「茶瓜送飯——好人有限」的了，應歸了「頭殼頂生瘡，腳板底流膿——壞到透」的貨色了。看看下邊的歇後語：

「老虎都唔食——全無人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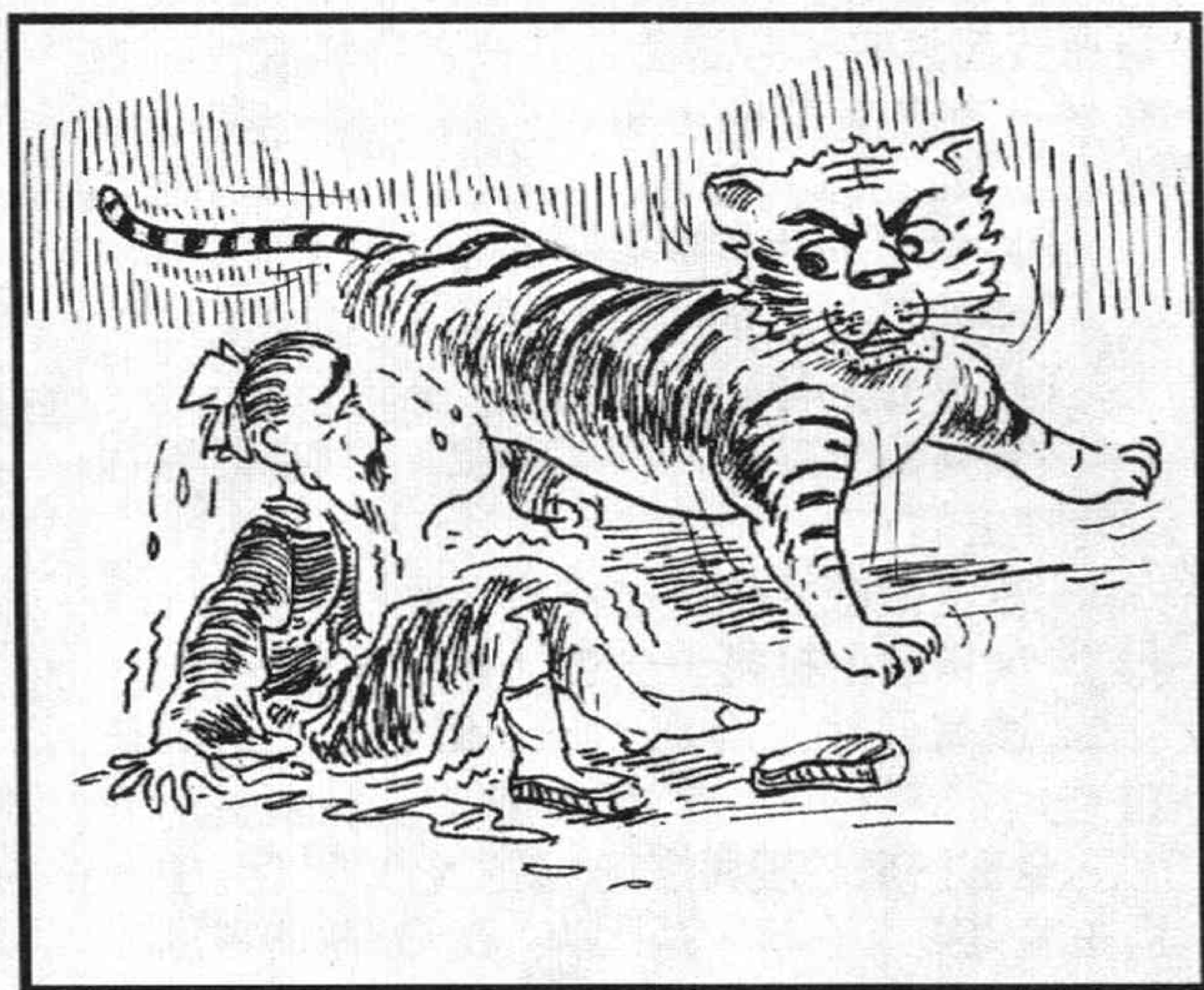
先說「果」，後說「因」。老虎吃人似不是怪事，只是嗜食的老虎都不願吃，卻原來是「全無人味（性）」，不像人。

另一個借嘲那類「乞人憎」的人，用上「馬騮生臭狐——唔係人咁品（味）」指其脾氣臭極，也是不像人，像猴子。上列兩則，「罵」得夠狠，夠絕，少用為佳；即使用上，也得斟酌再三才好。

「咁你都睇唔出佢係『老虎都唔想食』嘅嗰類人嚟㗎咩？」

「將辛辛苦苦養大你嘅阿媽趕出街，唔怪得啲街坊話你係『老虎都唔食』嗰種人囉！」

「喂，又揸碟，郁啲發牌氣，真係『馬騮生臭狐——唔係人咁嘅味』咯！」



凌霄殿上……

凌霄殿是中國神話中玉皇大帝的「地盤」，是神聖超然的，可是老百姓把它當作歇後語的素材，有褒有貶的，確也荒誕中又含點幽默哩！

「凌霄殿上的台階——最高級了。」

「凌霄殿上除草——破天荒。」

「凌霄殿上伸手——要求太高。」

「凌霄殿上散步——不踏實。」（都是雲裡來霧裡去的）

「凌霄殿裡敲鐘——空想（響）。」

「凌霄殿上打鑼——想（響）得高。」

「凌霄殿比土地廟——一個在天，一個在地。」

全都側重於凌霄殿的「高」，位於「空」中，那在凌霄殿上除草，是已有「破天荒」的喻意才配套的。「凌霄殿的公事」，真是先（仙）來先（仙）辦，那沒啥的，只怕是後來先辦，可就怨聲四起了……。

「阿輝今年爭取到全科合格，已經耗了不少力量，你卻要他明年爭取前列五名之內，不有點像『凌霄殿上伸手』，要求過高了吧！」

「我店裡的貨，全是『凌霄殿上的台階』，頂尖兒的了！」



屬什麼的……（一）

中國有十二生肖，每人出生年份均可查出屬龍屬免？外國更有星座、林林總總……。

但在民間歇後語中，也有編屬，只是信手拈來，絕不受組別數字限制，因此，可多到寫之不盡，現列寫部分如下：

屬白蟻的——嘴硬。

屬蝙蝠的——沒眼光。

屬鳳凰的——哪枝高來棲哪枝。

屬河馬的——胃口大

屬黃鼠狼的——愛偷雞摸狗的。

屬螃蟹的——橫行霸道。

屬蚯蚓的——土裡土氣；有一股鑽勁；硬不起來。

屬蚊子的——專咬人；吸別人的血。

屬牛的——任勞任怨；只能幹重活。

屬牡蠣的——極有豪（蠔）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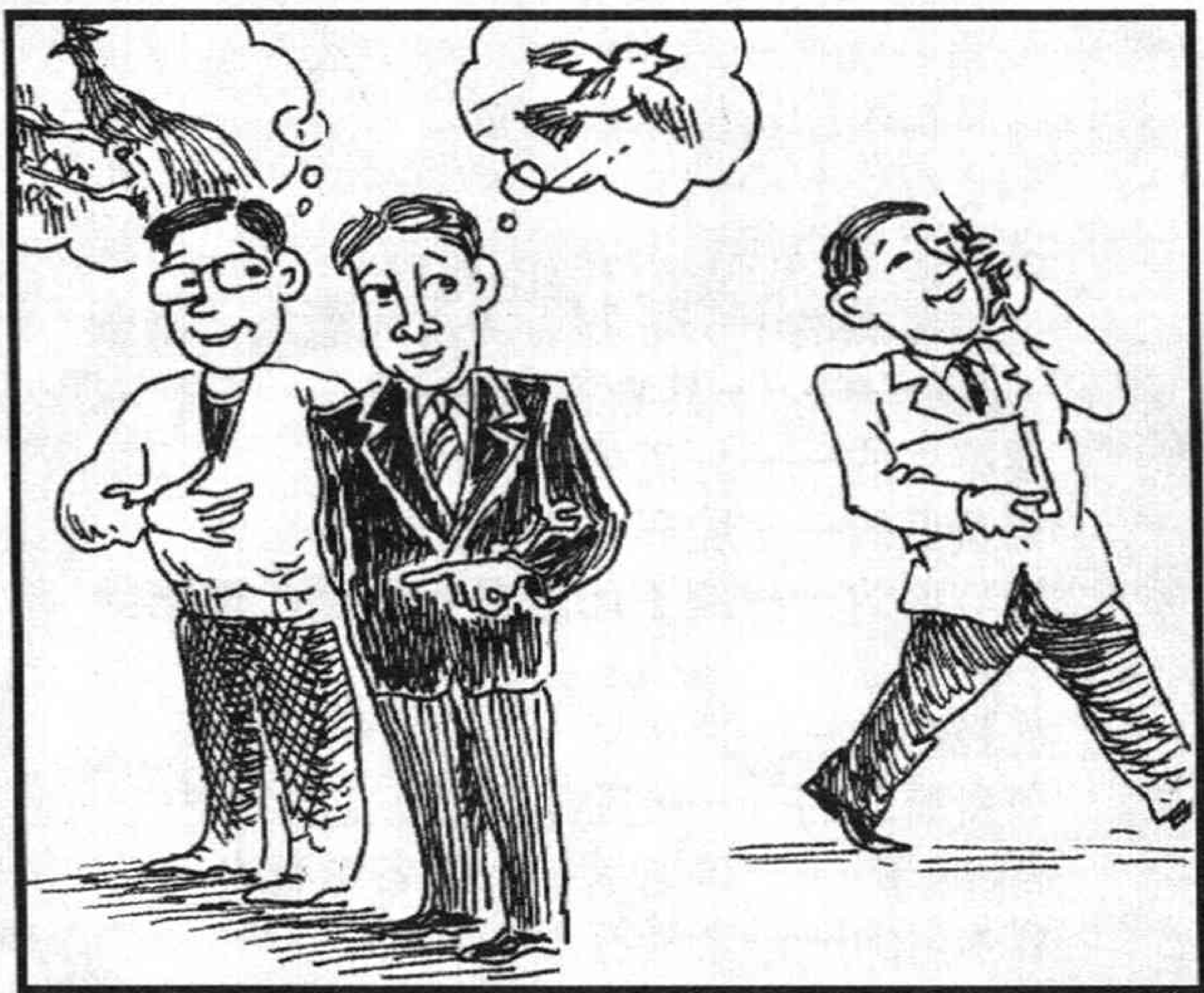
屬泥鰍的——「滑」得很哩！

屬螢火虫的——肚裡明亮。

屬芝麻的——無足輕重。

屬蜘蛛的——手足（手下）眾多。

屬鳥的——隨時會飛走（做不長的）。



屬甚麼的……（二）

「屬甚麼的」不一定指動物或某類實體，民間歇後語中就連一般物件也可以從屬，喻意中就以這類物體的特性顯露出來了，如：

屬電線桿的——直性子。

屬釘子的——有鑽勁。

屬蜂窩煤的——心眼多。（喻體為「屬藕的」「屬篩子的」，其喻意相同。）

屬寄生的——好高攀。

屬黃瓜的——脆弱；不堪一擊。

屬玻璃的——經不起敲打。（鋼化玻璃除外了！）

屬鞭炮的——性子暴。

屬白蘭地的——後勁足。

屬辣椒的——越老越紅；越老越有火。

屬木魚的——老受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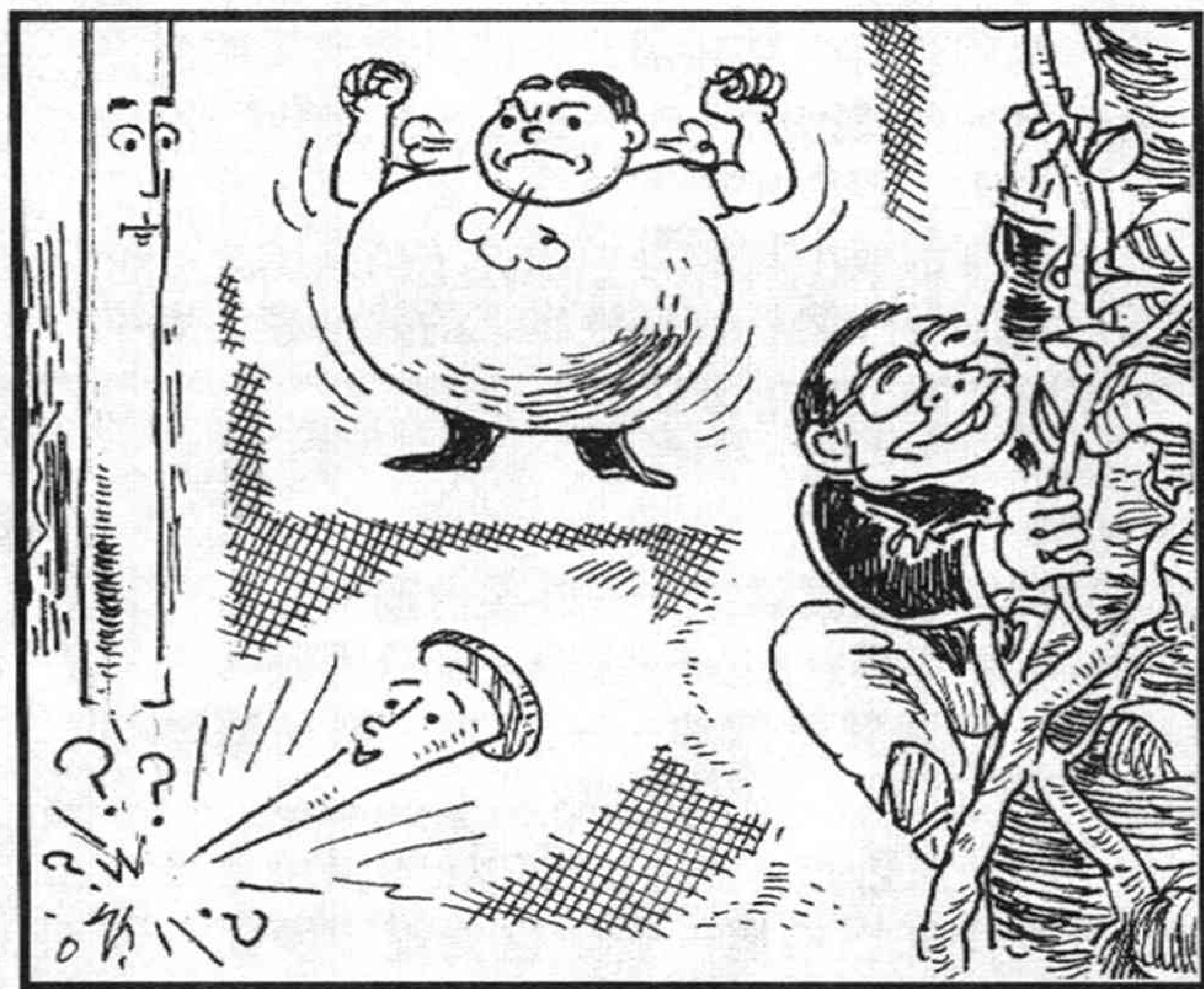
屬藤蔓的——愛糾纏。

屬皮球的——肚裡有氣

屬牙簽（柳骨）的——好挑剔。

屬宰蛇的——會扯皮（意指推卸、不肯負責）。

這樣的比喻，也許略欠文采，但卻直截了當的說出來，這正是民間文學的可愛之處。



外國「歇後語」(一)

寫了這麼多期的歇後語，多是介紹廣州話的，偶爾也有引述我國北方或其他省區的歇後語，有人來電詢問：外國有沒有歇後語呢？

有的，但與中國歇後語不盡相同，形式上是一個詞組或小句，有一個說了出來的意——顯示義，另一個是沒有說出來的隱含義，與中國歇後語的上下部分相似。例如：

黑雞生白蛋——英語，隱義(下同)指正常的事。

絲絨手套裹鐵手——外柔內剛。

駱駝穿過針眼——法語，十分困難。

一根頭髮劈四瓣——法語，過份繁瑣細碎。

篩子遮陽光——阿拉伯語，不頂用。

帶著椰棗去巴格達——阿拉伯說，多此一舉(巴格達的椰棗多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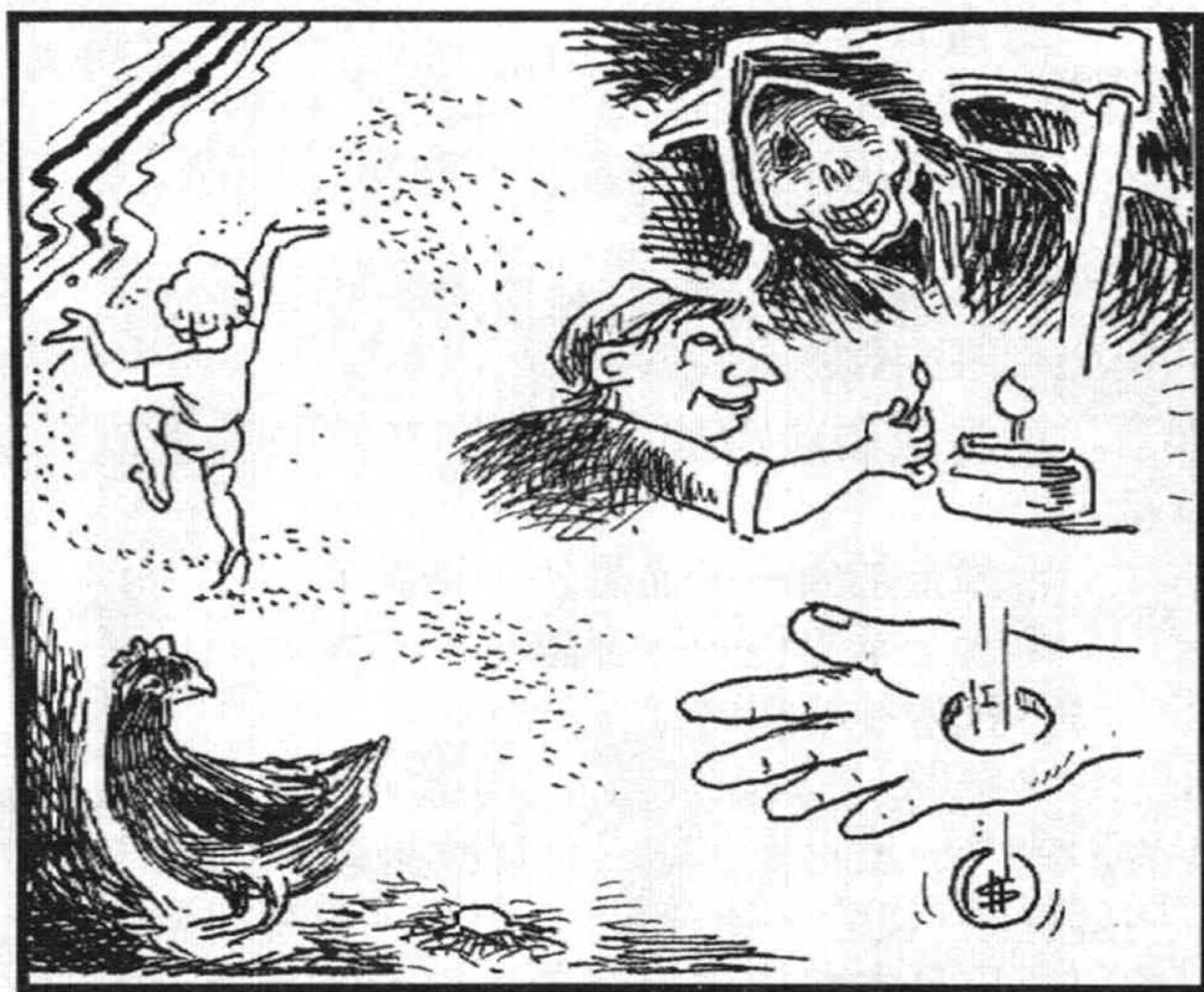
海灘的砂子——俄語，數量極多。

手掌上有洞——意大利語，放上錢就漏，一點也沒法保留。

幫魔鬼點燈——德語，好心做壞事。

瞧昨天的樣子過日子——俄語，老一套。

尼姑抹口紅——日語，不相稱，做自己不應做的事。



外國「歇後語」(二)

今期繼續介紹外國歇語：

烏龜背上剪羊毛——羅馬尼亞語，隱義（下同）為「找錯對象」。

未築佛擅，先塑佛像——越南語，前後倒置了。

草堆裡找針——西班牙語，要多難有多難。

夾在劍和牆中間——葡萄牙語，進退兩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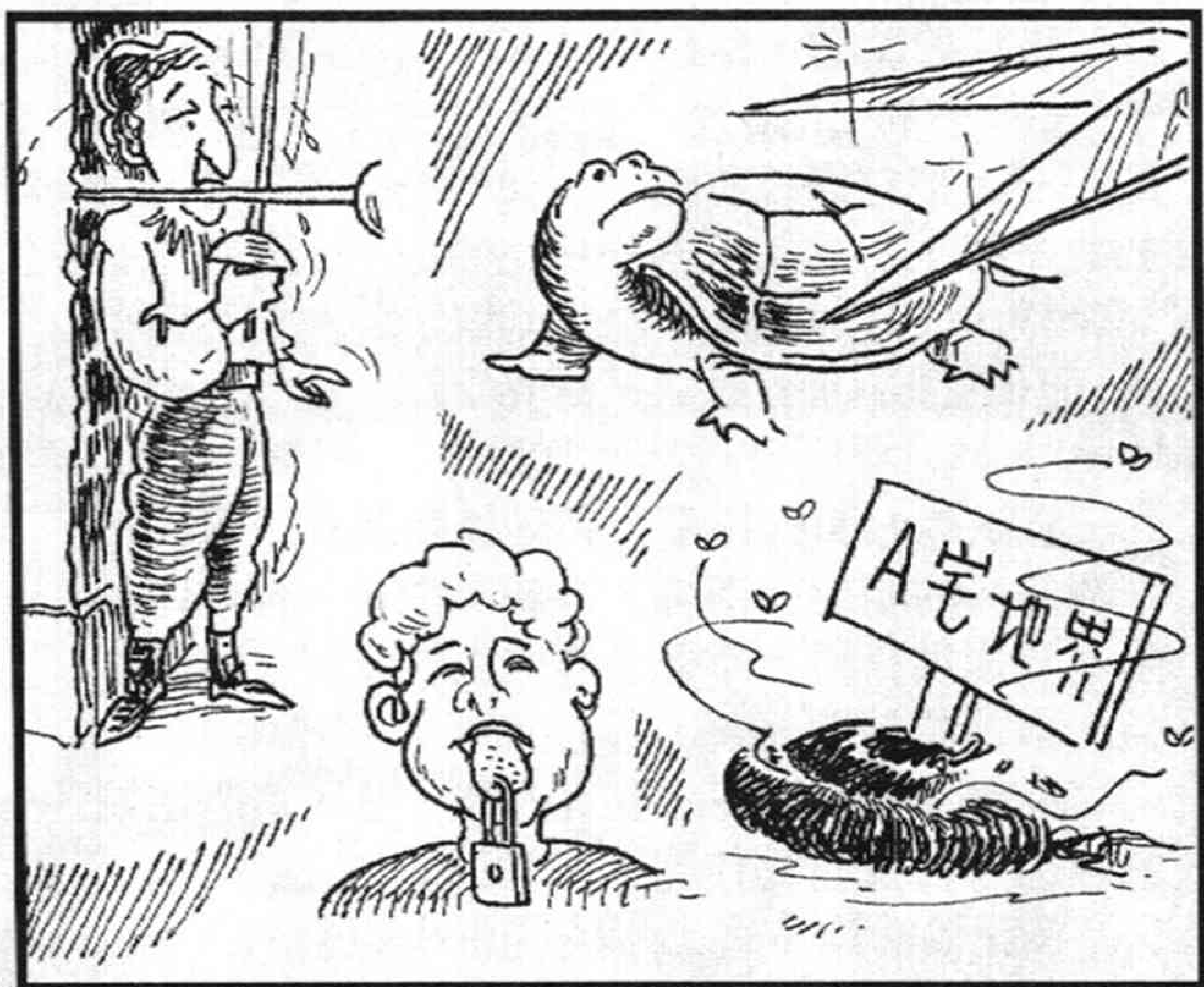
舌頭上加鎖——希臘語，別談了。

牛糞上插界柱——泰語，不牢靠。

外國歇後語暫時就介紹這些。

文題叫「外國歇後語」，是說它有類似的表現形式，一般說來，它只有比喻語（前者）而不將解說語（後者，隱含義）寫出來，這裡引用的歇後語只是在翻譯詩由譯者添加上解說話，使其意思的表達更準確。

眾多語言中所用的比喻說明也有些是相似的，如前述西班牙語的「草堆裡找針——要多難有多難」；英語的「乾草推裡找針——白費工夫」；法語的「乾草捆裡找針——沒多大希望」；俄語的「草堆裡的針——難尋」；又例如英語的「茶杯裡的風暴——沒多大浪」；法語的「茶杯裡的風暴——不用擔驚受怕」；葡萄牙語的「茶杯裡的風暴——無關緊要」等。


A宅地界

【後記】

封面配圖利用上了中國南方傳統建築的門閘——榿櫳。

橫移的榿櫳，能通風透氣，又能起防衛作用——那小碗口般大小的坤甸圓木不易裂開的……。把它橫移拉開，裡面不是陰暗昏黑，竟如此翠綠，如此繽紛——這正像民間文學中歇後語那樣，表達形式、手法是傳統習見，但後邊的內涵含義卻是七彩紛呈，鮮艷常新，充滿生命力的。

嘗試這方面的搜集、整理進而創作，實在要多謝身旁的朋友、街坊，多謝李銳祖、何建青先生為我提供資料，而楊子靜先生雖未直接聆聽教益，但他的精闢見解，往往使我茅塞頓開。

多謝《澳門日報》撥出版位，設了這個定期的專欄，使我有寫作的「壓逼感」。

多謝協助這本書出版的先生小姐們。

多謝一直在背後支持我的妻子。

陳渭泉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本書第一版出版　荷蒙
澳門教科文中心
澳門文化司署
新藝印務有限公司
予以贊助　謹此致謝

出版說明
封面題字：蔡傳興
裝幀設計：凌智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書名：歇後語趣談
撰文：陳渭泉
配圖：陳渭泉
出版：凌智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二版
2001 年 12 月第三版
編號(ISBN)：972-97458-9-7
售價：澳門幣三十元



編號(ISBN)：972-97458-9-7
售價：澳門幣三十元